

舊



三國志精華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 白話小說文選叙例

白話文，公認爲中國新文學的代表，已經多年了；然而一般新文化者，爲什麼要鼓盪得如此熱烈？却有個道理：（一）從歷史的文學上觀察，在今日當然以白話文學爲正宗。（二）揀死文學的偏失，建活文學的旗幟；說老實話，打倒擺臭架子的文人。這兩點就是新文學的動機；也就是白話文成立的根據。

小說在文學上的位置，足足占了幾千年；直到宋代以後的有名小說，更是白話的占優勝了！有寫實的，有理想的……；自上下下的，惡俗陋習，前人所不敢說，不肯做的，偏能够儘量的抒寫，小說的價值，也可想而知哩！

在這新舊過渡時代，要提倡活的文學，不把那前人的白話小說來做研究的工具不可——最好拿來作利用的莫妙於白話章回小說！但是沒有一部純粹的青年可讀的書。青年的讀物材料，須有幾種可讀的書，或是幾篇可讀的文，給他做個標準纔好。那大部的章回小說，不免有些不合青年讀的地方。因爲各種小說裏面，寫男女過分的情愛——就是姦淫，所在多有，反傷害了風教，這種文

字，決不可給那青年讀的。所以本編，凡關於「淫詞」「褻語」盡行刪掉，所選的都是那書中警醒社會的幾段，有給與我們深刻的影象；把他首尾銜接，自成一篇文章。這可算是一部純粹的青年讀物了！

我們讀人家的文字，應當注意的地方有兩點：一是看他的事，一是讀他的文。他的事，定要我們有牢記的價值，纔可看得；他的文，定要我們有研究的價值，纔可讀得。本編所選，關於這兩點，似覺很能注意。我敢說一句：『這本書，無論那個，可以看得，也可以讀得。』

本編每標一題，必結束一事，或寫完一人；篇中句語，有涉及他事與本文無關係的，有時酌量刪去幾字；若本文所有的事，已截去在上文，讀時未易醒悟的，得摘取上文句語，酌量增入，却不傷本文體勢。這不是有意搗亂原文，却是一種不得已的手續，讀者原諒！

每種共選二十篇，每篇排次，仍依原文回目，前後事實，一絲不亂；標點新式，且又分明段落；篇中精警的地方，加用密圈，使讀者能加一度的注意。

最後編者有個希望，他那歐西各國，早已認定小說為最優美的文學，讀中國的小說，也應具有這樣的興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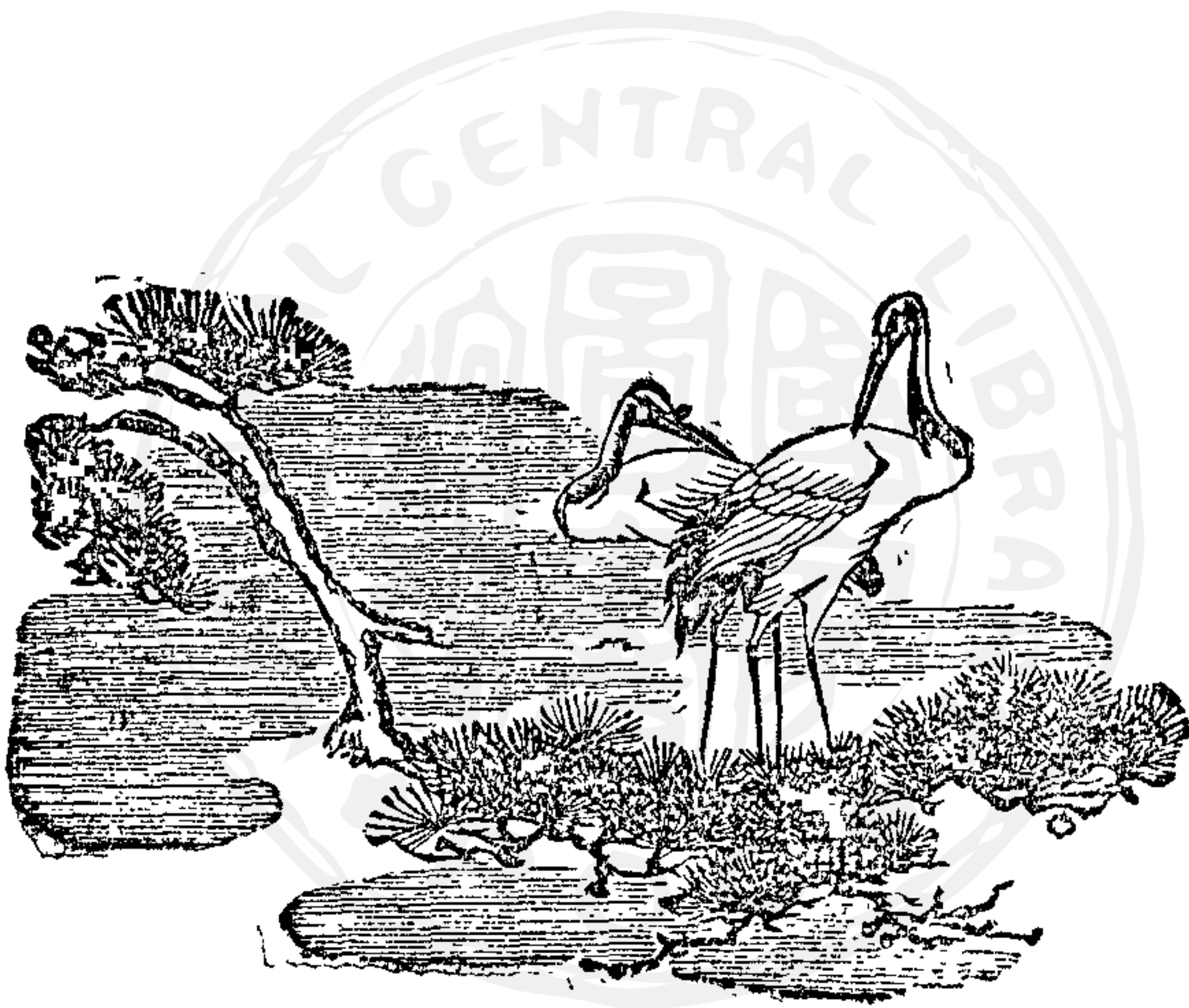
# 三國志精華提要

三國演義這部書，有人說他是一部通俗的歷史，不是真正的小說；但他却是用作小說的筆墨來作歷史，很有文學的意味！在白話文學盛行的時期裏面，當然可深信他是一部很有價值的讀物材料！

三國演義的作者，雖因襲正史，但他在舊材的取舍上；敘述的詳略上，是很費一番剪裁工夫的。看他描寫書中人物的個性，雖比不上水滸、紅樓夢……等等，可也不會將劉備和孫權；張飛和關羽……寫成同樣的性情，口吻，動作。錢玄同氏說：『爲什麼看東周列國志的人，對於齊桓、晉文、管仲、子產、伍子胥這些人的事蹟，並不覺得怎樣的有趣味；而看三國演義的人的腦子中，便深深的印着曹操、關羽、諸葛亮、司馬懿這些人的性情，口吻，動作呢？』這幾句話，就是評他工於描寫，有文學意味的通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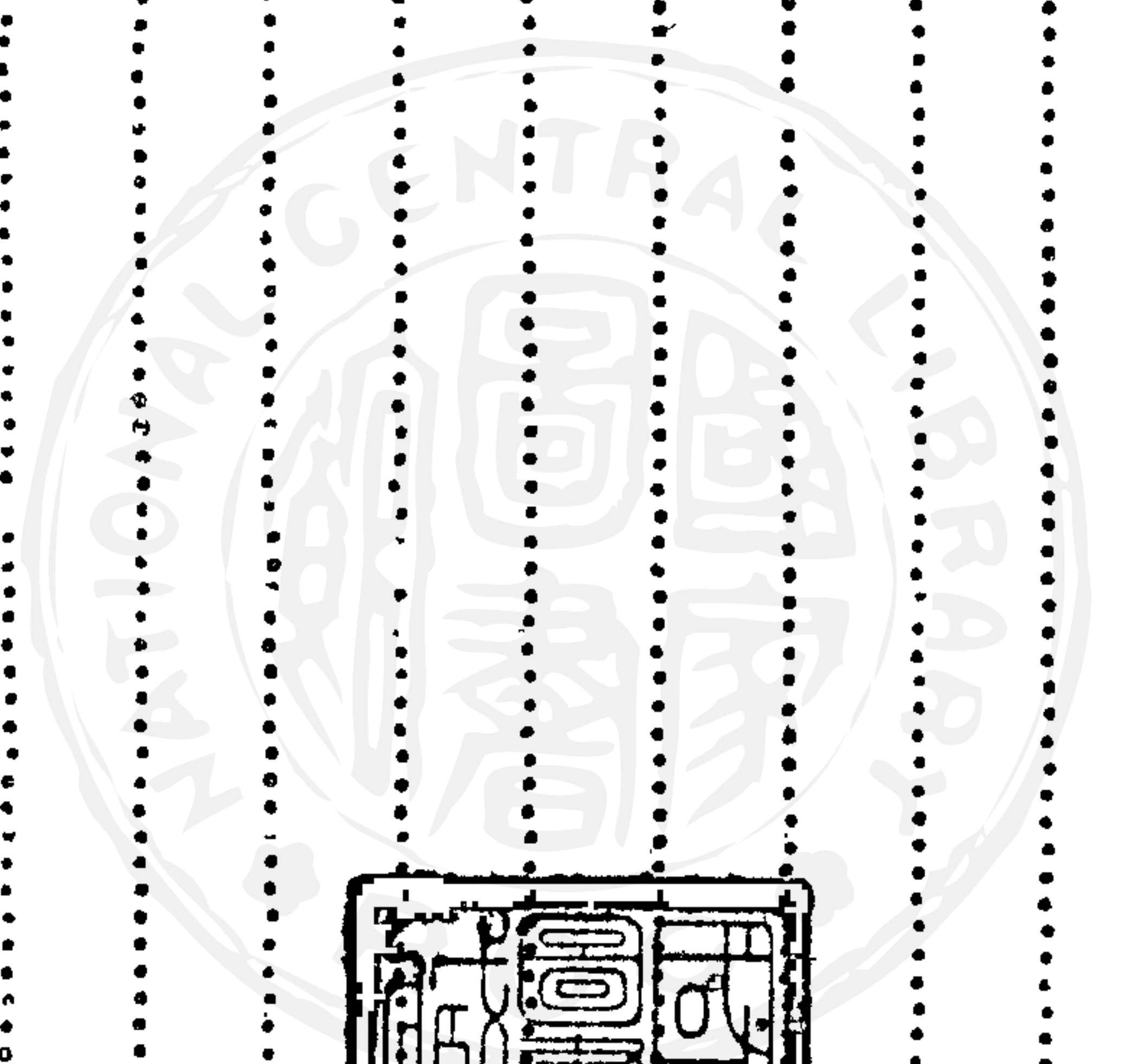
編者就全部三國演義中，選他最有精采的幾段，標題多用劇目，更希望讀者，用戲劇的眼光去欣賞他！

三國志精華提要



白話選小三國演義精華目次

桃園結義	一
戰濮陽	五
轅門射戟	一一
許田圍獵	一五
青梅宴	二三
裸衣罵賊	二六
過五關	三〇
躍檀溪	三九
取樊城	四七
隆中三顧	五一
單騎救主	六二



草船借箭	七二
火燒赤壁	七六
戰潼關	八七
長江奪阿斗	九一
葭萌關	九五
單刀赴會	一〇一
走麥城	一〇六
七擒孟獲	一一〇
上方谷	一四五



857.4523  
8546  
8767

白話選小三國志精華

◎桃園結義

漢至獻帝，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亂，盜賊蜂起。時鉅鹿郡有兄弟三人：一名張角，一名張寶，一名張梁。那張角本是個不第秀才，因入山採藥，遇一老人，碧眼童顏，手執藜杖，喚角至一洞中，以天書三卷授之，曰：『此名太平要術。汝得之，當代天宣化，普救世人；若萌異心，必獲惡報。』角拜問姓名。老人曰：『吾乃南華老仙也。』言訖，化陣清風而去。

角得此書，曉夜攻習，能呼風喚雨，號為太平道人。中平元年正月內，疫氣流行，張角散施符水，為人治病，自稱大賢良師。角有徒弟五百餘人，雲游四方，皆能書符念咒。次後徒衆日多，角乃立三十六方，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稱為將軍。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又云『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令人各以白土書「甲子」二字於家中大門上。青幽徐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家家侍奉大賢良師張角名字。角遣其黨馬元義，暗齎金帛，結交中涓封譖，以為內應。角與二弟商議曰：『至難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順，若不乘勢取天下，誠為可惜。』遂一面私造黃旗，約期舉事；一面使弟子唐



州，馳書報封譚。唐州乃逕赴省中告變。帝召大將軍何進調兵擒馬元義，斬之。次收封譚等一千人下獄。張角聞知事露，星夜舉兵，自稱天公將軍，張寶稱地公將軍，張梁稱人公將軍。申言於衆曰：『今漢運將終，大聖人出，汝等皆宜順天從正，以樂太平。』四方百姓，裹黃巾從張角反者，四五十萬。賊勢浩大，官軍望風而靡。何進奏帝火速降詔，令各處備禦，討賊立功。一面遣中郎將盧植、皇甫嵩、朱雋各引精兵，分三路討之。

且說張角一軍，前犯幽州界分。幽州太守劉焉，乃江夏竟陵人氏，漢魯恭王之後也。當時聞得賊兵將至，召校尉鄒靖計議。靖曰：『賊兵衆，我兵寡，明公宜作速招軍應敵。』劉焉然其說，隨即出榜招募義兵。榜文行到涿縣，引出涿縣中一個英雄。

那人不甚好讀書，性寬和，寡言語，喜怒不形於色，素有大志，專好結交天下豪傑，生得身長八尺，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面如冠玉，唇若塗脂。中山靖王劉勝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姓劉名備，字玄德。昔劉勝之子劉貞，漢武時封涿鹿亭侯，後坐酎金失侯，因此遺這一枝在涿縣。玄德祖劉雄，父劉弘。弘曾舉孝廉，亦嘗作吏，早喪。玄德幼孤，事母至孝，家貧，販履織席爲業。家住本縣樓桑村。其家之東南，有一大桑樹，高五丈餘，遙望之，童童如車蓋。相者云：『此家必出貴人。』玄德幼時，與鄉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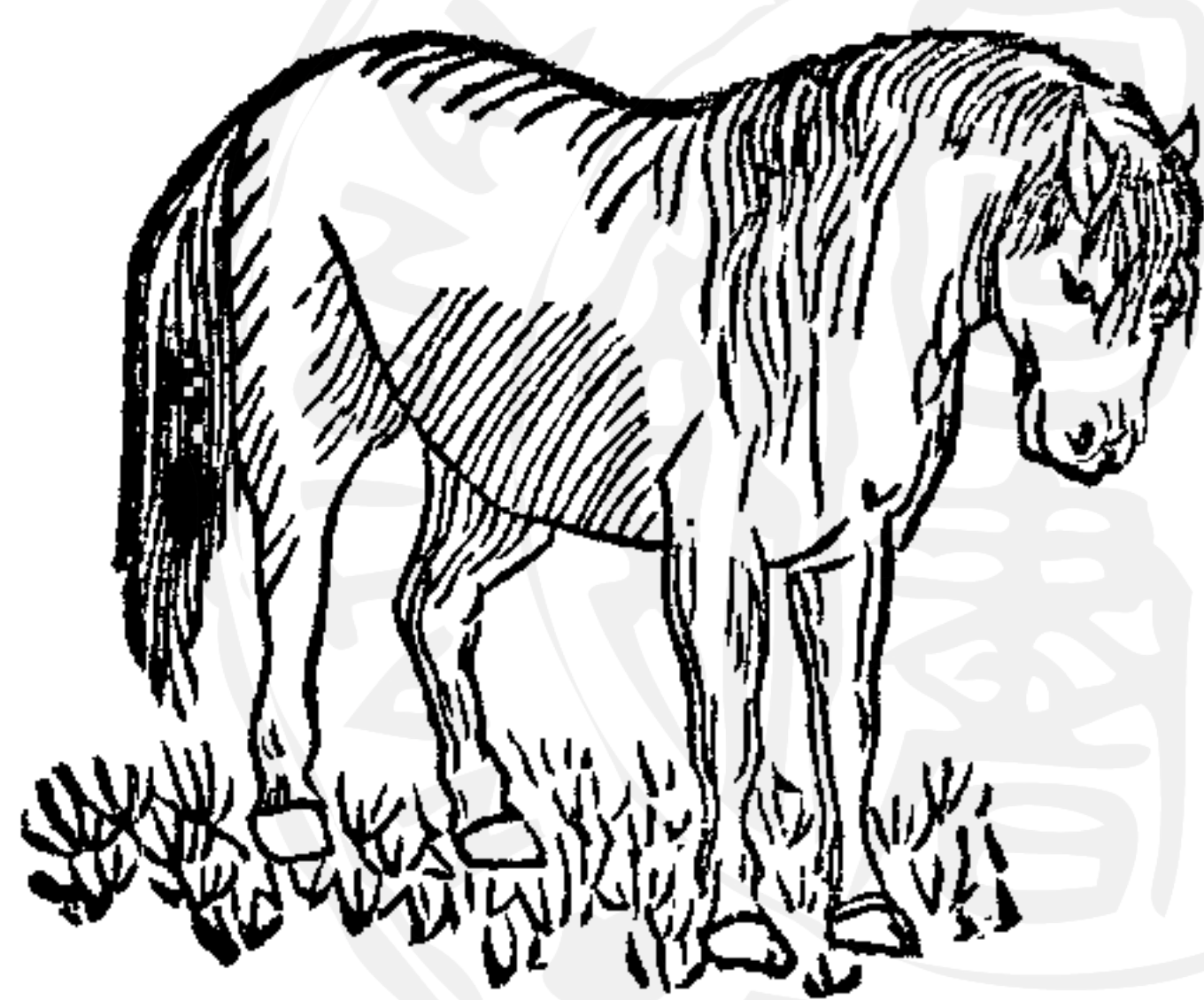
小兒戲於樹下曰：『我爲天子，當乘此車蓋。』叔父劉元起奇其言，曰：『此兒非常人也！』因見玄德家貧，常資給之。年十五歲，母使游學，嘗師事鄭玄、盧植，與公孫瓚等爲友。及劉焉發榜招軍時，玄德年已二十八歲矣。當日見了榜文，慨然長歎。隨後一人厲聲言曰：『大丈夫不與國家出力，何故長歎？』

玄德回視其人，身長八尺，豹頭環眼，燕頤虎鬚，聲若巨雷，勢如奔馬。玄德見其形貌異常，問其姓名。其人曰：『某姓張，名飛，字翼德。世居涿郡，頗有莊田，賣酒屠豬，專好結交天下豪傑。適纔見公看榜而歎，故此相問。』玄德曰：『我本漢室宗親，姓劉，名備。今聞黃巾倡亂，有志欲破賊安民，恨力不能，故長歎耳。』飛曰：『吾頗有資財，當召募鄉勇，與公同舉大事，如何？』玄德甚喜，遂與同入村店中飲酒。

正飲間，見一大漢，推着一輛車子，到店門首歇了；入店坐下，便喚酒保：『快斟酒來喫，我待趕入城去投軍。』玄德看其人，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棗，唇若塗脂，丹鳳眼，臥蠶眉，相貌堂堂，威風凜凜。玄德就邀他同坐，叩其姓名。其人曰：『吾姓關，名羽，字壽長，後改雲長，河東解良人也。因本處勢豪，倚勢凌人，被吾殺了，逃難江湖，五六年矣。今聞此處招軍破賊，特來應募。』玄德遂以己志告之。雲長大喜，同到張飛莊上，共議大事。

飛曰：『吾莊後有一桃園，花開正盛，明日當於園中祭告天地，我三人結爲兄弟，協力同心，然後

可。圖。大。事。』。玄。德。雲。長。齊。聲。應。曰。『。如。此。甚。好。』。次。日。於。桃。園。中。備。下。烏。牛。白。馬。祭。禮。等。項。三。人。焚。香。再。拜。而。說。誓。曰。『。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姓。既。結。爲。兄。弟。則。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共。戮。』。誓。畢。拜。玄。德。爲。兄。關。羽。次。之。張。飛。爲。弟。祭。罷。天。地。復。宰。牛。設。酒。聚。鄉。中。勇。士。得。三。百。餘。人。就。桃。園。中。痛。飲。一。醉。



## ◎戰濮陽

却說呂布襲破兗州，據有濮陽，曹仁屢戰，皆不能勝，適曹操征東之軍回，曹仁接着，言呂布勢大，更有陳宮爲輔，兗州濮陽已失，其鄆城東阿范縣三處，賴有荀彧程昱二人設計相連，死守城郭。操曰：『吾料呂布有勇無謀，不足慮也。』教且安營下寨，再作商議。

呂布知曹操回兵，已過滕縣，召副將薛蘭李封曰：『吾欲用汝二人久矣，汝可引軍一萬，堅守兗州。』親自率兵前去破曹。二人應諾。陳宮急入見曰：『將軍棄兗州，欲何往乎？』布曰：『吾欲屯兵濮陽，以成鼎足之勢。』宮曰：『差矣。薛蘭必守兗州不住，此去正南一百八十里，泰山路險，可伏精兵萬人在彼。曹兵聞失兗州，必然倍道而進，待其過半，一擊可擒也。』布曰：『吾屯濮陽，別有良謀，汝豈知之？』遂不用陳宮之言，而用薛蘭守兗州而行。

曹操兵行至泰山險路，郭嘉曰：『且不可進，恐此處有伏兵。』曹操笑曰：『呂布無謀之輩，故教薛蘭守兗州，自往濮陽，安得此處有埋伏耶？』教曹仁領一軍圍兗州，吾進兵濮陽，速攻呂布。陳宮聞曹兵至近，乃獻計曰：『今曹兵遠來疲困，利在速戰，不可養成氣力。』布曰：『吾匹馬縱橫天下，何愁曹操待其下寨，吾自擒之。』

却說曹操兵近濮陽，下住寨脚。次日引衆將出，陳兵於野。操立馬於門旗下，遙望呂布兵到。陣圍處，呂布當先出馬，兩邊排開八員健將：第一個雁門馬邑人，姓張，名遼，字文遠；第二個泰山華陰人，姓臧，名霸，字宣高；兩將又各引六員健將：郝萌、曹性、成廉、魏續、宋憲、侯成。布軍五萬，鼓聲大震。操指呂布而言曰：『吾與汝自來無讐，何得奪吾州郡？』布曰：『漢家城池，諸人有分，偏爾合得！』便叫臧霸出馬搦戰。曹軍內樂進出迎，兩馬相交，雙鎗齊舉。戰到三十餘合，勝負不分。夏侯惇拍馬便出助戰。呂布陣上，張遼截住，斫殺。惱得呂布性起，挺戟驟馬，衝出陣來。夏侯惇樂進皆走。呂布掩殺曹軍大敗，退三十里，布自收軍。

曹操輸了一陣，回寨與諸將商議。于禁曰：『某今日上山觀望，濮陽之西，呂布有一寨，約無多軍。今夜彼將謂我軍敗走，必不準備，可引兵擊之。若得寨，布軍必懼。此爲上策。』操從其言，帶曹洪、李典、毛玠、呂虔、于禁、典章六將，選馬步二萬人，連夜從小路進發。

却說呂布在寨中勞軍。陳宮曰：『西寨是個要緊去處，倘或曹操襲之，奈何？』布曰：『他今日輸了一陣，如何敢來？』宮曰：『曹操是極能用兵之人，須防他攻我不備。』布乃撥高順并魏續侯成引兵往守西寨。

却說曹操於黃昏時分，引軍至西寨，四面突入。寨兵不能抵擋，四散奔走。曹操奪了寨。將及四更，高順方引軍到，殺將入來。曹操自引軍馬來迎，正逢高順，三軍混戰。將及天明，正西鼓聲大震，人報呂布自引救軍來了。操棄寨而走。背後高順、魏續、侯成趕來，當頭呂布親自引軍來到。于禁、樂進、雙戰、呂布不住，操望北而行。山後一彪軍出，左有張遼，右有臧霸。操使呂虔、曹洪戰之，不利。操望西而走。忽又喊聲大震，一彪軍至，郝萌、曹性、成廉、宋憲四將攔住去路。衆將死戰，操當先衝陣。梆子響處，箭如驟雨射將來。操不能前進，無計可脫，大叫：『誰人救我！』馬軍隊裏一將踊出，乃典韋也。手挺雙鐵戟，大叫：『主公勿憂！』飛身下馬，插住雙短戟，取戟十數枝，挾在手中。顧從人曰：『賊來十步，乃呼我！』遂放開脚步，冒箭前行。布軍數十騎追至，從人大叫曰：『十步矣！』韋曰：『五步，乃呼我！』從人又曰：『五步矣！』韋乃飛戟刺之，一戟一人墜馬，並無虛發，立殺十數人。衆皆奔走。韋復飛身上馬，挺一雙大鐵戟，衝殺入去。郝曹宋侯四將不能抵擋，各自逃去。典韋殺散敵軍，救出曹操。衆將隨後也到，尋路歸寨。看看天色傍晚，背後喊聲起處，呂布驟馬提戟趕來，大叫：『操賊休走！』此時人困馬乏，大家面面相覷，各欲逃生。

曹操正慌走間，正南上一彪軍到，乃夏侯惇引軍來救援，截住呂布大戰。鬪到黃昏時分，大雨如

注，各自引軍分散。操回寨，重賞典章，加爲領軍都尉。

却說呂布到寨，與陳宮商議，宮曰：『濮陽城中有富戶田氏，家僮千百，爲一郡之巨室；可令彼密使人往操寨中下書，言呂溫侯殘暴不仁，民心大怨，今欲移兵黎陽，止有高順在城內，可連夜進兵，我爲內應。操若來，誘之入城，四門放火，外設伏兵。曹操雖有經天緯地之才，到此安能得脫也？』

呂布從其計，密諭田氏使人逕到操寨。操因新敗，正在躊躇，忽報田氏人到，呈上密書云：『呂布已往黎陽，城中空虛。萬望速來，當爲內應。城上插白旗，大書「義」字，便是暗號。』操大喜曰：『天使吾得濮陽也！』重賞來人，一面收拾起兵。劉曄曰：『布雖無謀，陳宮多計，只恐其中有詐，不可不防。』明公欲去，當分三軍爲三隊：兩隊伏城外接應，一隊入城方可。』操從其言，分軍三隊，來至濮陽城下。操先往觀之，見城上遍豎旗旛，西門角上有一「義」字白旗，心中暗喜。是日午牌，城門開處，兩員將引軍出戰：前軍侯成，後軍高順。操即使典章出馬，直取侯成。侯成抵敵不過，回馬望城中走。章趕到弔橋邊，高順亦攔擋不住，都退入城中去了。內有數軍人乘勢混過陣來見操，說是田氏之使，呈上密書約云：『今夜初更時分，城上鳴鑼爲號，便可進兵。某當獻門。』操撥夏侯惇引軍在左，曹洪引軍在右，自己引夏侯淵、李典、樂進、典章四將，率軍入城。李典曰：『主公且在城外，容某等先入城去。』操喝曰：『



我自不往，誰肯向前！遂當先領兵直入。

時約初更，月光未上。只聽得西門上吹羸殼聲，喊聲忽起，門上火把燎亂，城門大開，吊橋放落。曹操當先拍馬而入，直到州衙，路上不見一人。操知是計，忙撥回馬，大叫『退兵！』州衙中一聲炮響，四門烈火，轟天而起，金鼓齊鳴，喊聲如江翻海沸。東巷內轉出張遼，西巷內轉出臧霸，夾攻掩殺。操走北門，道旁轉出郝萌、曹性，又殺一陣。操急走南門，高順侯成攔住。典韋怒目咬牙，衝殺出去，高順侯成倒走出城。典韋殺到吊橋，回頭不見了曹操，翻身復殺入城來，門下撞着李典，典韋問：『主公何在？』典韋曰：『吾亦尋不見。』章曰：『汝在城外催救兵，我入城去尋主公。』李典去了。典韋殺入城中，尋覓不見，再殺出城河邊，撞着樂進曰：『主公何在？』章曰：『我往復兩遭，尋覓不見。』進曰：『同殺入去救主！』兩人到門邊，城上火炮滾下，樂進馬不能入，典韋冒煙突火，又殺入去，到處尋覓。

却說曹操見典韋殺出去了，四下裏人馬截來，不得出南門，再轉北門，火光裏正撞見呂布挺戟躍馬而來，操以手掩面，加鞭縱馬，竟過呂布。從後拍馬趕來，將戟於操盔上一擊，問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騎黃馬者是也。』呂布聽說，棄了曹操，縱馬向前追趕。曹操撥轉馬頭，望東門而走，正逢典韋擁護曹操，殺條血路，到城門邊，火焰甚盛，城上推下柴草，遍地是火。章用戟撥開，飛馬冒

煙突火先出。曹操隨後亦出。方到門道邊，城門上崩下一條火梁來，正打着曹操戰馬後胯，那馬撲地倒了。操用手托梁，推放地上，手臂鬚髮盡被燒傷。典韋回馬來救，恰好夏侯淵亦到。兩個同救起曹操，突火而出。操乘淵馬，典韋殺條大路而走。直混戰到天明，操方回寨。衆將拜伏問安，操仰面笑曰：『誤中匹夫之計，吾必當報之！』郭嘉曰：『計可速發。』操曰：『今只將計就計，詐言我被火傷，火毒攻發，五更已經身死，布必引兵來攻。我伏兵於馬陵山中，候其兵半渡而擊之，布可擒矣。』嘉曰：『真良策也！』於是令軍士挂孝發喪，詐言操死。

早有人來濮陽報呂布，說曹操被火燒傷肢體，到寨身死。布隨點起軍馬，殺奔馬陵山來。將到操寨，一聲鼓響，伏兵四起。呂布死戰得脫，折了好些人馬，敗回濮陽，堅守不出。

是年蝗蟲忽起，食盡禾稻。關東一境，每穀一斛，值錢五十貫，人民相食。曹操因軍中糧盡，引軍回鄆城暫住。呂布亦引兵出屯山陽就食。因此二處權且罷兵。



## ④ 轅門射戟

却說楊大將獻計欲攻劉備。袁術曰：『計將安出？』大將曰：『劉備軍屯小沛，雖然易取，奈呂布虎踞徐州，前次許他金帛糧馬，至今未與，恐其助備。今當令人送與糧食，以結其心，使其按兵不動，則劉備可擒。先擒劉備，後圖呂布，徐州可得也。』術喜，便具粟二十萬斛，令韓胤齎密書往見呂布。呂布甚喜，重待韓胤。胤回告袁術，術遂遣紀靈爲大將，雷薄、陳蘭爲副將，統兵數萬，進攻小沛。

玄德聞知此言，聚衆商議。張飛要出戰。孫乾曰：『今小沛糧寡兵微，如何抵敵？可修書告急於呂布。』張飛曰：『那厮如何肯來！』玄德曰：『乾之言善。』遂修書與呂布。書略曰：『伏自將軍垂念，令備於小沛容身，實拜雲天之德。今袁術欲報私讐，遣紀靈領兵到縣，亡在旦夕，非將軍莫能救。望驅一旅之師，以救倒懸之急，不勝幸甚！』呂布看了書，與陳宮計議曰：『前者袁術送糧致書，蓋欲使我不救玄德也。今玄德又來求救，吾想玄德屯軍小沛，未必遂能爲我害。若袁術併了玄德，則北連泰山諸將以圖我，我不能安枕矣。不若救玄德。』遂點兵起程。

却說紀靈起兵長驅大進，已到沛縣東南，箭下營寨。晝列旌旗，遮映山川；夜設火鼓，震明天地。玄德縣中，止有五千餘人，也只得勉強出縣，布陣安營。忽報呂布引兵離縣一里，西南上箭下營寨。紀靈

知呂布領兵來救劉備，急令人致書於呂布，責其無信。布笑曰：『我有一計，使袁劉兩家都不怨我。』乃發使往紀靈劉備寨中，請二人飲宴。

玄德聞布相請，即便欲往。關張曰：『兄長不可去。呂布必有異心。』玄德曰：『我待彼不薄，彼必不害我。』遂上馬而行。關張隨往，到呂布寨中，入見布曰：『吾今特解公之危，異日得志，不可相忘。』玄德稱謝。布請玄德坐。關張按劍立於背後。人報紀靈到，玄德大驚，欲避之。布曰：『吾特請你二人來會議，勿得生疑。』玄德未知其意，心下不安。紀靈下馬入寨，却見玄德在帳上坐，大驚，抽身便回，左右留之不住。呂布向前一把扯回，如提童稚。靈曰：『將軍欲殺紀靈耶？』布曰：『非也。』靈曰：『莫非殺大耳兒乎？』布曰：『亦非也。』靈曰：『然則爲何？』布曰：『玄德與布乃兄弟也，今爲將軍所困，故來救之。』靈曰：『若此則殺靈也？』布曰：『無有此理。布平生不好鬪，惟好解鬪。吾今爲兩家解之。』靈曰：『請問解之之法。』布曰：『我有一法，從天所決。』乃拉靈入帳與玄德相見。二人各懷疑忌。布乃居中坐，使靈居左，備居右，且教設宴行酒。

酒行數巡，布曰：『你兩家看我面上，俱各罷兵。』玄德無語。靈曰：『吾奉主公之命，提十萬之兵，專捉劉備，如何罷得？』張飛大怒，拔劍在手，叱曰：『吾兵雖少，觀汝輩如兒戲耳！你比百萬黃巾何如？』

你敢傷我哥哥！關公急止之曰：『且看呂將軍如何主意，那時各回營寨，廝殺未遲。』呂布曰：『我請你兩家解鬪，須不教你廝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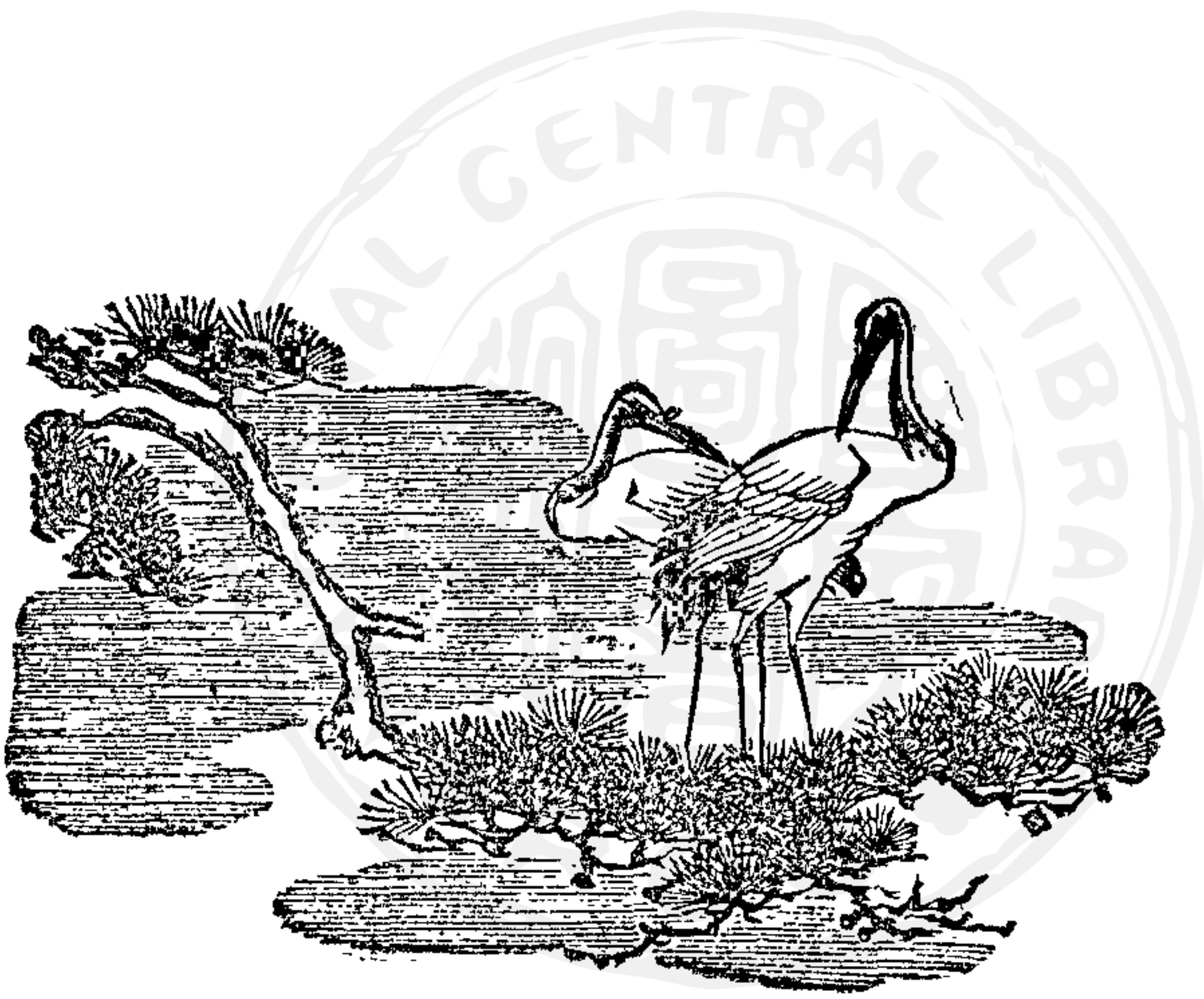
這邊紀靈甚忿，那邊張飛只要廝殺。布大怒，教：『左右！取我戟來！』布提畫戟在手，紀靈、玄德盡皆失色。布曰：『我勸你兩家不要廝殺，盡在天命。』令左右接過畫戟，去轅門外遠遠插定，乃回顧紀靈、玄德曰：『轅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吾若射一箭中戟小枝，你兩家罷兵；如射不中，你各自回營，安排廝殺，有不從吾言者，併力拒之。』紀靈私忖：『戟在一百五十步之外，安能便中？且落得應允，待其不中，那時憑我廝殺。』便一口許諾。玄德自無不允，布都教坐，再各飲一盃酒。

酒畢，布教取弓箭來。玄德暗祝曰：『只願他射得中便好！』只見呂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扯滿弓，叫一聲：『着！』正是弓開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一箭正中畫戟小枝。帳上帳下將校齊聲喝采。

當下呂布射中畫戟小枝，呵呵大笑，擲弓於地，執紀靈、玄德之手曰：『此天令你兩家罷兵也！』喝教軍士斟酒來，各飲一大觥。玄德暗稱慚愧，紀靈默然半晌，告布曰：『將軍之言，不敢不聽，奈紀靈回去，主人如何肯信？』布曰：『吾自作書覆之便了。』酒又數巡，紀靈求書先回。布謂玄德曰：『非我

三國志精華

則公危矣。  
玄德拜謝，與關張回。次日，三處軍馬都散。



## 許田圍獵

謀士程昱說操曰：『今明公威名日盛，何不乘此時行王霸之事？』操曰：『朝廷股肱尚多，未可輕動。吾當請天子田獵，以觀動靜。』於是揀選良馬，名鷹俊犬，弓矢俱備，先聚兵城外，操入請天子田獵。帝曰：『田獵恐非正道。』操曰：『古之帝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出郊，以示武於天下。今四海擾攘之時，正當借田獵以講武。』帝不敢不從，隨即上逍遙馬，帶寶雕弓，金鈹箭，排鑾駕出城。玄德與關張各彎弓插箭，內穿掩心甲，手持兵器，引數十騎隨駕出許昌。曹操騎爪黃飛電馬，引十萬之衆，與天子獵於許田，軍士排開圍場，週廣二百餘里。操與天子並馬而行，只爭一馬頭。背後都是操之心腹將校，文武百官，遠遠侍從，誰敢近前。

當日獻帝馳馬到許田，劉玄德起居道旁，帝曰：『朕今欲看皇叔射獵。』玄德領命上馬，忽草中趕起一兔，玄德射之，一箭正中那兔。帝喝采，轉過土坡，忽見荆棘中趕出一隻大鹿。帝連射三箭不中，顧謂操曰：『卿射之。』操就討天子寶雕弓，金鈹箭，扣滿一射，正中鹿背，倒於草中。羣臣將校，見了金鈹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踴躍向帝呼萬歲。曹操縱馬直出，遮於天子之前，以迎受之。衆皆失色。玄德背後雲長大怒，剔起臥蠶眉，睜開丹鳳眼，提刀拍馬便出，要斬曹操。玄德見了，慌忙搖手送目。關公見兄

如此，便不敢動。玄德欠身向操稱賀曰：『丞相神射，世所罕及！』操笑曰：『此天子洪福耳。』乃回馬向天子稱賀，竟不獻還寶雕弓，親自懸帶圍場已罷，宴於許田。宴畢，駕回許都。衆人各自歸歇。雲長問玄德曰：『操賊欺君罔上，我欲殺之，爲國除害，兄何止我？』玄德曰：『一投鼠忌器。』操與帝相離，只一馬頭，其心腹之人，週迴擁侍，吾弟若逞一時之怒，輕有舉動，倘事不成，有傷天子，罪反坐我等矣。』雲長曰：『今日不殺此賊，後必爲禍。』去德曰：『且宜祕之，不可輕言。』

却說獻帝回宮，泣謂伏皇后曰：『朕自卽位以來，奸雄並起，先受董卓之殃，後遭宦汜之亂，常人未受之苦，吾與汝當之。後得曹操以爲社稷之臣，不意專國弄權，擅作威福。朕每見之，背若芒刺。今日在圍場上，身迎呼賀，無禮已極，早晚必有異謀。吾夫婦不知死所也。』伏皇后曰：『滿朝公卿，俱食漢祿，竟無一人能救國難乎？』言未畢，忽一人自外而入曰：『帝后休憂，吾舉一人，可除國害。』帝視之，乃伏皇后之父伏完也。帝掩淚問曰：『皇丈亦知操賊之專橫乎？』完曰：『許田射鹿之事，誰不見之？但滿朝之中，非操宗族，則其門下。若非國戚，誰肯盡忠討賊？老臣無權，難行此事。車騎將軍國舅董承可託也。』帝曰：『董國舅多赴國難，朕躬素知，可宣入內，共議大事。』完曰：『陛下左右皆操賊心腹，倘事泄，爲禍不淺。』帝曰：『然則奈何？』完曰：『臣有一計：陛下可製衣一領，取玉帶一條，密賜董承。』



却於帶襯內縫一密詔以賜之，令到家見詔，可以晝夜畫策，神鬼不覺矣。帝然之，伏完辭出。帝乃自作一密詔，咬破指尖，以血寫之，暗令伏皇后縫於玉帶紫錦襯內，却自穿錦袍，自繫此帶，令內史宣董承入。承見帝禮畢，帝曰：「朕夜來與君說霸河之苦，念國舅大功，故特宣入慰勞。」承頓首謝。帝引承出殿，到太廟，轉上功臣閣內。帝焚香禮畢，引承觀畫像。中間畫漢高祖容像。帝曰：「吾高祖皇帝起身何地如何創業？」承大驚曰：「陛下戲臣耳。聖祖之事，何爲不知？」高皇帝起自泗上亭長，提三尺劍，斬蛇起義，縱橫四海，三載亡秦，五年滅楚，遂有天下，立萬世之基業。」帝曰：「祖宗如此英雄，子孫如此懦弱，豈不可歎！」因指左右二輔之像曰：「此二人非留侯張良，鄼侯蕭何耶？」承曰：「然也。高祖開基創業，實賴二人之力。」帝回顧左右較遠，乃密謂承曰：「卿亦當如此二人立於朕側。」承曰：「臣無寸功，何以當此？」帝曰：「朕想卿西都救駕之功，未嘗少忘，無可爲賜。」因指所着袍帶曰：「卿當衣朕此袍，繫朕此帶，常如在朕左右也。」承頓首謝。帝解袍帶賜承。密語曰：「卿歸可細視之，勿負朕意。」承會意，穿袍繫帶，辭帝下閣。早有人報知曹操曰：「帝與董承登功臣閣說話。」操卽入朝來看。董承出閣，纔過宮門，恰遇操來，急無躲避處，只得立於路側施禮。操問曰：「國舅何來？」承曰：「適蒙天子宣召，賜以錦袍玉帶。」操問曰：「何故見賜？」承曰：「因念某舊日西都救駕之功，故有此賜。」

操曰：『解帶我看。』承心知衣帶中必有密詔，恐操看破，遲延不解。操叱左右急解下來，看了半晌，笑曰：『果然是條好玉帶，再脫下錦袍來借看。』承心中畏懼，不敢不從，遂脫袍獻上。操親自以手提起，對日影中細細詳看看畢，自己穿在身上，繫了玉帶，回顧左右曰：『長短如何？』左右稱美。操謂承曰：『國舅卽以此袍帶轉賜與吾，何如？』承告曰：『君恩所賜，不敢轉贈，容某別製奉獻。』操曰：『國舅受此衣帶，莫非其中有謀乎？』承驚曰：『某焉敢丞相如要便當留下。』操曰：『公受君賜，吾何相奪聊爲戲耳。』遂脫袍帶還承。

承辭操歸家，至夜獨坐書院中，將袍仔細反覆看了，並無一物。承思曰：『天子賜我袍帶，命我細觀，必非無意；今不見其蹤跡，何也？』隨又取玉帶檢看，乃白玉玲瓏，碾成小龍穿花，背用紫錦爲襯，縫綴端整，亦並無一物。承心疑，放於桌上，反覆尋之。良久，倦甚，正欲伏几而寢，忽然燈花落於帶上，燒着背襯。承驚拭之，已燒破一處，微露素絹，隱見血跡。急取刀拆開視之，乃天子手書血字密詔也。詔曰：『朕聞人倫之大，父子爲先，尊卑之殊，君臣爲重。近日操賊弄權，欺壓君父，結連黨伍，敗壞朝綱，勅賞封罰，不由朕主。朕夙夜憂思，恐天下將危。卿乃國之大臣，朕之至戚，當念高帝創業之艱難，糾合忠義兩全之烈士，殄滅奸黨，復安社稷。祖宗幸甚，破指洒血，書詔付卿，再四慎之，勿負朕意。』建安四年春三月

詔。董承覽畢，涕淚交流，一夜寢不能寐。晨起復至書院中，將詔再三觀看，無計可施，乃放詔於几上，沈思滅操之計。忖量未定，隱几而臥。忽侍郎王子服至，門吏知子服與董承交厚，不敢攔阻，竟入書院，見承伏几不醒，袖底壓着素絹微露。『朕』字，子服疑之，默取看畢，藏於袖中，呼承曰：『國舅好自在！虧你如何睡得着！』承驚覺，不見詔書，魂不附體，手脚慌亂。子服曰：『汝欲殺曹公，吾當出首。』承泣告曰：『若兄如此，漢室休矣！』子服曰：『吾戲耳。吾祖宗世食漢祿，豈無忠心願助兄一臂之力，共誅國賊。』承曰：『兄有此心，國之大幸。』子服曰：『當於密室同立義狀，各捨三族，以報漢君。』承大喜，取白絹一幅，先書名畫字。子服亦即書名畫字。書畢，子服曰：『將軍吳子蘭與吾至厚，可與同謀。』承曰：『滿朝大臣，惟有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是吾心腹，必能與我同事。』

正商議間，家僮入報種輯吳碩來探。承曰：『此天助我也。』教子服暫避於屏後。承接二人入書院，坐定茶畢，輯曰：『許田射獵之事，君亦懷恨乎？』承曰：『雖懷恨，無可奈何。』碩曰：『吾誓殺此賊，恨無助我者耳。』輯曰：『爲國除害，雖死無怨。』王子服從屏後出曰：『汝二人欲殺曹丞相，我當出首。董國舅便是證見。』種輯怒曰：『忠臣不怕死，吾等死作漢鬼，強似你阿附國賊。』承笑曰：『吾等正爲此事，欲見二公。王侍郎之言乃戲耳。』便於袖中取出詔來與二人看。二人讀詔，揮淚不止。承遂

請書名。子服曰：『二公在此少待，吾去請吳子蘭來。』

子服去不多時，卽同子蘭至，與衆相見，亦書名畢。承邀於後堂會飲。忽報西涼太守馬騰相探。承曰：『只推我病，不能接見。』門吏回報。騰大怒曰：『我夜來在東華門外，親見他錦袍玉帶而出，何敢推病耶！吾非無事而來，奈何拒我！』門吏入報，備言騰怒。承起曰：『諸公少待，暫容承出。』隨卽出廳延接。禮畢，坐定。騰曰：『騰入覲將還，故來相辭，何見拒也？』承曰：『賤軀暴疾，有失迎候，罪甚。』騰曰：『面帶春色，未見病容。』承無言可答。騰拂袖便走，嗟歎下階曰：『皆非救國之人也！』承感其言，挽留之，問曰：『公謂何人非救國之人？』騰曰：『許田射獵之事，吾尙氣滿胸膛；公乃國之至戚，猶自滯於酒色，而不思討賊，安得爲皇家救難扶災之人乎！』承恐其詐，佯驚曰：『曹丞相乃國之大臣，朝廷所倚賴，公何出此言？』騰大怒曰：『汝尙以曹賊爲好人耶？』承曰：『耳目甚近，請公低聲。』騰曰：『貪生怕死之徒，不足以論大事！』說罷，又欲起身。承知騰忠義，乃曰：『公且息怒。某請公看一物。』遂邀騰入書院，取詔示之。騰讀畢，毛髮倒豎，咬齒嚼唇，滿口流血，謂承曰：『公若有舉動，吾卽統西涼兵爲外應。』承請騰與諸公相見，取出義狀，教騰書名。騰乃取酒歃血爲盟曰：『吾等誓死不負所約。』指坐上五人言曰：『若得十人，大事諧矣。』承曰：『忠義之士，不可多得。若所與非人，則反相害矣。』

騰教取駕行鷺序簿來檢看。檢到劉氏宗族，乃拍手言曰：『何不共此人商議？』董承等問馬騰曰：『公欲用何人？』馬騰曰：『見有豫州牧劉玄德在此，何不求之？』承曰：『此人雖係皇叔，今正依附曹操，安肯行此事耶？』騰曰：『吾觀前日圍場之中，曹操迎受衆賀之時，雲長在玄德背後，挺刀欲殺操，玄德以目視之而止，玄德非不欲圖操，恨操牙爪多，恐力不及耳。公試求之，當必應允。』吳碩曰：『此事不宜太速，當從容商議。』衆皆散去。

次日黑夜裏，董承懷詔，徑往玄德公館中來。門吏入報，玄德出迎，請入小閣坐定。關張侍立於側。玄德曰：『國舅夤夜至此，必有事故。』承曰：『白日乘馬相訪，恐操見疑，故黑夜相見。』玄德命取酒相待。承曰：『前日圍場之中，雲長欲殺曹操，將軍動目搖頭而退之，何也？』玄德失驚曰：『公何以知之？』承曰：『人皆不見，某獨見之。』玄德不能隱諱，遂曰：『舍弟見操僭越，故不覺發怒耳。』承掩面而哭曰：『朝廷臣子，若盡如雲長，何憂不太平哉！』玄德恐是曹操使他來試探，乃佯言曰：『曹丞相治國，爲何憂不太平？』承變色而起曰：『公乃漢朝皇叔，故剖肝瀝膽以相告，公何詐也？』玄德曰：『恐國舅有詐，故相試耳。』於是董承取衣帶詔令觀之。玄德不勝悲憤，又將義狀出示，上止有六位：一、車騎將軍董承；二、工部侍郎王子服；三、長水校尉種輯；四、議郎吳碩；五、詔信將軍吳子蘭；六、西涼太守

馬騰。玄德曰：『公既奉詔討賊，備敢不效犬馬之勞？』承拜謝，便請書名。玄德亦書左將軍劉備，押了字付承收訖。承曰：『尙容再請三人，共聚十義，以圖國賊。』玄德曰：『切宜緩緩施行，不可輕洩。』共議到五更，相別去了。



## 青梅宴

玄德在許都時，恐曹操謀害，便就住處後園種菜，親自澆灌，以爲韜晦之計。關張曰：『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學小人之事，何也？』玄德曰：『此非二弟所知也。』二人乃不復言。

一日，關張不在，玄德正在後園澆菜，許褚張遼引數十人入園中曰：『丞相有命，請使君便行。』玄德驚問曰：『有甚緊事？』許褚曰：『不知，只教我來相請。』玄德只得隨二人來相府見操。操笑曰：『在家做得好大事！』嚇得玄德面如土色。操執玄德手，直至後園曰：『玄德，學圃不易。』玄德方纔放心，答曰：『無事消遣耳。』操曰：『適見枝頭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張繡時，道上缺水，將士皆渴，吾心生一計，以鞭虛指曰：『前面有梅林。』軍士聞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今見此梅，不可不賞。又值煮酒正熟，故邀使君小亭一會。』玄德心神方定，隨至小亭，已設樽俎，盤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對坐，開懷暢飲。酒至半酣，忽陰雲漠漠，驟雨將至。從人遙指天外龍挂，操與玄德凭欄觀之。操曰：『使君知龍之變化否？』玄德曰：『未知其詳。』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方今春深，龍乘時變化，猶人得志而縱橫四海，龍之爲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歷四方，必知當世英雄，請試指言之。』玄德曰：『備肉眼安識英雄？』操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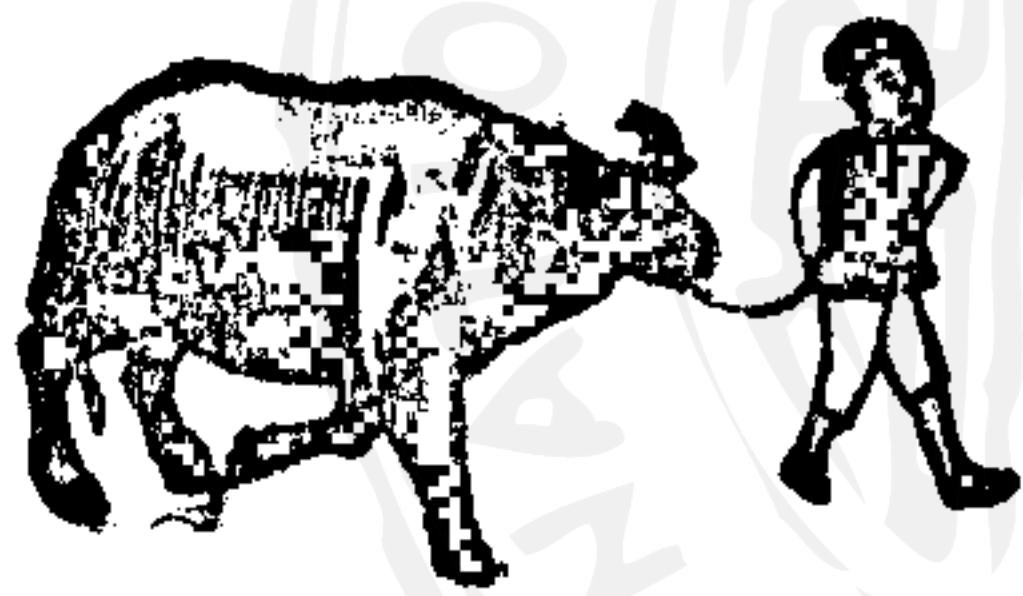
休得過謙。』玄德曰：『備叨恩庇，得仕於朝，天下英雄，實有未知。』操曰：『既不識其面，亦聞其名。』玄德曰：『淮南袁術，兵糧足備，可謂英雄。』操笑曰：『塚中枯骨，吾早晚必擒之。』玄德曰：『河北袁紹，四世三公，門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極多，可謂英雄。』操笑曰：『袁紹色厲膽薄，好謀無斷，幹大事而惜身，見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名稱八駿，威鎮九州，劉景升可謂英雄。』操曰：『劉表虛名無實，非英雄也。』玄德曰：『有一人血氣方剛，江東領袖，孫伯符乃英雄也。』操曰：『孫策藉父之名，非英雄也。』玄德曰：『益州劉季玉，可爲英雄乎？』操曰：『劉璋雖係宗室，乃守戶之犬耳，何足爲英雄。』玄德曰：『如張繡、張魯、韓遂等輩，皆何如？』操鼓掌大笑曰：『此等碌碌小人，何足掛齒。』玄德曰：『舍此之外，備實不知。』操曰：『夫英雄者，胸懷大志，腹有良謀，有包藏宇宙之機，吞吐天地之志者也。』玄德曰：『誰能當之？』操以手指玄德，後自指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玄德園言，喫了一驚，手中所執匙筯，不覺落於地下。時正值天雨，將至雷聲大作，玄德乃從容俯首拾筯曰：『一震之威，乃至於此。』操笑曰：『丈夫亦畏雷乎？』玄德曰：『聖人迅雷風烈必變，安得不畏？』將聞言失筯緣故，輕輕掩飾過了。操遂不疑玄德。

天雨方住，見兩個人撞入後園，手提寶刀，突至亭前，左右攔擋不住。操視之，乃關張二人也。原來



二人從城外射箭方回，聽得玄德被許褚張遼請將去了，慌忙來相府打聽，聞說在後園，只恐有失，故衝突而入。却見玄德與操對坐飲酒，二人按劍而立。操問二人何來。雲長曰：「聽知丞相和兄飲酒，特來舞劍，以助一笑。」操笑曰：「此非鴻門會，安用項莊項伯乎？」玄德亦笑。操命取酒與「二樊噲壓驚。關張拜謝。」

須臾席散，玄德辭操而歸。雲長曰：「險些驚死我兩個！」玄德以落筯事說與關張。關張問是何意。玄德曰：「吾之學圃，正欲使操知我無大志，不意操竟指我爲英雄，我故失驚落筯。又恐操生疑，故借懼雷以掩飾之耳。」關張曰：「兄真高見！」



◎裸衣罵賊

曹操欲得一有文名之士，以備行人之選，孔融乃舉禰衡薦之。操遂使人召衡至。禮畢，操不命坐。禰衡仰天歎曰：『天地雖闊，何無一人也！』操曰：『吾手下有數十人，皆當世英雄，何謂無人？』衡曰：『願聞。』操曰：『荀彧，荀攸，郭嘉，程昱，機深智遠，雖蕭何陳平不及也。張遼，許褚，李典，樂進，勇不可當，雖岑彭馬武不及也。呂虔，滿寵，爲從事；于禁，徐晃，爲先鋒。夏侯惇，天下奇才；曹子孝，世間福將。安得無人？』衡笑曰：『公言差矣。此等人物，吾盡識之。荀彧可使弔喪問疾，荀攸可使看墳守墓。程昱可使關門閉戶，郭嘉可使白詞念賦。張遼可使擊鼓鳴金，許褚可使牧牛放馬。樂進可使取狀讀詔，李典可使傳書送檄。呂虔可使磨刀鑄劍，滿寵可使飲酒食糟。于禁可使負版築牆，徐晃可使屠豬殺狗。夏侯惇稱爲「完體將軍」，曹子孝呼爲「要錢太守」。其餘皆是衣架，飯囊，酒桶，肉袋耳。』操怒曰：『汝有何能？』衡曰：『天文地理，無一不通；三教九流，無所不曉。上可以致君爲堯舜，下可以配德於孔顏。豈與俗子共論乎！』時止有張遼在側，掣劍欲斬之。操曰：『吾正少一鼓吏，早晚朝賀宴享，可令禰衡充此職。』衡不推辭，應聲而去。遼曰：『此人出言不遜，何不殺之？』操曰：『此人素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天下必謂我不能容物。彼自以爲能，故令爲鼓吏以辱之。』

來日，操於省廳上，大宴賓客，令鼓吏搥鼓。舊吏云：『搥鼓必換新衣。』衡穿舊衣而入，遂擊鼓爲『漁陽三搥』，音節殊妙，淵淵有金石聲。坐客聽之，莫不慷慨流涕。左右喝曰：『何不更衣！』衡對面脫下舊破衣服，裸體而立，渾身盡露。坐客皆掩面。衡乃徐徐着裋，顏色不變。操叱曰：『廟堂之上，何太無禮！』衡曰：『欺君罔上，乃謂無禮。吾露父母之形，以顯清白之體耳！』操曰：『汝爲清白，誰爲汗濁？』衡曰：『汝不識賢愚，是眼濁也；不讀詩書，是口濁也；不納忠言，是耳濁也；不通古今，是身濁也；不容諸侯，是腹濁也；常懷篡逆，是心濁也！吾乃天下名士，用爲鼓吏，是猶陽貨輕仲尼，臧倉毀孟子耳！欲成王霸之業，而如此輕人耶？』時孔融在坐，恐操殺衡，乃從容進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足發明王之夢。』操指衡而言曰：『令汝往荊州爲使，如劉表來降，使用汝作公卿。』衡不肯往。操教備馬三匹，令人扶掖而行，却教手下文武，整酒於東門外送之。荀彧曰：『如禰衡來，不可起身。』衡至，下馬入見，衆皆端坐。衡放聲大哭。荀彧問曰：『何爲而哭？』衡曰：『行於死柩之中，如何不哭？』衆皆曰：『吾等是死屍，汝乃無頭狂鬼耳！』衡曰：『吾乃漢朝之臣，不作曹瞞之黨，安得無頭？』衆欲殺之，荀彧急止之，曰：『量鼠雀之輩，何足汗刀！』衡曰：『吾乃鼠雀，尙有人性；汝等只可謂之蜾蠃！』衆恨而散。

衡至荊州，見劉表畢，雖頌德，實譏諷。表不喜，令去江夏。見黃祖，或問表曰：『禰衡戲謔主公，何不

殺之？」表曰：「禰衡數辱曹操，操不殺者，恐失人望，故令作使於我，欲借我手殺之，使我受害賢之名也。吾今遣去見黃祖，使曹操知我有識。」衆皆稱善。

時袁紹亦遣使至。表問衆謀士曰：「袁本初又遣使來，曹孟德又差禰衡在此，當何從便？」從事中郎將韓嵩進曰：「今兩雄相持，將軍若欲有爲，乘此破敵可也。如其不然，將擇其善者而從之。今曹操善能用兵，賢俊多歸，其勢必先取袁紹，然後移兵向江東，恐將軍不能禦，莫若舉荊州以附操，操必重待將軍矣。」表曰：「汝且去許都，觀其動靜，再作商議。」嵩曰：「君臣各有定分。嵩今事將軍，雖赴湯蹈火，一唯所命。將軍若能上順天子，下從曹公，使嵩可也。如持疑未定，嵩到京師，天子賜嵩一官，則嵩爲天子之臣，不復爲將軍死矣。」表曰：「汝且先往觀之。吾別有主意。」嵩辭表，到許都見操。操遂拜嵩爲侍中，領零陵太守。荀彧曰：「韓嵩來觀動靜，未有微功，重加此職，禰衡又無音耗，丞相遣而不問，何也？」操曰：「禰衡辱吾太甚，故借劉表手殺之，何必再問？」遂遣韓嵩回荊州說劉表。嵩回見表，稱頌朝廷盛德，勸表請子入侍。表大怒曰：「汝懷二心耶？」欲斬之。嵩大叫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蒯良曰：「嵩未去之前，先有此言矣。」劉表遂赦之。人報黃祖斬了禰衡，表問其故。對曰：「黃祖與禰衡共飲，皆醉。祖問衡曰：『君在許都有何人物？』衡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除此二人，別

無。人。物。祖曰：「似我何如？」衡曰：「汝似廟中之神，雖受祭祀，恨無靈驗！」祖大怒曰：「汝以我爲  
土木偶人耶！」遂斬之。衡至死，罵不絕口。劉表聞衡死，亦嗟呀不已，令葬於鸚鵡洲邊。



◎過五關

關公在丞相府下，屢次拜辭不得。一日，懸漢壽亭侯印於堂上，請二夫人上車，自己上赤兔馬，手提青龍刀，率領舊日跟隨人役，護送車仗，逕出北門，望官道而走。一面差人去報知曹操。

却說曹操部下諸將中，自張遼而外，只有徐晃與雲長交厚，其餘亦皆敬服。獨蔡陽不服關公，故今日聞其去，欲往追之。操曰：『不忘故主，來去明白，真丈夫也。汝等皆當效之。』遂叱退蔡陽，不令去。趕程昱曰：『丞相待關某甚厚，今彼不辭而去，亂言片楮，冒瀆鈞威，其罪大矣。若縱之使歸，袁紹是與虎添翼也。不若追而殺之，以絕後患。』操曰：『吾昔已許之，豈可失信？彼各爲其主，勿追也。』因謂張遼曰：『雲長封金挂印，財賄不足以動其心，爵祿不足以移其志，此等人吾深敬之，想他去此不遠，我一發結識他做個人情。汝可先去請住他，待我與他送行，更以路費征袍贈之，使爲後日記念。』張遼領命，單騎先往。曹操引數十騎隨後而來。

却說雲長所騎赤兔馬，日行千里，本是趕不上。因欲護送車仗，不敢縱馬，按轡徐行。忽聽背後有人大叫：『雲長且慢行！』回頭視之，見張遼拍馬而至。關公教車仗從人，只管望大路緊行，自己勒住赤兔馬，按定青龍刀，問曰：『文遠莫非欲追我回乎？』遼曰：『非也。丞相知兄遠行，欲來相送，特先使

我請住台駕，別無他意。」關公曰：「便是丞相鐵騎來，吾願決一死戰！」遂立馬於橋上望之。見曹操引數十騎，飛奔前來；背後乃是許褚、徐晃、于禁、李典之輩。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令諸將勒住馬匹，左右排開。關公見衆人手中皆無兵器，方始放心。操曰：「雲長行何太速？」關公於馬上欠身答曰：「關某前曾稟過丞相，今故主在河北，不由某不急去。累次造府，不得參見，故拜書告辭，封金掛印，納還丞相。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操曰：「吾欲取信於天下，安肯有負前言？恐將軍途中乏用，特具路資相送。」一將便從馬上託過黃金一盤。關公曰：「累蒙恩賜，尚有餘資，留此黃金以賞將士。」操曰：「特以少酬大功於萬一，何必推辭？」關公曰：「區區微勞，何足掛齒？」操笑曰：「雲長天下義士，恨吾福薄，不得相留。錦袍一領，略表寸心。」令一將下馬，雙手捧袍過來。雲長恐有他變，不敢下馬，用青龍刀尖挑錦袍披於身上，勒馬回頭稱謝曰：「蒙丞相賜袍，異日更得相會。」遂下橋望北而去。許褚曰：「此人無禮太甚，何不擒之？」操曰：「彼一人一騎，吾數十餘人，安得不疑？吾言既出，不可追也。」曹操自引衆將回城，於路歎想雲長不已。

不說曹操自回。且說關公來追車仗，約行三十里，却只不見。雲長心慌，縱馬四下尋之。忽見山頭一人，高叫：「關將軍且住！」雲長舉目視之，只見一少年，黃巾錦衣，持鎗跨馬，馬項下掛着首級一顆，

引百餘步卒，飛奔前來。公問曰：『汝何人也？』少年棄鎗下馬，拜伏於地。雲長恐是詐，勒馬持刀問曰：『壯士，願通姓名。』答曰：『吾本襄陽人，姓廖，名化，字元儉。因世亂流落江湖，聚衆五百餘人，劫掠爲生。恰纔同伴杜遠，下山巡哨，誤將兩夫人劫掠上山。吾問從者，知是大漢劉皇叔夫人。且聞將軍護送在此，吾卽欲送下山來。杜遠出言不遜，被某殺死。今獻頭與將軍請罪。』關公曰：『二夫人何在？』化曰：『現在山中。』關公教急取下山。

不移時，百餘人簇擁車仗前來。關公下馬停刀，叉手於車前問候曰：『二嫂受驚否？』二夫人曰：『若非廖將軍保全，已被杜遠所辱。』關公問左右曰：『廖化怎生救夫人？』左右曰：『杜遠劫上山去，就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爲妻。廖化問起根由，好生拜敬；杜遠不從，已被廖化殺了。』關公聽言，乃拜謝廖化。廖化欲以部下人送關公，關公尋思此人終是黃巾餘黨，未可作伴，乃謝却之。廖化又拜送金帛，關公亦不受。廖化拜別，自引人伴投山谷中去了。雲長將曹操贈袍事，告知二嫂，催促車仗前行。至天晚，投一村莊安歇。莊主出迎，鬚髮皆白，問曰：『將軍姓甚名誰？』關公施禮曰：『吾乃劉玄德之弟關某也。』老人曰：『莫非斬顏良文醜的關公否？』公曰：『便是。』老人大喜，便請入莊。關公曰：『車上還有二位夫人。』老人便喚妻女出迎。二夫人至草堂上，關公叉手立於二夫人之側。老人請公坐。



公曰：『尊嫂在上，安敢就坐？』老人乃令妻女請二夫人入內室款待，自於草堂款待關公。關公問老人姓名，老人曰：『吾姓胡，名華。桓帝時曾爲議郎，致仕歸鄉。今有小兒胡班，在滎陽太守王植部下爲從事。將軍若從此處經過，某有一書寄與小兒。』關公允諾。

次日早膳畢，請二嫂上車，取了胡華書信，相別而行，取路投洛陽來。前至一關，名東嶺關。把關將姓孔，名秀，引五百軍兵在嶺上把守。當日關公押車仗上嶺，軍士報知孔秀，秀出關來迎。關公下馬，與孔秀施禮。秀曰：『將軍何往？』公曰：『某辭丞相，特往河北尋兄。』秀曰：『河北袁紹，正是丞相對頭。將軍此去，必有丞相文憑。』公曰：『因行期慌迫，不曾討得。』秀曰：『旣無文憑，待我差人稟過丞相，方可放行。』關公曰：『待去稟時，須誤了我行程。』秀曰：『法度所拘，不得不如此。』關公曰：『汝不容我過關乎？』秀曰：『汝要過去，留下老小爲質。』關公大怒，舉刀就殺孔秀。秀退入關去，鳴鼓聚軍，披掛上馬，殺下關來，大喝曰：『汝敢過去麼！』關公約退車仗，縱馬提刀，竟不打話，直取孔秀。秀挺鎗來迎。兩馬相交，只一合，鋼刀起處，孔秀屍橫馬下。衆軍便走。關公曰：『軍士休走，我殺孔秀，不得已也，與汝等無干。借汝衆軍之口，傳語曹丞相，言孔秀欲害我，我故殺之。』衆軍俱拜於馬前。

關公卽請二夫人車仗出圍，望洛陽進發。早有軍士報知洛陽太守韓福。韓福急聚衆將商議，牙

將孟坦曰：『既無丞相文憑，即係私行；若不阻擋，必有罪責。』韓福曰：『關公猛勇，顏良、文醜俱爲所殺，今不可力敵，只須設計擒之。』孟坦曰：『吾有一計：先將鹿角攔定關口，待他到時，小將引兵和他交鋒，佯敗誘他來追，公可用暗箭射之。若關某墜馬，即擒解許都，必得重賞。』商議停當，人報關公車仗已到。韓福彎弓插箭，引一千人馬，排列關口，問：『來者何人？』關公馬上欠身言曰：『吾漢壽亭侯關某，敢借過路。』韓福曰：『有曹丞相文憑否？』關公曰：『事冗不曾討得。』韓福曰：『吾奉丞相鈞命，鎮守此地，專一盤詰往來奸細。若無文憑，即係逃竄。』關公怒曰：『東嶺孔秀已被吾殺，汝亦欲尋死耶？』韓福曰：『誰人與我擒之？』孟坦出馬，輪雙刀來取關公。關公約退車仗，拍馬來迎。孟坦戰不三合，撥回馬便走。關公趕來，孟坦只指望引誘關公，不想關公馬快，早已趕上，只一刀砍爲兩段。關公勒馬回來，韓福閃在門首，盡力放了一箭，正射中關公左臂。公用口拔出箭，血流不止，飛馬徑奔韓福，衝散衆軍。韓福急閃不及，關公手起刀落，帶頭連肩，斬於馬下，殺散衆軍，保護車仗。

關公割帛束住箭傷於路，恐人暗算，不敢久住，連夜投沂水。關來把關將乃并州人氏，姓卞，名喜，善使流星鎚。原是黃巾餘黨，後投曹操，撥來守關。當下聞知關公將到，尋思一計：就關前鎮國寺中，埋伏下刀斧手二百餘人，誘關公至寺，約擊盞爲號，欲圖相害。安排已定，出關迎接關公。公見卞喜來迎，

便下馬相見。喜曰：『將軍名震天下，誰不敬仰！今歸皇叔，足見忠義！』關公訴說斬孔秀韓福之事。卜喜曰：『將軍殺之是也。某見丞相，代稟衷曲。』關公甚喜，同上馬過了沂水關，到鎮國寺前下馬。衆僧鳴鐘出迎。原來那鎮國寺乃漢明帝御前香火院，本寺有僧三十餘人，內有一僧，却是關公同鄉人，法名普淨。

當下普淨已知其意，向前與關公問訊，曰：『將軍離蒲東幾年矣？』關公曰：『將及二十年矣。』普淨曰：『還認得貧僧否？』公曰：『離鄉多年，不能相識。』普淨曰：『貧僧家與將軍家只隔一條河。』卜喜見普淨敍出鄉里之情，恐有走洩，乃叱之曰：『吾欲請將軍赴宴，汝僧人何得多言！』關公曰：『不然。鄉人相遇，安得不敍舊情耶？』普淨請關公方丈待茶。關公曰：『二位夫人在車上，可先獻茶。』普淨教取茶先奉夫人，然後請關公入方丈。普淨以手舉所佩戒刀，以目視關公。公會意，命左右持刀緊隨。卜喜請關公於法堂筵席。關公曰：『卜君請關某，是好意？還是歹意？』卜喜未及回答，關公早望見壁衣中有刀斧手，乃大喝卜喜曰：『吾以汝爲好人，安敢如此！』卜喜知事泄，大叫：『左右下手！』左右方欲動手，皆被關公拔劍砍之。卜喜下堂遶廊而走，關公棄劍執大刀來趕。卜喜暗取飛鎚擲打關公。關公用刀隔開鎚，趕將入去，一刀劈卜喜爲兩段，隨即回身來看二嫂。早有軍人圍住，見關公

來，四下奔走。關公趕散，謝普淨曰：『若非吾師，已被此賊害矣。』普淨曰：『貧僧此處難容，收拾衣鉢，亦往他處雲遊也。後會有期，將軍保重。』

關公稱謝，護送車仗，望滎陽進發。滎陽太守王植，却與韓福是兩親家，聞得關公殺了韓福，商議欲暗害關公，乃使人守住關口。待關公到時，王植出關，喜笑相迎。關公訴說尋兄之事，植曰：『將軍於路驅馳，夫人車上勞困，且請入城，館驛中暫歇一宵，來日登途未遲。』關公見王植意甚殷勤，遂請二嫂入城。館驛中皆鋪陳了當。王植請公赴宴，公辭不往。植使人送筵席至館驛。關公因於路辛苦，請二嫂晚膳畢，就正房歇定，令從者各自安歇，飽喂馬匹，關公亦解甲憩息。

却說王植密喚從事胡班聽令曰：『關某背丞相而逃，又於路殺太守并守關將校，死罪不輕！此人勇武難敵，汝今晚點一千軍圍住館驛，一人一個火把，待三更時分，一齊放火，不問是誰，盡皆燒死！吾亦自引軍接應。』胡班領命，便點起軍士，密將乾柴引火之物，搬於館驛門首，約時舉事。胡班尋思：『我久聞關雲長之名，不識如何模樣，試往窺之。』乃至驛中，問驛吏曰：『關將軍在何處？』答曰：『正廳上觀書者是也。』胡班潛至廳前，見關公左手綽髯，於燈下凭几看書。班見了，失聲歎曰：『真天人也！』公問何人。胡班入拜曰：『滎陽太守部下從事胡班。』關公曰：『莫非許都城外胡華之子否？』

『班曰：『然也。』公喚從者於行李中取書付班。班看畢，歎曰：『險些誤殺忠良！』遂密告曰：『王植心懷不仁，欲害將軍，暗令人四面圍住館驛，約於三更放火。今某當先去開了城門，將軍急收拾出城。』關公大驚，忙披掛提刀上馬，請二嫂上車，盡出館驛，果見軍士各執火把聽候。關公急來到城邊，只見城門已開。關公催車仗急急出城。胡班還去放火。關公行不到數里，背後火把照耀，人馬趕來。當先王植大叫：『關某休走！』關公勒馬，大罵：『匹夫！我與你無讎，如何令人放火燒我？』王植拍馬挺鎗，徑奔關公，被關公攔腰一刀，砍爲兩段。人馬都趕散。關公催車仗速行，於路感胡班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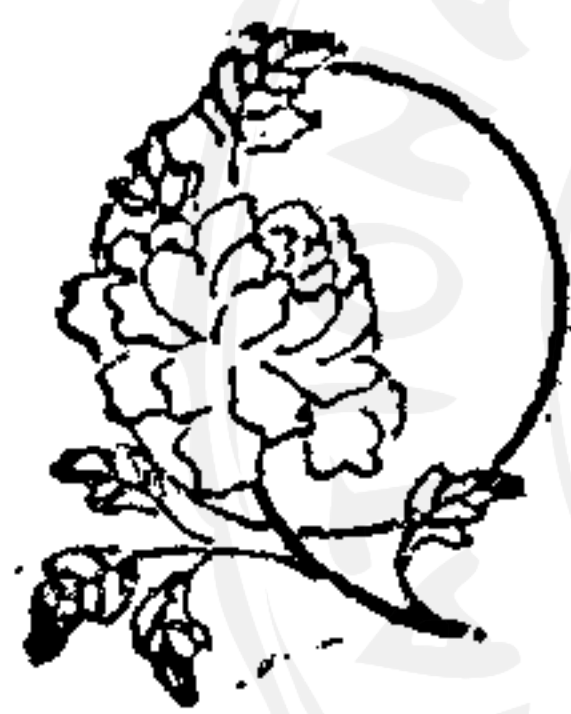
行至滑州界首，有人報與劉延。延引數十騎出郭而迎。關公馬上欠身而言曰：『太守別來無恙？』延曰：『公今欲何往？』公曰：『辭了丞相，去尋家兄。』延曰：『玄德在袁紹處，紹乃丞相讐人，如何容公去？』公曰：『昔日曾言定來。』延曰：『今黃河渡口關隘，夏侯惇部將秦琪據守，恐不容將軍過去。』公曰：『太守應付船隻，若何？』延曰：『船隻雖有，不敢應付。』公曰：『我前者誅顏良，文醜，亦曾與足下解厄。今日求一渡船而不與，何也？』延曰：『只恐夏侯惇知之，必然罪我。』

關公知劉延無用之人，遂自催車仗前進到黃河渡口。秦琪引軍出問來者何人。關公曰：『漢壽亭侯關某也。』琪曰：『今欲何往？』關公曰：『欲投河北去尋兄長劉玄德，故來借渡。』琪曰：『丞相

公文何在？」公曰：「吾不受丞相節制，有甚公文？」琪曰：「吾奉夏侯將軍將令，把守關隘，你便插翅，也飛不過去！」關公大怒曰：「你知我於路斬戮攔截者乎？」琪曰：「你只殺得無名下將，敢殺我麼？」

『關公怒曰：』汝比顏良文醜若何？

秦琪大怒，縱馬提刀，直取關公。二馬相交，只一合，關公刀起，秦琪頭落。關公曰：「當吾者已死，餘人不必驚走。速備船隻，送我渡河。」軍士急撐舟傍岸。關公請二嫂上船渡河。渡過黃河，便是袁紹地方。關公所歷關隘五處，斬將六員。關公於馬上自歎曰：「吾非欲沿途殺人，奈事不得已也。曹公知之，必以我爲負恩之人矣。」



躍檀溪

却說玄德自到荊州，劉表待之甚厚。一日正相聚飲酒，忽報降將張武陳孫在江夏擄掠人民，共謀造反。表驚曰：『二賊又反，爲禍不小。』玄德曰：『不須兄長憂慮，備請往討之。』表大喜，卽點三萬軍，與玄德前去。玄德領命卽行，不一日來到江夏，張武陳孫引兵來迎。玄德與關張趙雲出馬，在門旗下，望見張武所騎之馬極其雄駿。玄德曰：『此必千里馬也。』言未畢，趙雲挺鎗而出，徑衝彼陣，張武縱馬來迎，不三合，被趙雲一鎗刺落馬下，隨手扯住轡頭，牽馬回陣。陳孫見了，隨趕來奪。張飛大喝一聲，挺矛直出，將陳孫刺死。衆皆潰散。玄德招安餘黨，平復江夏諸縣，班師而回。表出郭迎接入城，設宴慶功。酒至半酣，表曰：『吾弟如此雄才，荊州有倚賴也。但憂南越不時來寇，張魯孫權皆足爲慮。』玄德曰：『弟有三將，足可委用，使張飛巡南越之境，雲長拒固子城，以鎮張魯，趙雲拒三江，以當孫權，何足慮哉？』表喜，欲從其言。蔡瑁告其姊蔡夫人曰：『劉備遣三將居外，而自居荊州，久必爲患。』蔡夫人乃夜對劉表曰：『我聞荊州人多與劉備往來，不可不防之。今容其居住城中，無益，不若遣使他往。』表曰：『玄德仁人也。』蔡氏曰：『只恐他人不似汝心。』表沈吟不答。次日出城，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駿，問之，知是張武之馬，表稱讚不已。玄德遂將此馬送與劉表。表大喜，騎回城中。蒯越見而問之，表

曰：『此玄德所送也。』越曰：『昔先兄蒯良，最善相馬，越亦頗曉此，此馬眼下有淚槽，額邊生白點，名爲的盧，騎則妨主，張武爲此馬而亡，主公不可乘之。』表聽其言，次日請玄德飲宴，因言曰：『昨承惠良馬，深感厚意，但賢弟不時征進，可以用之，敬當送還。』玄德起謝，表又曰：『賢弟久居此間，恐廢武事，襄陽屬新野縣，頗有錢糧，弟可引本部軍馬於本縣屯紮，何如？』玄德領諾，次日謝別劉表，引本部軍馬逕往新野，方出城門，只見一人在馬前長揖曰：『公所騎馬，不可乘也。』玄德視之，乃荊州幕賓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玄德忙下馬問之，籍曰：『昨聞蒯異度對劉荊州云：『此馬名的盧，乘則妨主。』因此還公，公豈可復乘之？』玄德曰：『深感先生見愛，但凡人死生有命，豈馬所能妨哉？』籍服其高見，自此常與玄德往來。

玄德自到新野，軍民皆喜，政治一新。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生劉禪。是夜有白鶴一隻，飛來縣衙屋上，高鳴四十餘聲，望西飛去。臨分娩時，異香滿室。甘夫人嘗夜夢仰吞北斗，因而懷孕，故乳名阿斗。此時曹操正統兵北征，玄德乃往荊州，說劉表曰：『今曹操悉兵北征，許昌空虛，若以荊襄之衆，乘間襲之，大事可就也。』表曰：『吾坐據九州足矣，豈可別圖？』玄德默然。表邀入後堂飲酒，酒至半酣，表忽然長歎。玄德曰：『兄長何故長歎？』表曰：『吾有心事，未易明言。』玄德再欲問時，蔡夫人出



立屏後。劉表乃垂頭不語。

須臾席散，玄德自歸新野。至是年冬，聞曹操自柳城回，玄德甚歎表之不用其言。忽一日，劉表遣使至，請玄德赴荊州相會。玄德隨使而往。劉表接着，敘禮畢，請入後堂飲宴。因謂玄德曰：「近聞曹操提兵回許都，勢日強盛，必有吞併荆襄之心。昔日悔不聽賢弟之言，失此好機會！」玄德曰：「今天下分裂，干戈日起，機會豈有盡乎？若能應之於後，未足爲恨也。」表曰：「吾弟之言甚當。」相與對飲。

酒酣，表忽潛然下淚。玄德問其故。表曰：「吾有心事，前者欲訴與賢弟，未得其便。」玄德曰：「兄長有何難決之事？倘有用弟之處，弟雖死不辭。」表曰：「前妻陳氏所生長子琦，爲人雖賢，而柔懦不足立大事；後妻蔡氏所生少子琮，頗聰明，吾欲廢長立幼，恐礙於禮法。欲立長子，爭奈蔡氏族中，皆掌軍務，後必生亂，因此委決不下。」玄德曰：「自古廢長立幼，取亂之道。若憂蔡氏權重，可徐徐削之，不可溺愛而立少子也。」表默然。原來蔡夫人素疑玄德，凡遇玄德與表敘論，必來竊聽。是時正在屏風後，聞玄德此言，心甚恨之。玄德自知語失，遂起身如廁。因見己身髀肉復生，亦不覺潛然流淚。少頃復入席。表見玄德有淚容，怪問之。玄德長歎曰：「備往常身不離鞍，髀肉提散；今久不騎，髀裏肉生。日月蹉跎，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表曰：「吾聞賢弟在許昌，與曹操青梅煮酒，共論英雄；賢弟

盡舉當世名士，操皆不許，而獨曰：「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以曹操之權力，猶不敢居吾弟之先，何慮功業不建乎？」玄德乘着酒興，失口答曰：「備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足慮也。」表聞言默然。玄德自知失語，託醉而起，歸館舍安歇。

却說劉表聞玄德語，口雖不言，心懷不足，別了玄德，退入內宅。蔡夫人曰：「適間吾於屏後聽得劉備之言，甚輕覷人，足見其有吞併荊州之意。今若不除，必爲後患。」表不答，但搖頭而已。蔡氏乃密召蔡瑁入，商議此事。瑁曰：「請先就館舍殺之，然後告知主公。」蔡氏然其言。瑁出，便連夜點軍。

却說玄德在館舍中秉燭而坐，三更以後，方欲就寢。忽一人叩門而入，視之乃伊籍也。原來伊籍探知蔡瑁欲害玄德，特夤夜來報。當下伊籍將蔡瑁之謀，報知玄德，催促玄德速速起身。玄德曰：「未辭景升，如何便去？」籍曰：「公若辭，必遭蔡瑁之害矣。」

玄德乃謝別伊籍，急喚從者一騎上馬，不待天明，星夜奔回新野。比及蔡瑁領軍到館舍時，玄德已去遠矣。瑁悔恨無及，乃寫詩一首於壁間，逕入見表曰：「劉備有反叛之意，題反詩於壁上，不辭而去矣。」表不信，親詣館舍觀之，果有詩四句。詩曰：「數年徒守困，空對舊山川。龍豈池中物，乘雷欲上天。」劉表見詩大怒，拔劍言曰：「誓殺此無義之徒！」行數步，猛省曰：「吾與玄德相處許多時，不曾

見他作詩。此必外人離間之計也。」遂回步入館舍，用劍尖削去此詩，棄劍上馬。蔡瑁請曰：「軍士已點齊，可就往新野擒劉備。」表曰：「未可造次，容徐圖之。」蔡瑁見表持疑不決，乃暗與蔡夫人商議，即日大會衆官於襄陽，就彼處謀之。次日，瑁稟表曰：「近年豐熟，合聚衆官於襄陽，以示撫慰之意。請主公一行。」表曰：「吾近日氣疾作，實不能行。可令二子爲主待客。」瑁曰：「公子年幼，恐失於禮節。」表曰：「可往新野請玄德待客。」瑁暗喜正中其計，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

却說玄德奔回新野，自知失言取禍，未對衆人言之。忽使者至，請赴襄陽。孫乾曰：「昨見主公匆匆而回，意甚不樂。愚意度之，在荊州必有事故。今忽請赴會，不可輕往。」玄德方將前項事訴與諸人。雲長曰：「兄自疑心語失。劉荊州並無嗔責之意。外人之言，未可輕信。襄陽離此不遠，若不去則荊州反生疑矣。」玄德曰：「雲長之言是也。」張飛曰：「筵無好筵，會無好會，不如休去。」趙雲曰：「某將馬步軍三百人同往，可保主公無事。」玄德曰：「如此甚好。」遂與趙雲即日赴襄陽。蔡瑁出郭迎接，意甚謙謹。隨後劉琦劉琮二子，引一班文武官僚出迎。玄德見二公子俱在，並不疑忌。是日請玄德於館舍暫歇。趙雲引三百軍圍繞保護。雲披甲掛劍，行坐不離左右。劉琦告玄德曰：「父親氣疾作，不能行動，特請叔父待客，撫勸各處守牧之官。」玄德曰：「吾本不敢當此，既有兄命，不敢不從。」

次日，人報九郡四十二州官員，俱已到齊。蔡瑁預請蒯越計議曰：『劉備世之梟雄，久留於此，後必爲害，可就今日除之。』越曰：『恐失士民之望。』瑁曰：『吾已密領劉荊州言語在此。』越曰：『既如此，可預作準備。』瑁曰：『東門峴山大路，已使吾弟蔡和引軍守把；南門外已使蔡中守把；北門外已使蔡勳守把；止有西門不必守把，前有檀溪阻隔，雖數萬之衆，不易過也。』越曰：『吾見趙雲行坐不離玄德，恐難下手。』瑁曰：『吾伏五百軍在城內準備。』越曰：『可使文聘王威二人另設一席於外廳，以待武將，先請住趙雲，然後可行事。』瑁從其言，當日殺牛宰馬，大張筵席。玄德乘的盧馬至州衙，命牽入後園，掣繫衆官皆至堂中。玄德主席，二公子兩邊分坐，其餘各依次而坐。趙雲帶劍立於玄德之側。文聘王威入請趙雲赴席。雲推辭不去。玄德令雲就席，雲勉強應命而出。蔡瑁在外收拾得鐵桶相似，將玄德帶來三百軍，都遣歸館舍，只待半酣，號起下手。酒至三巡，伊籍起把盞，至玄德前，以目視玄德，低聲言曰：『請更衣。』玄德會意，卽起如廁。伊籍把盞畢，疾入後園，接着玄德，附耳言曰：『蔡瑁設計害君，城外東南北三處，皆有軍馬守把，惟西門可走。公宜急逃。』玄德大驚，急解的盧馬，開後園門牽出，飛身上馬，不顧從者，匹馬望西門而走。門吏問之，玄德不答，加鞭而出。門吏當之不住，飛報蔡瑁。瑁卽上馬，引五百軍隨後追趕。

却說玄德撞出西門，行無數里，前有一大溪，攔住去路。那檀溪闊數丈，水通湘江，其波甚緊。玄德到溪邊，見不可渡，勒馬再回，遙望城西塵頭大起，追兵將至。玄德曰：『今番死矣！』遂回馬到溪邊，回頭看時，追兵已近。玄德着慌，縱馬下溪，行不數步，馬前蹄忽陷，浸濕衣袍。玄德乃加鞭大呼曰：『的盧！的盧！今日妨吾！』言畢，那馬忽從水中湧身而起，一躍三丈，飛上西岸。玄德躍過溪西，顧望東岸。蔡瑁已引軍趕到溪邊，大叫：『使君何故逃席而去？』玄德曰：『吾與汝無仇，何故欲相害？』瑁曰：『吾並無此心，使君休聽人言。』玄德見瑁手將拈弓取箭，乃急撥馬望西南而去。瑁謂左右曰：『是何神助也！』即欲收軍回城，只見西門內趙雲引三百軍趕來。

却說蔡瑁方欲回城，趙雲引軍趕出城來。原來趙雲正飲酒間，忽見人馬動，急入內觀之，席上不見了玄德。雲大驚，出投館舍，聽得人說：『蔡瑁引軍望西趕去了。』雲火急綽鎗上馬，引着原帶來三百軍，奔出西門，正迎着蔡瑁，急問曰：『吾主何在？』瑁曰：『使君逃席而去，不知何往。』趙雲是謹細之人，不肯造次，即策馬前行，遙望大溪，別無去路，乃復回馬喝問蔡瑁曰：『汝請吾主赴宴，何故引着軍馬追來？』瑁曰：『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僚俱在此，吾爲上將，豈可不防護？』雲曰：『汝逼吾主何處去了？』瑁曰：『聞使君匹馬出西門，到此却又不見。』雲驚疑不定，直來溪邊看時，只見隔岸一帶水跡。

雲暗忖曰：『難道連馬跳過了溪去……』令三百軍四散觀望，並不見蹤跡。雲再回馬時，蔡瑁已入城去了。雲乃拏守門軍士追問，皆說劉使君飛馬出西門而去。雲再欲入城，又恐有埋伏，遂急引軍歸新野。



## ●取樊城

却說曹操自冀州回許都，常有取荊州之意，特差曹仁李典并降將呂曠呂翔等領兵三萬屯樊城，虎視荆襄，就探看虛實。時呂曠呂翔稟曹仁曰：『今劉備屯兵新野，招軍買馬，積草屯糧，其志不小，不可不早圖之。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未有寸功，願請精兵五千，取劉備之頭，以獻丞相。』曹仁大喜，與二呂兵五千，前往新野廝殺。探馬飛報玄德，玄德請單福商議。福曰：『既有敵兵，不可令其入境。可使關公引一軍從左而出，以敵來軍中路；張飛引一軍從右而出，以敵來軍後路。公自引趙雲出兵前路相迎，敵可破矣。』玄德從其言，即差關張二人去訖。然後與單福趙雲等共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行不數里，只見山後塵頭大起，呂曠呂翔引軍來到。兩邊各射住陣角。玄德出馬於旗門下大呼曰：『來者何人敢犯吾境！』呂曠出馬曰：『吾乃大將呂曠也，奉丞相命，特來擒汝！』玄德大怒，使趙雲出馬。二將交戰，不數合，趙雲一鎗刺呂曠於馬下。玄德麾軍掩殺，呂翔抵敵不住，引軍便走。正行間，路旁一軍突出，爲首大將，乃關雲長也，衝殺一陣。呂翔折兵大半，奪路走脫。行不到十里，又一軍攔住去路，爲首大將，挺矛大叫：『張翼德在此！』直取呂翔。翔措手不及，被張飛一矛刺中，翻身落馬而死。餘衆四散奔走。玄德合軍追趕，大半多被擒獲，玄德班師回縣，重待單福，犒賞三軍。

却說敗軍回見曹仁，報說：『二呂被殺，軍士多被活捉。』曹仁大驚，與李典商議。典曰：『二將欺敵而亡，今只宜按兵不動，申報丞相，起大兵來征剿，乃爲上策。』仁曰：『不然。今二將陣亡，又折許多軍馬，此仇不可不急報。量新野彈丸之地，何勞丞相大軍？』典曰：『劉備人傑也，不可輕視。』仁曰：『公何怯也？』典曰：『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某非怯戰，但恐不能必勝耳。』仁怒曰：『公懷二心耶？吾必欲生擒劉備！』典曰：『將軍若去，某守樊城。』仁曰：『汝若不同去，真懷二心矣。』典不得已，只得與曹仁點起二萬五千軍馬，渡河投新野而來。

且說單福得勝回縣，謂玄德曰：『曹仁屯兵樊城，今知二將被誅，必起大軍來戰。』玄德曰：『當何以迎之？』福曰：『彼若盡提兵而來，樊城空虛，可乘間襲之。』玄德問計。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玄德大喜，預先準備已定。忽報馬報說：『曹仁引大軍渡河來了。』單福曰：『果不出吾之料。』遂請玄德出軍迎敵。兩陣對圓，趙雲出馬喚彼將答話。曹仁命李典出陣，與趙雲交鋒。約戰十數合，李典料敵不過，撥馬回陣。雲縱馬追趕，兩翼軍射住，遂各罷兵歸寨。

李典回見曹仁，言：『彼軍精銳，不可輕敵，不如回樊城。』曹仁大怒曰：『汝未出軍時，已慢吾軍心。今又賣陣，罪當斬首！』便喝刀斧手推出李典要斬。衆將苦告方免。乃調李典領後軍，仁自引兵爲



前部。次日鳴鼓進軍，布成一個陣勢，使人問玄德曰：「識吾陣否？」單福便上高處觀望畢，謂玄德曰：「此『八門金鎖陣』也。八門者：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如從生門、景門開門而入，則吉；從傷門、驚門、休門而入，則傷；從杜門、死門而入，則亡。今八門雖布得整齊，只是中間通欠主持。如從東南角上生門擊入，往正西景門而出，其陣必亂。」玄德傳令，教軍士把住陣角，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逕往西出。雲得令，挺鎗躍馬，引兵逕投東南角上吶喊，殺入中軍。曹仁便投北走。雲不追趕，却突出西門，又從西殺轉東南角上來。曹仁軍大亂。玄德麾軍衝擊，曹兵大敗而退。單福命休追趕，收軍自回。

却說曹仁輸了一陣，方信李典之言；因復請典商議，言：「劉備軍中必有能者，吾陣竟爲所破。」李典曰：「吾雖在此，甚憂樊城。」曹仁曰：「今晚去劫寨，如得勝，再作計議；如不勝，便退軍回樊城。」李典曰：「不可。劉備必有準備。」仁曰：「若如此多疑，何以用兵？」遂不聽李典之言，自引軍爲前隊，使李典爲後應，當夜三更劫寨。

却說單福正與玄德在寨中議事，忽信風驟起。福曰：「今夜曹仁必來劫寨。」玄德曰：「何以敵之？」福笑曰：「吾已預算定了。」遂密密分撥已畢。至二更，曹仁兵將近寨，只見寨中四圍火起，燒着寨柵。曹仁知有準備，急令退軍。趙雲掩殺將來。仁不及收兵回寨，急望北河而走；將到河邊，纔欲尋船。

渡河，岸上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乃張飛也。曹仁死戰，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曹軍大半淹死水中。曹仁渡過河西，上岸奔至樊城，令人叫門，只見城上一聲鼓響，一將引軍而出，大喝曰：『吾已取樊城多時矣！』衆驚視之，乃關雲長也。仁大驚，撥馬便走。雲長追殺過來，曹仁又折了好些軍馬，星夜投許昌；於路打聽，方知有單福爲軍師設謀定計。

不說曹仁敗回許昌，且說玄德大獲全勝，引軍入樊城，縣令劉泌出迎。玄德安民已定，那劉泌乃長沙人，亦漢室宗親，遂請玄德到家，設宴相待。只見一人侍立於側，玄德視其人器宇軒昂，因問泌曰：『此何人？』泌曰：『此吾之甥，寇封本羅喉寇氏之子也。因父母雙亡，故依於此。』玄德愛之，欲嗣爲義子，劉泌欣然從之，遂使寇封拜玄德爲父，改名劉封。玄德帶回，令拜雲長翼德爲叔。雲長曰：『兄長既有子，何必用螟蛉？後必生亂。』玄德曰：『吾待之如子，彼必事吾如父，何亂之有？』雲長不悅。玄德與單福計議，令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玄德領衆自回新野。

隆中三顧

却說玄德因徐庶之薦，正安排禮物，欲往隆中謁諸葛亮，忽人報：「門外有一先生，峨冠博帶，道貌非常，特來相探。」玄德曰：「此莫非卽孔明否？」遂整衣出迎，視之，乃司馬徽也。玄德大喜，請入後堂高坐，拜問曰：「備自別仙顏，日因軍務倥傯，有失拜訪，今得光降，大慰仰慕之私。」徽曰：「聞徐元直在此，特來一會。」玄德曰：「近因曹操囚其母，徐母遣人馳書喚回許都去矣。」徽曰：「此中曹操之計矣。吾素聞徐母最賢，雖爲操所囚，必不肯馳書召其子。此書必詐也。元直不去，其母尙在。今若去，母必死矣。」玄德驚問其故。徽曰：「徐母高義，必羞見其子也。」玄德曰：「元直臨行，薦南陽諸葛亮，其人若何？」徽笑曰：「元直欲去，自去便了，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玄德曰：「先生何出此言？」徽曰：「孔明與博陵崔州平、潁川石廣元、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爲密友。此四人務於精純，惟孔明獨觀其大略，嘗抱膝長吟，而指四人曰：『公等仕進可至，刺史郡守。』衆問孔明之志若何，孔明但笑而不答。每常自比管仲、樂毅，其才不可量也。」玄德曰：「何潁川之多賢乎？」徽曰：「昔有殷、趙善觀天文，嘗謂羣星聚於潁分，其地必多賢士。」時雲長在側曰：「某聞管仲、樂毅乃春秋戰國名人，功蓋寰宇。孔明自比此二人，毋乃太過？」徽笑曰：「以吾觀之，不當比此二人。我欲另以二人比之。」雲

長問那二人。徽曰：『可比與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衆皆愕然。徽下階相辭，欲行。玄德留之不住。徽出門仰天大笑曰：『臥龍雖得其主，不得其時，惜哉！』言罷，飄然而去。玄德歎曰：『真隱居賢士也！』

次日，玄德同關、張并從人等來隆中，遙望山畔數人，荷鋤耕於田間，而作歌曰：『蒼天如圓蓋，陸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來爭榮辱。榮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陽有隱居，高眠臥不足。』玄德聞歌，勒馬喚農夫問曰：『此歌何人所作？』答曰：『乃臥龍先生所作也。』玄德曰：『臥龍先生住何處？』農夫曰：『自此山之南，一帶高崗，乃臥龍崗也。崗前疎林內茅廬中，即諸葛先生高臥之地。』玄德謝之，策馬前行。不數里，遙望臥龍崗，果然清景異常。

玄德來到莊前，下馬親叩柴門，一童出問。玄德曰：『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特來拜見先生。』童子曰：『我記不得許多名字。』玄德曰：『你只說劉備來訪。』童子曰：『先生今早出去。』玄德曰：『何處去了？』童子曰：『蹤跡不定，不知何處去了。』玄德曰：『幾時歸？』童子曰：『歸期亦不定，或三五日，或十數日。』玄德惆悵不已。張飛曰：『既不見，自歸去罷了。』玄德曰：『且待片時。』雲長曰：『不如且歸，再使人來探聽。』玄德從其言，囑咐童子：『如先生回，可言劉備拜訪。』

遂上馬，行數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廣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鶴相親，松篁交翠，觀之不已。忽見一人，容貌軒昂，丰姿俊爽，頭戴道遙巾，身穿皂布袍，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玄德曰：「此必臥龍先生也。」急下馬向前施禮，問曰：「先生非臥龍否？」其人曰：「將軍是誰？」玄德曰：「劉備也。」其人曰：「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玄德曰：「久聞大名，幸得相遇，乞即席地權坐，請教一言。」

二人對坐於林間石上，關張侍立於側。州平曰：「將軍何故欲見孔明？」玄德曰：「方今天下大亂，四方雲擾，欲見孔明，求安邦定國之策耳。」州平笑曰：「公以定亂爲主，雖是仁心，但自古以來，治亂無常。自高祖斬蛇起義，誅無道秦，是由亂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亂；光武中興，重整基業，復由亂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復四起。此正由治入亂之時，未可猝定也。將軍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補綴乾坤，恐不易爲，徒費心力耳。豈不聞「順天者逸，逆天者勞」？數之所在，理不得不而奪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強之乎？」玄德曰：「先生所言，誠爲高見。但備身爲漢胄，合當匡扶漢室，何敢委之數與命？」州平曰：「山野之夫，不足與論天下事。適承明問，故妄言之。」玄德曰：「蒙先生見教，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州平曰：「我亦欲訪之，正不知其

何往。』玄德曰：『請先生同至敝縣若何？』州平曰：『愚性頗樂閒散，無意功名久矣。容他日再見。』言訖，長揖而去。玄德與關張上馬而行。張飛曰：『孔明又訪不着，却遇此腐儒，閒談許久。』玄德曰：『此亦隱者之言也。』

三人回至新野，過了數日，玄德使人探聽孔明回報曰：『臥龍先生已回矣。』玄德便教備馬。張飛曰：『量一村夫，何必哥哥自去，可使人喚來便了。』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孟子云：「欲見賢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孔明當世大賢，豈可召乎？』遂上馬再往訪孔明。關張亦乘馬相隨。時值隆冬，天氣嚴寒，彤雲密布，行不數里，忽然朔風凜凜，瑞雪霏霏，山如玉簇，林似銀妝。張飛曰：『天寒地凍，尚不用兵，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玄德曰：『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如弟輩怕冷，可先回去。』飛曰：『死且不怕，豈怕冷乎？但恐哥哥空勞神思。』玄德曰：『勿多言，只相隨同去。』將近茅廬，忽聞路旁酒店中有人作歌。玄德立馬聽之。其歌曰：『壯士功名尚未成，嗚呼久不遇陽春。君不見東海老叟辭荆榛，後車遂與文王親。八百諸侯不期會，白魚入舟涉孟津。牧野一戰血流杵，鷹揚偉烈冠武臣。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芒碭隆準公。高談王霸驚人耳，輒洗延坐欽英風。東下齊城七十二，天下無人能繼蹤。兩人非際聖天子，至今誰復識英雄。』歌罷，又

有一人擊桌而歌。其歌曰：『吾皇提劍清寰海，創業垂基四百載。桓靈季業火德衰，奸臣賊子調鼎鼎。青蛇飛下御座旁，又見妖虹降玉堂。羣盜四方如蟻聚，奸雄百輩皆鷹揚。吾儕長嘯空拍手，悶來村店飲村酒。猶善其身盡日安，何須千古名不朽？』二人歌罷，撫掌大笑。玄德曰：『臥龍其在此間乎？』遂下馬入店。見二人憑桌對飲，上首者白面長鬚，下首者清奇古貌。玄德揖而問曰：『二公誰是臥龍先生？』長鬚者曰：『公何人欲尋臥龍何幹？』玄德曰：『某乃劉備也。欲訪先生，求濟世安民之術。』長鬚者曰：『我等非臥龍，皆臥龍之友也。吾乃潁川石廣元。此位是汝南孟公威。』玄德喜曰：『備久聞二公大名，幸得邂逅。今有隨行馬匹在此，敢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廣元曰：『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不省治國安民之事，不勞下問。明公請自上馬，尋訪臥龍。』

玄德乃辭二人，上馬投臥龍崗來。到莊前下馬，扣門問童子曰：『先生今日在莊否？』童子曰：『現在堂上讀書。』玄德大喜，遂跟童子而入。至中門，只見門上大書一聯云：『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玄德正看間，忽聞吟詠之聲，乃立於門側窺之，見草堂之上，一少年擁爐抱膝，歌曰：『鳳翱翔於千仞兮，非梧不棲；士伏處於一方兮，非主不依。樂躬耕於隴畝兮，吾愛吾廬；聊寄傲於琴書兮，以待天時。』玄德待其歌罷，上草堂施禮曰：『備久慕先生，無緣拜會。因昨徐元直稱薦，敬至仙莊，不遇空回。』

今特冒風雪而來，得瞻道貌，實爲萬幸！那少年慌忙答禮曰：『將軍莫非劉豫州，欲見家兄否？』玄德驚訝曰：『先生又非臥龍耶？』少年曰：『某乃臥龍之弟諸葛均也。愚兄弟三人，長兄諸葛瑾，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爲幕賓。孔明乃二家兄。』玄德曰：『臥龍今在家否？』均曰：『昨爲崔州平相約，出外閒遊去矣。』玄德曰：『何處閒遊？』均曰：『或駕小舟，遊於江河之中；或訪僧道於山嶺之上；或尋朋友於村落之間；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往來莫測，不知去所。』玄德曰：『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兩番不遇大賢！』均曰：『少坐獻茶。』張飛曰：『那先生既不在，請哥哥上馬。』玄德曰：『我既到此間，如何無一語而回？』因問諸葛均曰：『聞令兄臥龍先生熟諳韜略，日看兵書，可得聞乎？』均曰：『不知。』張飛曰：『問他則甚！風雪甚緊，不如早歸。』玄德叱止之。均曰：『家兄不在，不敢久留車騎。容日却來回禮。』玄德曰：『豈敢望先生枉駕。數日之內，備當再至。願借紙筆作一書，留達令兄，以表劉備殷勤之意。』均遂進文房四寶。玄德呵開凍墨，拂展雲箋，寫書曰：『備久慕高明，兩次晉謁，不遇空回，惆悵何似！竊念備漢朝苗裔，濫叨名爵，伏觀朝廷陵替，綱紀崩摧，羣雄亂國，惡黨欺君，備心膽俱裂。雖有匡濟之誠，實乏經綸之策。仰望先生仁慈忠義，慨然展呂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鴻略，天下幸甚！社稷幸甚！先此布達，再容齋戒薰沐，特拜尊顏，面傾鄙悃。統希鑒原。』玄德寫罷，遞與諸葛均收了，拜辭出門。



均送出玄德，再三殷勤致意而別。方上馬欲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叫曰：『老先生來也。』玄德視之，見小橋之西，一人煖帽遮頭，狐裘蔽體，騎着一驢，後隨一青衣小童，攜一葫蘆酒，踏雪而來。轉過小橋，口吟詩一首。詩曰：『一夜北風寒，萬里彤雲厚。長空雪亂飄，改盡江山舊。仰面觀太虛，疑是玉龍鬪。紛紛鱗甲飛，頃刻遍宇宙。騎驢過小橋，獨嘆梅花瘦。』玄德聞歌曰：『此真臥龍矣！』滾鞍下馬，向前施禮曰：『先生冒寒不易。劉備等候久矣。』那人慌忙下驢答禮。諸葛均在後曰：『此非臥龍家兄，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玄德曰：『適間所吟之句，極其高妙。』承彥曰：『老夫在小壻家觀梁父吟，記得這一篇。適過小橋，偶見籬落間梅花，故感而誦之。不期爲尊客所聞。』玄德曰：『曾見令壻否？』承彥曰：『便是老夫也來着他。』玄德聞言，辭別承彥上馬而歸。正值風雪又大，回望臥龍岡，悒悒不已。

玄德回新野之後，光陰荏苒，又早新春。乃令卜者揲著，選擇吉期。齋戒三日，薰沐更衣，再往臥龍岡謁孔明。關張聞之不悅，遂一齊入諫。玄德曰：『兄長兩次親往拜謁，其禮太過矣。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故避而不敢見。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玄德曰：『不然。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五反而方得一面。況吾欲見大賢耶？』張飛曰：『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爲大賢？今番不須哥哥去，他如不來，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玄德叱曰：『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事乎？文王且如此敬

賢，汝何太無禮！今番汝休去，我自與雲長去。」飛曰：「既兩位哥哥都去，小弟如何落後？」玄德曰：「汝若同往，不可失禮。」飛應諾。

於是三人乘馬引從者往隆中。離草廬半里之外，玄德便下馬步行，正遇諸葛均。玄德忙施禮，問曰：「令兄在莊否？」均曰：「昨暮方歸。將軍今日可與相見。」言罷，飄然自去。玄德曰：「今番僥倖得見先生矣！」張飛曰：「此人無禮，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何故竟自去了！」玄德曰：「彼各有事，豈可相強？」三人來到莊前叩門，童子開門出問。玄德曰：「有勞仙童轉報，劉備再來拜見先生。」童子曰：「今日先生雖在家，但今在草堂上晝寢未醒。」玄德曰：「既如此，且休通報。」分付關張二人，只在門首等着。玄德徐步而入，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席之上。玄德拱立階下。

半晌，先生未醒。關張在外立久，不見動靜，入見玄德，猶然侍立。張飛大怒，謂雲長曰：「這先生如何傲慢！見我哥哥侍立階下，他竟高臥，推睡不起！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看他起不起！」雲長再三勸住。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望堂上時，見先生翻身將起，忽又朝裏壁睡着。童子欲報。玄德曰：「且勿驚動。」又立了一個時辰，孔明纔醒，口吟詩曰：「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孔明吟罷，翻身問童子曰：「有俗客來否？」童子曰：「劉皇叔在此，立候多時。」孔明乃起身曰：

『何不早報？尙容更衣。』遂轉入後堂。又半晌，方整衣冠出迎。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面如冠玉，頭戴綸巾，身披鶴氅，飄飄然有神仙之概。玄德下拜曰：『漢室末胄，涿郡愚夫，久聞先生大名，如雷貫耳。昨兩次晉謁，不得一見，已書賤名於文几，未審得入覽否？』孔明曰：『南陽野人，疎懶性成，屢蒙將軍枉臨，不勝愧赧。』

二人敘禮畢，分賓主而坐。童子獻茶。茶罷，孔明曰：『昨觀書意，足見將軍憂民憂國之心；但恨亮年幼才疎，有誤下問。』玄德曰：『司馬德操之言，徐元直之語，豈虛談哉？望先生不棄鄙賤，曲賜教誨。』孔明曰：『德操、元直，世之高士，亮乃一耕夫耳，安敢談天下事？二公謬舉矣。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玄德曰：『大丈夫抱經世奇才，豈可空老於林泉之下？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爲念，開備愚魯而賜教。』孔明笑曰：『願聞將軍之志。』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備不量力，欲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迄無所就。唯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實爲萬幸。』孔明曰：『自董卓造逆以來，天下豪傑並起。曹操勢不及袁紹，而竟能克紹者，非唯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用爲援而不可圖之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地，非其主不能守。是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

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今劉璋闇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彝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待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大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此亮所以爲將軍謀者也。唯將軍圖之。」言罷，命童子取出畫一軸，掛於中堂，指謂玄德曰：「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將軍欲成霸業，北讓曹操占天時，南讓孫權占地利，將軍可占人和。先取荊州爲家，後卽取西川建基業，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可圖中原也。」玄德聞言，避席拱手謝曰：「先生之言，頓開茅塞，使備如撥雲霧而覩青天；但荊州劉表，益州劉璋，皆漢室宗親，備安忍奪之？」孔明曰：「亮夜觀天象，劉表不久人世。劉璋非立業之主，久後必歸將軍。」玄德聞言，頓首拜謝。只這一席話，乃孔明未出茅廬，已知三分天下，真萬古之人不及也！

玄德拜請孔明曰：「備雖名微德薄，願先生不棄鄙賤，出山相助。備當拱聽明誨。」孔明曰：「亮久樂耕鋤，懶於應世，不能奉命。」玄德泣曰：「先生不出，如蒼生何？」言畢，淚沾袍袖，衣襟盡溼。孔明見其意甚誠，乃曰：「將軍既不棄，願效犬馬之勞。」玄德大喜，遂命關張入拜獻金帛禮物。孔明固

辭不受。玄德曰：「此非聘大賢之禮，但表劉備寸心耳。」孔明方受。於是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次日，諸葛均回，孔明囑付曰：「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不容不出。汝可躬耕於此，勿得荒蕪田畝。待我功成之日，即當歸隱。」



●單騎救主

却說玄德引十數萬百姓，三千餘軍馬，一程程挨着往江陵進發。趙雲保護老小，張飛斷後。孔明曰：『雲長往江夏去了，絕無回音，不知若何。』玄德曰：『敢煩軍師親自走一遭。』劉琦感公昔日之教，今若見公親至，事必諧矣。』孔明允諾，便同劉封引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去了。

當日玄德自與簡雍、糜竺、糜芳同行。正行間，忽然一陣狂風在馬前刮起，塵土冲天，平遮紅日。玄德驚曰：『此何兆也？』簡雍頗明陰陽，袖占一課，失驚曰：『此大凶之兆也。應在今夜。主公可速棄百姓而走。』玄德曰：『百姓從新野相隨至此，吾安忍棄之？』雍曰：『主公若戀而不棄，禍不遠矣。』玄德問：『前面是何處？』左右答曰：『前面是當陽縣。有座山名爲景山。』玄德便教：『就此山紮住。』時秋末冬初，涼風透骨；黃昏將近，哭聲遍野。至四更時分，只聽得西北喊聲震地而來。玄德大驚，急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餘人迎敵。曹兵掩至，勢不可當。玄德死戰，正在危迫之際，幸得張飛引軍至，殺開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主之賊，尙有何面目見人！』文聘羞慚滿面，引兵自投東北去了。

張飛保着玄德，且戰且走，奔至天明，聞喊聲漸漸遠去，玄德方纔歇馬。看手下隨行人，止有百餘

騎。百姓老小并糜竺糜芳簡雍趙雲等一千人，皆不知下落。玄德大哭曰：「十數萬生靈，皆因戀我，遭此大難，諸將及老小皆不知存亡，雖土木之人，寧不悲乎！」正悽惶時，忽見糜芳面帶數箭，踉蹌而來，口言：「趙子龍反投曹操去了也！」玄德叱曰：「子龍是我故交，安肯反乎？」張飛曰：「他今見我等勢窮力盡，或者反投曹操以圖富貴耳！」玄德曰：「子龍從我於患難，心如鐵石，非富貴所能動搖也。」糜芳曰：「我親見他投西北去了。」張飛曰：「待我親自尋他去，若撞見時，一鎗刺死！」玄德曰：「休錯疑了，豈不見你二兄誅顏良文醜之事乎？子龍此去，必有事故，我料子龍必不棄我也。」張飛那裏肯聽，引二十餘騎，至長坂橋，見橋東有一帶樹木，飛生一計，教所從二十餘騎，都砍下樹枝，拴在馬尾上，在樹林內往來馳騁，冲起塵土，以爲疑兵。飛却親自橫矛立馬於橋上，向西而望。

却說趙雲自四更時分，與曹軍廝殺，往來衝突，殺至天明，尋不見玄德，又失了玄德老小。雲自思曰：「主人將甘糜二夫人與小主人阿斗，託付在我身上，今日軍中失散，有何面目去見主人？不如去決一死戰，好歹要尋主母與小主人下落！」回顧左右，只有三四十騎相隨。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二縣百姓號哭之聲，震天動地。中箭着鎗，拋男棄女而走者，不計其數。趙雲正走之間，見一人臥在草中，視之乃簡雍也。雲急問曰：「曾見兩位主母否？」雍曰：「二主母棄了車仗，抱阿斗而走。我飛馬趕去，

轉過山坡，被一將刺了一鎗，跌下馬來，馬被奪了去。我爭鬪不得，故臥在此。」雲乃將從人所騎之馬，借一匹與簡雍騎坐；又着二卒扶護簡雍先去，報與主人：「我上天入地，好歹尋主母與小主人來。如尋不見，死在沙場上也！」說罷，拍馬望長坂坡而去。忽一人大叫：「趙將軍那裏去？」雲勒馬問曰：「你是何人？」答曰：「我乃劉使君帳下護送車仗的軍士，被箭射倒在此。」趙雲便問二夫人消息。軍士曰：「恰纔見甘夫人披頭跣足，相隨一夥百姓婦女，投南而走。」

雲見說，也不顧軍士，急縱馬望南趕去。只見一夥百姓，男女數百人，相攜而走。雲大叫曰：「內中有甘夫人否？」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放聲大哭。雲下馬插鎗而泣曰：「使主母失散，雲之罪也！糜夫人與小主人安在？」甘夫人曰：「我與糜夫人被逐，棄了車仗，雜於百姓內步行，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糜夫人與阿斗不知何往。我獨自逃生至此。」正言間，百姓發喊，又撞出一枝軍來。趙雲拔鎗上馬看時，面前馬上綁着一人，乃糜竺也。背後一將，手提大刀，引着千餘軍，乃曹仁部將淳于導，拿住糜竺，正要解去獻功。趙雲大喝一聲，挺鎗縱馬，直取淳于導。導抵敵不住，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向前救了糜竺，奪得馬二匹。雲請甘夫人上馬，殺開條大路，直送至長坂坡。只見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大叫：「子龍！你如何反我哥哥？」雲曰：「我尋不見主母與小主人，因此落後，何言反耶？」飛曰：「若非簡雍先



來報信，我今見你，怎肯干休也！」雲曰：「主公在何處？」飛曰：「只在前面不遠。」雲謂糜竺曰：「糜子仲保甘夫人先行待我，仍往尋糜夫人與小主人去。」言罷，引數騎再回舊路。正走之間，見一將手提鐵鎗，背着一口劍，引十數騎躍馬而來。趙雲更不打話，直取那將交馬。只一合，把那將一鎗刺倒，從騎皆走。原來那將乃曹操隨身背劍之將夏侯恩也。曹操有寶劍二口：一名「倚天」，一名「青釭」。倚天劍自佩之，青釭劍令夏侯恩佩之。那青釭劍砍鐵如泥，鋒利無比。當時夏侯恩自恃勇力，背着曹操，只顧引人搶奪擄掠，不想撞着趙雲，被他一鎗刺死，奪了那口劍，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劍也。雲插劍提鎗，復殺入重圍，回顧手下從騎已沒一人，只剩得孤身。雲並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忽一人指曰：「夫人抱着孩子，左腿上着了鎗，行走不得，只在前面牆缺內坐地。」趙雲聽了，連忙追尋。只見一個人家，被火燒壞，土牆糜夫人抱着阿斗，坐於牆下。枯井之旁，啼哭。雲急下馬伏地而拜。夫人曰：「妾得見將軍，阿斗有命矣。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只有這點骨血，將軍可護持此子，教他得見父面，妾死無恨！」雲曰：「夫人受難，雲之罪也不必多言。請夫人上馬，雲自步行死戰，保夫人透出重圍。」糜夫人曰：「不可。將軍豈可無馬？此子全賴將軍保護。妾已重傷，死何足惜！望將軍速抱此子前去，勿以妾爲累也。」雲曰：「喊聲將近，追兵已至，請夫

人速。速上馬。糜夫人曰：『妾身委實難去，休得兩誤。』乃將阿斗遞與趙雲曰：『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夫人只不肯上馬。四邊喊聲又起。雲厲聲曰：『夫人不聽吾言，追軍若至，爲之奈何？』糜夫人乃棄阿斗於地，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趙雲見夫人已死，恐曹軍盜屍，便將土牆推倒，掩蓋枯井，掩訖，解開勒甲縶，放下掩心鏡，將阿斗抱護在懷，綽鎗上馬。早有一將，引一隊步軍至，乃曹洪部將晏明也，持三尖兩刃刀來戰趙雲。不三合，被趙雲一鎗刺死，殺散衆軍，衝開一條路。正走間，前面又一枝軍馬攔路。當先一員大將，旗號分明，大書『河間張郃』。雲更不答話，挺鎗便戰。約十餘合，雲不敢戀戰，奪路而走。背後張郃趕來，雲加鞭而行，不想跔躃一聲，連馬和人顛入土坑之內。張郃挺鎗來刺，忽然一道紅光，從土坑中滾起，那匹馬平空一躍，跳出坑外。張郃見了，大驚而退。趙雲縱馬正走，背後忽有二將大叫：『趙雲休走！』前面又有二將，使兩般軍器，截住去路。後面趕的是馬延、張顛，前面阻的是焦觸、張南，都是袁紹手下降將。趙雲力戰四將，曹軍一齊擁至。雲乃拔青釭劍，亂砍，手起處，衣甲透過，血如湧泉，殺退衆軍，將直透重圍。

却說曹操在景山頂上，望見一將所到之處，威不可當，急問左右是誰。曹洪飛馬下山大叫曰：『軍中戰將可留姓名。』雲應聲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曹洪回報曹操曰：『真虎將也！吾當生

致之。」遂令飛馬傳報各處：「如趙雲到，不許放冷箭，只要捉活的。」因此趙雲得脫此難，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

這一場殺，趙雲懷抱後主，直透重圍，砍倒大旗兩面，奪擄三條；前後鎗刺劍砍，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

趙雲當下殺透重圍，已離大陣，血滿征袍。正行間，山坡下又撞出兩枝軍，乃夏侯惇部將鍾繇、鍾紳兄弟二人，一個使大斧，一個使畫戟，大喝：「趙雲快下馬受縛！」趙雲聽得，挺鎗便刺。鍾繇當先揮大斧來迎，兩馬相交，戰不三合，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奪路便走。背後鍾紳持戟趕來，馬尾相啣，那枝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雲急撥轉馬頭，恰好兩胸相拍。雲左手持鎗，隔過畫戟，右手拔出青釭寶劍，砍去帶盔連腦，砍去一半，紳落馬而死。餘衆奔散。趙雲得脫，望長坂橋而走。只聞後面喊聲大震，原來文聘引軍趕來。趙雲到得橋邊，人困馬乏。見張飛挺矛立馬於橋上，雲大呼曰：「翼德，援我！」飛曰：「子龍速行，追兵我自當之。」

雲縱馬過橋，行二十餘里，見玄德與衆人憩於樹下。雲下馬伏地而泣。玄德亦泣。雲喘息而言曰：「趙雲之罪，萬死猶輕。糜夫人身帶重傷，不肯上馬，投井而死。雲只得推土牆掩之，懷抱公子，身突重。」

圍賴主公洪福，幸而得脫。適來公子尚在懷中啼哭，此一會不見動靜，想是不能保也。」遂解視之。原來阿斗正睡着未醒。雲喜曰：「幸得公子無恙！」雙手遞與玄德。玄德接過，擲之於地曰：「爲汝這孺子，幾損我一員大將！」趙雲忙向地下抱起阿斗，泣拜曰：「雲雖肝腦塗地，不能報也！」

却說文聘引軍追趙雲至長坂橋，只見張飛倒豎虎鬚，圓睜環眼，手綽蛇矛，立馬橋上。又見橋東樹林之後，塵頭大起，疑有伏兵，便勒住馬不敢近前。俄而曹仁、李典、夏侯惇、夏侯淵、樂進、張遼、張郃、許褚等都至。見飛怒目橫矛，立馬於橋上，又恐是諸葛孔明之計，都不敢近前，紮住陣脚。一字兒擺在橋西，使人飛報曹操。操聞知，急上馬，從陣後來。張飛圓睜環眼，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旄鉞旌旗來到，料得是曹操心疑，親自來看。飛乃厲聲大喝曰：「我乃燕人張翼德也！誰敢與我決一死戰？」聲如巨雷。曹軍聞之，盡皆股栗。曹操急令去其傘蓋，回顧左右曰：「我向曾聞雲長言：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今日相逢，不可輕敵。」言未已，張飛睜目又喝曰：「燕人張翼德在此！誰敢來決死戰？」曹操見張飛如此氣概，頗有退心。飛望見曹操後軍陣脚移動，乃挺矛又喝曰：「戰又不戰，退又不退，却是何故！」喊聲未絕，曹操身邊夏侯傑，驚得肝膽碎裂，倒撞於馬下。操便回馬而走。於是諸軍衆將一齊望西逃奔。正是：黃口孺子，怎聞霹靂之聲；病體樵夫，難聽虎豹之吼。一時棄鎗落盔者，不計

其數。人如潮湧，馬似山崩，自相踐踏。

却說曹操懼張飛之威，驟馬望西而走，冠簪盡落，披髮奔逃。張遼許褚趕上，扯住轡環。曹操倉皇失措。張遼曰：『丞相休驚。料張飛一人，何足深懼！今急回軍殺去，劉備可擒也。』曹操方纔神色稍定，乃令張遼許褚再至長坂橋探聽消息。

且說張飛見曹軍一擁而退，不敢追趕，速喚回原隨二十餘騎，解去馬尾樹枝，令將橋梁折斷，然後回馬來見玄德，具言斷橋一事。玄德曰：『吾弟勇則勇矣，惜失於計較。』飛問其故。玄德曰：『曹操多謀，汝不合折斷橋梁。彼必追至矣。』飛曰：『他被吾一喝，倒退數里，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斷橋，彼恐有埋伏，不敢進兵；今折斷了橋，彼料我無軍而怯，必來追趕。彼有百萬之衆，雖涉江漢，可填而過，豈懼一橋之斷耶？』於是即刻起身，從小路斜投漢津，望沔陽路而走。

却說曹操使張遼許褚探長坂橋消息，回報曰：『張飛已折斷橋梁而去矣。』操曰：『彼斷橋而去，乃心怯也。』遂傳令差一萬軍，速搭三座浮橋，只今夜就要過。李典曰：『此恐是諸葛亮之詐謀，不可輕進。』操曰：『張飛一勇之夫，豈有詐謀？』遂傳下號令，火速進兵。

却說玄德行近漢津，忽見後面塵頭大起，鼓聲連天，喊聲震地。玄德曰：『前有大江，後有追兵，如

之奈何？」急命趙雲準備抵敵。曹操下令軍中曰：「今劉備釜中之魚，牢中之虎；若不就此時擒捉，如放魚入海，縱虎歸山矣。衆將可努力向前。」衆將領命，一個個奮威追趕。忽山坡後鼓聲響處，一隊軍馬飛出，大叫曰：「我在此等候多時了！」當頭那員大將，手執青龍刀，坐下赤兔馬。原來是關雲長，去江夏借得軍馬一萬，探知當陽長坂大戰，特地從此路截出。曹操一見雲長，即勒住馬回顧衆將曰：「又中諸葛亮之計也！」傳令大軍速退。雲長追趕十數里，即回軍保護玄德等到漢津，已有船隻伺候。雲長請玄德并甘夫人阿斗至船中坐定。雲長問曰：「二嫂嫂如何不見？」玄德訴說當陽之事。雲長歎曰：「曩日獵於許田時，若從吾意，可無今日之患。」玄德曰：「我於此時亦一「投鼠忌器」耳。」

正說之間，忽見江南岸戰鼓大鳴，舟船如蟻，順風揚帆而來。玄德大驚。船來至近，只見一人白袍銀鎧，立於船頭上大呼曰：「叔父別來無恙？小姪得罪。」玄德視之，乃劉琦也。琦過船哭拜曰：「聞叔父困於曹操，小姪特來接應。」玄德大喜，遂合兵一處，放舟而行。在船中正訴情由，江西南上戰船一字兒擺開，乘風唳哨而至。劉琦驚曰：「江夏之兵，小姪已盡起至此矣。今有戰船攔路，非曹操之軍，即江東之軍也，如之奈何？」玄德出船頭視之，見一人綸巾道服，坐在船頭上，乃孔明也。背後立着孫乾。玄德慌請過船，問其何故却在此。孔明曰：「亮自至江夏，先令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我料曹操必

來追趕，主公必不從江陵來，必斜取漢津矣。故特請公子先來接應，我竟往夏口，盡起軍前來相助。

立德大悅，合為一處，商議破曹之策。



◎草船借箭

周瑜偽造降書，爲蔣幹竊去後，聽得曹操斬了蔡瑁張允二人，大喜曰：『吾所患者，此二人耳。今既剷除，吾無憂矣。』便謂魯肅曰：『吾料諸將不知此計，獨有諸葛亮識見勝我，想此謀亦不能瞞也。子敬試以言挑之，看他知也不知，便當回報。』那魯肅領了周瑜言語，逕來舟中相探孔明。孔明接入小舟對坐。肅曰：『連日措辦軍務，有失聽教。』孔明曰：『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肅曰：『何喜？』孔明曰：『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不知，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謔得魯肅失色，問曰：『先生何由知之？』孔明曰：『這條計只好弄蔣幹。曹操雖被一時瞞過，必然便省悟，只是不肯認錯耳。今蔡張兩人既死，江東無患矣，如何不賀喜？吾聞曹操換毛玠于禁爲水軍都督，則這兩個手裏，好歹送了水軍性命。』魯肅聽了，開口不得，把些言語支吾了半晌，別孔明而回。孔明囑曰：『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恐公瑾心懷妬忌，又要尋事害亮。』魯肅應諾而去。回見周瑜，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瑜大驚曰：『此人決不可留，吾決意斬之。』肅勸曰：『若殺孔明，却被曹操笑也。』瑜曰：『吾自有公道斬之，教他死而無怨。』肅曰：『以何公道斬之？』瑜曰：『子敬休問，來日便見。』

次日，聚衆將於帳下，教請孔明議事。孔明欣然而至，坐定，瑜問孔明曰：『卽日將與曹軍交戰，水



路。交。兵。當。以。何。兵。器。爲。先。』孔明曰：『大江之上，以弓箭爲先。』瑜曰：『先生之言，甚合愚意。但今軍中正缺箭用，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以爲應敵之具。此係公事，先生幸勿推却。』孔明曰：『都督見委，自當效勞。敢問十萬枝箭，何時要用？』瑜曰：『十日之內，可完辦否？』孔明曰：『操軍卽日將至，若候十日，必誤大事。』瑜曰：『先生料幾日可完辦？』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納十萬枝箭。』瑜曰：『軍中無戲言。』孔明曰：『怎敢戲都督？願納軍令狀三日不辦，甘當重罰。』瑜大喜，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置酒相待曰：『待軍事畢後，自有酬勞。』孔明曰：『今日已不及來日造起，至第三日，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飲了數杯，辭去。魯肅曰：『此人莫非詐乎？』瑜曰：『他自送死，非我逼他。今明白對衆要了文書，他便兩脅生翅，也飛不去。我只分付軍匠人等，教他故意遲延，凡應用物件，都不與齊備。如此，必然誤了日期。那時定罪，有何理說？公今可去探他虛實，却來回報。』肅領命來見孔明。孔明曰：『吾曾告子敬，休對公瑾說，他必要害我。不想子敬不肯爲我隱諱，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子敬只得救我！』肅曰：『公自取其禍，我如何救得你？』孔明曰：『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每船要軍士三十人，船上皆用青布爲幔，各束草千餘個，分布兩邊。吾別有妙用。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若彼知之，吾計敗矣。』肅允諾，却不解其意，回報周瑜，果然

不提借船之事，只言孔明並不用箭竹翎毛膠漆等物，自有道理。瑜大疑曰：『且看他三日後如何回覆我。』

却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各船三十餘人，并布幔束草等物，盡皆齊備，候孔明調用。第一日却不見孔明動靜，第二日亦只不動。至第三日四更時分，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肅問曰：『公召我來何意？』孔明曰：『特請子敬同往取箭。』肅曰：『何處去取？』孔明曰：『子敬休問，前去便見。』遂命將二十隻船用長索相連，徑望北岸進發。是夜大霧漫天，長江之中霧氣更甚，對面不相見。孔明促舟而進，果然是好大霧！當夜五更時候，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一帶擺開，就船上擂鼓呐喊。魯肅驚曰：『倘曹兵齊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于重霧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顧酌酒取樂，待霧散便回。』

却說曹操寨中聽得擂鼓呐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操傳令曰：『重霧迷江，彼軍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輕動。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徐晃，各帶弓弩手三千，火速到江邊助射。比及號令到來，毛玠、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

少頃，旱寨內弓弩手亦到，約一萬餘人，盡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發。孔明教把船弔回頭，東尾西

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呐喊，待至日高霧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排滿箭枝。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謝丞相箭！』比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這裏船輕水急，已放回二十餘里，追之不及，曹操懊悔不已。

却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不費江東半分之力，已得十萬餘箭。明日即將來射曹軍，却不甚便？』肅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孔明曰：『爲將而不通天文，不識地理，不知奇門，不曉陰陽，不看陣圖，不明兵勢，是庸才也。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因此敢任三日之限。公瑾教我十日完辦，工匠料物都不應手，將這一件風流罪過，明是要殺我，我命係於天，公瑾焉能害我哉？』魯肅拜服。船到岸時，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孔明教於船上取之，可得十萬餘枝，都搬入中軍帳交納。魯肅入見周瑜，備說孔明取箭之事。瑜大驚，慨然歎曰：『孔明神機妙算，吾不如也！』

## ●火燒赤壁

一日，水軍都督毛玠于禁詣曹操帳下，請曰：『大小船隻，俱已配搭連鎖停當。旌旗戰具，一一齊備。請丞相調遣，尅日進兵。』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上坐定，喚集諸將，各各聽令。水旱二軍，俱分五色旗號。水軍中央黃旗毛玠于禁，前軍紅旗張郃，後軍皂旗呂虔，左軍青旗文聘，右軍白旗呂通。馬步前軍紅旗徐晃，後軍皂旗李典，左軍青旗樂進，右軍白旗夏侯淵。水陸路都接應，使夏侯惇、曹洪護衛往來監戰，使許褚、張遼其餘驍將，各依隊伍。令畢，水軍寨中發擂三通，各隊伍戰船分門而出。是日西北風驟起，各船拽起風帆，衝波激浪，穩如平地。北軍在船上，踴躍施勇，刺鎗使刀，前後左右，各軍旗旛不雜。又有小船五十餘隻，往來巡警催督。操立於將臺之上，觀看調練，心中大喜，以爲必勝之法。教且收住帆幔，各依次序回寨。操升帳，謂衆謀士曰：『若非天命助吾，安得鳳雛妙計？鐵索連舟，果然渡江如履平地。』程昱曰：『船皆連鎖，固是平穩，但彼若用火攻，難以迴避，不可不防。』操大笑曰：『程仲德雖有遠慮，却還有見不到處。』荀攸曰：『仲德之言甚是，丞相何故笑之？』操曰：『凡用火攻，必藉風力。方今隆冬之際，但有西風北風，安有東風南風耶？吾居於西北之上，彼兵皆在南岸，彼若用火，是燒自己之兵也，吾何懼哉？若是十月小春之時，吾早已隄備矣。』諸將皆拜伏曰：『丞相高見，衆人不及。』

『操顧諸將曰：『青徐燕代之衆，不慣乘舟。今非此計，安能涉大江之險？』只見班部中，二將挺身出曰：『小將雖幽燕之人，也能乘舟。今願借巡船二十隻，直至北江口，奪旗鼓而還，以顯北軍亦能乘舟也。』操視之，乃袁紹手下舊將焦觸、張南也。操曰：『汝等皆生長北方，恐乘舟不便。江南之兵，往來水上，習練精熟，汝勿輕以性命爲兒戲也。』焦觸、張南大叫曰：『如其不勝，甘受軍法。』操曰：『戰船盡已連鎖，惟有小舟，每舟可容二十人。只恐未便接戰。』觸曰：『若用大船，何足爲奇？乞付小舟二十餘隻。』某與張南各引一半，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須要奪旗斬將而還。』操曰：『吾與汝二十隻船，差撥精銳軍五百人，皆長鎗硬弩。到來日天明，將大寨船出到江面上，遠爲之勢。』更差文聘亦領三十隻巡船接應汝回。』焦觸、張南欣喜而退。次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已定，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船皆出寨，分布水面。長江一帶，青紅旗號交雜。焦觸、張南領哨船二十隻，穿寨而出，望江南進發。

却說南岸隔日聽得鼓聲喧震，遙望曹操調練水軍，探事人報知周瑜。瑜往山頂觀之，操軍已收回。次日，忽又聞鼓聲震天，軍士急登高觀望，見有小船衝波而來，飛報中軍。周瑜問帳下誰敢先出。韓當、周泰二人齊出曰：『某當權爲先鋒破敵。』瑜喜，傳令各寨嚴加守禦，不可輕動。韓當、周泰各引哨船五隻，分左右而出。

却說焦觸，張南憑一勇之氣，飛棹小船而來。韓當胸披掩心，手執長鎗，立於船頭。焦觸船先到，便命軍士亂箭望韓當船上射來。當用牌遮隔。焦觸撚長鎗與韓當交鋒。當手起一鎗，刺死焦觸。張南隨後大叫趕來。隔斜裏周泰船出。張南挺鎗立於船頭，兩邊弓矢亂射。周泰一臂挽牌，一手提刀。兩船相離七八尺，泰卽飛身一躍，直躍過張南船上，手起刀落，砍張南於水中。亂殺駕舟軍士。衆船飛棹急回。韓當、周泰催船追趕，到半江中，恰與文聘船相迎。兩邊便擺定船廝殺。

却說周瑜引衆將立於山頂，遙望江北水面。纓幢戰船排滿江上，旗幟號帶皆有次序。回看文聘與韓當周泰相持。韓當奮力攻擊，文聘抵敵不住，回船而走。韓周二入，急催船追趕。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便將白旗招颺，令衆鳴金。二人乃揮棹而回。周瑜於山頂看隔江戰船，盡入水寨。瑜顧謂衆將曰：『江北戰船如蘆葦之密，操又多謀，當用何計以破之？』衆未及對，忽見曹軍寨中被風吹折中央黃旗，飄入江中。瑜大笑曰：『此不祥之兆也！』正觀之際，忽狂風大作，江中波濤拍岸。一陣風過，刮起旗角於周瑜臉上拂過。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大叫一聲，往後便倒，口吐鮮血。諸將急救起時，却早不省人事。左右立即救回帳中。諸將皆來動問，盡皆愕然。相顧曰：『江北百萬之衆，虎踞鯨吞，不料都督如此。倘曹兵一至，如之奈何？』慌忙差人申報吳侯，一面求醫調治。

却說魯肅見周瑜臥病，心中憂悶，來見孔明，言周瑜猝病之事。孔明曰：「公以爲何如？」肅曰：「此乃曹操之福，江東之禍也。」孔明笑曰：「公瑾之病，亮亦能醫。」肅曰：「誠如此，則國家萬幸！」卽請孔明同去看病。肅先入見周瑜，瑜以被蒙頭而臥。肅曰：「都督病勢若何？」周瑜曰：「心腹攪痛，時復昏迷。」肅曰：「曾服何藥餌？」瑜曰：「心中嘔逆，藥不能下。」肅曰：「適來去望孔明，言能醫都督之病，見在帳外，煩來醫治，如何？」瑜命請入，教左右扶起，坐於牀上。孔明曰：「連日不晤君顏，何期貴體不安？」瑜曰：「一人有旦夕禍福，豈能自保？」孔明笑曰：「天有不測風雲，人又豈能料乎？」瑜聞失色，乃作呻吟之聲。孔明曰：「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瑜曰：「然。」孔明曰：「必須用涼藥以解之。」瑜曰：「已服涼藥，全然無效。」孔明曰：「須先理其氣，氣若順，則呼吸之間，自然痊可。」瑜料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挑之曰：「欲得順氣，當服何藥？」孔明笑曰：「亮有一方便，教都督氣順。」瑜曰：「願先生賜教。」孔明索紙筆，屏退左右，密書十六字曰：「欲破曹公，宜用火攻，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寫畢，遞與周瑜曰：「此都督病源也。」瑜見了大驚，暗思：「孔明真神人也！早已知我心事，只索以實情告之。」乃笑曰：「先生已知我病源，將用何藥治之？事在危急，望卽賜教。」孔明曰：「亮雖不才，曾遇異人，傳授奇門遁甲天書，可以呼風喚雨。都督若要東南風時，可於南屏山建一臺，名曰七

星壇高九尺，作三層，用一百二十人，手執旗旛圍繞。亮於臺上作法，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助都督用兵，何如？瑜曰：『休道三日三夜，只一夜大風，大事可成矣。只是事在目前，不可遲緩。』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如何？』瑜聞言大喜，矍然而起，便傳令差五百精壯軍士，往南屏山築壇，撥一百二十人，執旗守壇，聽候使令。孔明辭別出帳，與魯肅上馬，來南屏山相度地勢，令軍士取東方赤土築壇，方圓二十四丈，每一層高三尺，共是九尺。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東方七面青旗，按角亢氏房心尾箕，布蒼龍之形；北方七面皂旗，按斗牛女虛危室壁，作玄武之勢；西方七面白旗，按奎婁胃昂畢菴參，踞白虎之威；南方七面紅旗，按井鬼柳星張翼軫，成朱雀之狀。第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四卦，分八位而立。上一層用四人，各人戴束髮冠，穿皂羅袍，鳳衣博帶，朱履方裾。前左立一人，手執長竿，竿尖上用鷄羽爲葆，以招風信；前右立一人，手執長竿，竿上繫七星號帶，以表風色；後左立一人，捧寶劍；後右立一人，捧香爐。壇下二十四人，各持旌旗寶蓋，大戟長戈，黃旄白鉞，朱旛皂纛，環繞四面。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沐浴齋戒，身被道衣，跣足散髮，來到壇前，分付魯肅曰：『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倘亮所祈無應，不可有怪。』魯肅別去。孔明囑付守壇將士：『不許擅離方位，不許交頭接耳，不許失口亂言，不許失驚打怪，如違令者斬。』衆皆領命。孔明緩步



登壇，觀瞻方位已定，焚香於爐，注水於盂，仰天暗祝。下壇入帳中少歇，令軍士更替吃飯。孔明一日上壇三次，下壇三次，却並不見有東南風。

且說周瑜請程普魯肅一班軍官，在帳中伺候，只等東南風起，便調兵出。一面關報孫權接應。黃蓋已自準備火船二十隻，船頭密布大釘，船內裝載蘆葦乾柴，灌以魚油，上鋪硫黃焰硝引火之物，各用青布油單遮蓋，船頭上插青龍牙旗，船尾各繫走舸。在帳下聽候，只等周瑜號令。甘寧闕澤窩盤蔡和蔡中，在水寨中，每日飲酒，不放一卒登岸。周圍盡是東吳軍馬，把得水泄不通。只等帳上號令下來。周瑜正在帳中坐議，探子來報：『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只等都督好音。』瑜卽差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士：『俱各收拾船隻軍器帆櫓等物。號令一出，時刻休違。倘有違誤，卽按軍法。』衆兵將得令，一個個磨拳擦掌，準備廝殺。

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風不動。瑜謂魯肅曰：『孔明之言謬矣。隆冬之時，怎得東南風乎？』肅曰：『吾料孔明必不謬談。』將近三更時分，忽聽風聲響，旗旛轉動。瑜出帳看時，旗帶竟飄西北，霎時間東南風大起。瑜駭然曰：『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測之術！若留此人，乃東吳禍根也。及早殺却，免生他日之憂。』急喚帳前護軍校尉丁奉徐盛二將：『各帶一百人，徐盛從江內去，丁奉從

早路去，都到南屏山七星壇前。休問長短，拏住諸葛亮便行斬首，將首級來請功。二將領命，徐盛下船，一百刀斧手，蕩開棹槳；丁奉上馬，一百弓弩手，各跨征駒，往南屏山來。於路正迎着東南風起。丁奉馬軍先到，見壇上執旗將士，當風而立。丁奉下馬提劍上壇，不見孔明，慌問守壇將士。答曰：『恰纔下壇去了。』丁奉忙下壇尋時，徐盛船已到。二人聚於江邊。小卒報曰：『昨晚一隻快船停在前面灘口，適間却見孔明披髮下船。那船望上水去了。』丁奉、徐盛便分水陸兩路追襲。徐盛教拽起滿帆，搶風而使。遙望前船不遠，徐盛在船頭上高聲大叫：『軍師休去！都督有請！』只見孔明立於船尾大笑曰：『上覆都督，好好用兵。諸葛亮暫回夏口，異日再容相見。』徐盛曰：『請暫少住，有緊話說。』孔明曰：『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必來加害，預先教趙子龍來相接。將軍不必追趕。』徐盛見前船無篷，只顧趕去。看看至近，趙雲拈弓搭箭，立於船尾大叫曰：『吾乃常山趙子龍也。奉令特來接軍師，你如何來追趕？本待一箭射死你來，顯得兩家失了和氣。教你知我手段！』言訖，箭到處，射斷徐盛船上篷索。那篷墮下落水，其船便橫。趙雲却教自己船上拽起滿帆，乘順風而去，其船如飛，追之不及。岸上丁奉喚徐盛船近岸言曰：『諸葛亮神機妙算，人不可及。更兼趙雲有萬夫不當之勇，汝知他當陽長坂時否？吾等只索回報便了。』於是二人回見周瑜，言孔明預先約趙雲迎接去了。周瑜大驚曰：『此人如』

此多謀，使我曉夜不安矣！」魯肅曰：「且待破曹之後，却再圖之。」瑜從其言，喚集諸將聽命，先教甘寧帶了蔡中並降卒沿南岸而走：「只打北軍旗號，直取烏林地面，正當曹操屯糧之所，深入軍中，舉火爲號，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我有用處。」第二喚太史慈分付：「你可領三千兵，直奔黃州地界，斷曹操合肥接應之兵，就逼曹兵放火爲號，只看紅旗，便是吳侯接應兵到。」這兩隊兵最遠先發，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去烏林接應，甘甯焚燒曹操寨柵，第四喚凌統領三千兵，直接彝陵界首，只看烏林起火，以兵應之。第五喚董襲領三千兵，直取漢陽，從漢川殺奔曹操寨中，看白旗接應。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盡打白旗往漢陽接應董襲。六隊船隻各自分路去了。却令黃蓋安排火船，使小卒馳書約曹操今夜來降。一面撥戰船四隻，隨於黃蓋船後接應。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前面各排列火船二十隻。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艨艟上督戰，徐盛丁奉爲左右護衛，只留魯肅共關澤及衆謀士守寨。程普見周瑜調軍有法，甚相敬服。

却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說已差陸遜爲先鋒，直抵新黃地面進兵，吳侯自爲後應。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礮，南屏山舉旗號，各各準備停當，只等黃昏舉動。

却說曹操在大寨中，與衆將商議，只等黃蓋消息。當日東南風起甚緊，程昱入告曹操曰：「今日東南風起，宜預隄防。」操笑曰：「冬至一陽生，來復之時，安得無東南風？何足爲怪？」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小船來到，說有黃蓋密書。操急喚入，其人呈上書。書中訴說：「周瑜關防得緊，因此無計脫身。今有鄱陽湖新運到糧，周瑜差蓋巡哨，已有方便，好歹殺江東名將，獻首來降。只在今晚三更，船上插青龍牙旗者，卽糧船也。」操大喜，遂與衆將來到水寨中大船上，觀望黃蓋船到。

且說江東天色向晚，周瑜喚出蔡和，令軍士縛倒，和叫無罪。瑜曰：「汝是何等人，敢來詐降！吾今缺少福物祭旗，願借你首級。」和抵賴不過，大叫曰：「汝家闕澤甘寧亦曾與謀！」瑜曰：「此乃吾之所使也。」蔡和悔之無及，瑜令捉至江邊皂纛旗下，奠酒燒紙，一刀斬了蔡和，用血祭旗畢，便令開船。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上，獨披掩心，手提利刃，旗上大書「先鋒黃蓋」。蓋乘一天順風，望赤壁進發。是時東風大作，波浪洶涌。操在中軍遙望隔江，看看月上，照耀江水如萬道金蛇，翻波戲浪。操迎風大笑，自以爲得志，忽一軍指說：「江南隱隱一簇帆幔，使風而來。」操凭高望之，報稱：「皆插青龍牙旗。內中有大旗，大書先鋒黃蓋名字。」操笑曰：「公覆來降，此天助我也！」來船漸近，程昱觀望良久，謂操曰：「來船必詐，且休教近寨。」操曰：「何以知之？」程昱曰：「糧在船中，船必穩重。今觀來船，輕而且

浮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倘有詐謀，何以當之？」操省悟，使問：「誰去止之？」文聘曰：「某在水上頗熟，願請一往。」言畢，跳下小船，用手一指，十數隻巡船，隨文聘船出。聘立在船頭，大叫：「丞相鈞旨，南船且休近寨，就江心拋住。」衆軍齊喝：「快下了篷！」言未絕，弓弦響處，文聘被箭射中左臂，倒在船中。船上大亂，各自奔回。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黃蓋用刀一招，前船一齊發火。火趁風威，風助火勢，船如箭發，烟焰障天。二十隻火船，撞入水寨。曹寨中船隻一時盡着，又被鐵環鎖住，無處逃避。隔江礮響，四下火船齊到，但見三江面上，火逐風飛，一派通紅，漫天徹地。曹操回觀岸上營寨，幾處煙火。黃蓋跳在小船上，背後數人駕舟，冒烟突火，來尋曹操。操見勢急，方欲跳上岸，忽張遼駕一小脚船，扶操下得船時，那隻大船已自着了。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飛奔岸口。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料是曹操，乃催船速進，手提利刃，高聲大叫：「曹賊休走！黃蓋在此！」操叫苦連聲。張遼拈弓搭箭，覷着黃蓋較近，一箭射去。此時風聲正大，黃蓋在火光中，那裏聽得弓弦響，正中肩窩，翻身落水。

却說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救得曹操登岸，尋着馬匹走時，軍已大亂。韓當冒烟突火來攻水寨，忽聽得士卒報道：「後梢舵上一人，高叫將軍表字。」韓當細聽，但聞高叫：「公義救我！」當曰：「此黃公覆也！」急教救起。見黃蓋負箭着傷，咬出箭桿，箭頭陷在肉內。韓當急爲脫去濕衣，用刀剜

出箭頭，扯旗束之，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了，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原來黃蓋深知水性，故大寒之時，和甲墮江，也逃得性命。

却說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隻都到。火須兵應，兵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曹軍着鎗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計其數。



## 戰潼關

却說馬超在西涼州，夜感一夢；夢見身臥雪地，羣虎來咬，驚懼而覺，心中疑惑，聚帳下將佐，告說夢中之事。帳下一人應聲曰：「此夢乃不祥之兆也。」衆視其人，乃帳前心腹校尉，姓龐，名德，字令名。超問：「令名所見若何？」德曰：「雪地遇虎，夢兆殊惡，莫非老將軍在許昌有事否？」言未畢，一人踉蹌而入，哭拜於地曰：「叔父與弟皆死矣！」超視之，乃馬岱也。超驚問，岱曰：「叔父與侍郎黃奎同謀殺操，不幸事泄，皆被斬於市。二弟亦遇害，惟岱扮作客商，星夜走脫。」超聞言，哭倒於地。衆將救起，超咬牙切齒，痛恨操賊。忽報荊州劉皇叔遣人齎書至。超拆視之，書略曰：「伏念漢室不幸，操賊專權，欺君罔上，黎民凋殘。備昔與令先君同受密詔，誓誅此賊。今令先君被操所害，此將軍不共天地，不同日月之讎也。若能率西涼之兵，以攻操之右，備當舉荆襄之衆，以遏操之前，則逆操可擒，奸黨可滅，讎辱可報，漢室可興矣。書不盡言，立待回音。」馬超看畢，即時揮涕回書，發使者先回，隨後便起西涼軍馬。正欲進發，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往見。超至遂府，遂將出曹操書示之。內云：「若將馬超擒赴許都，卽封汝爲西涼侯。」超拜伏於地曰：「請叔父就縛俺兄弟二人，解赴許昌，免叔父戈戟之勞。」韓遂扶起曰：「吾與汝父結爲兄弟，安忍害汝？汝若興兵，吾當相助。」馬超拜謝。韓遂便將操使推出。

斬之，乃點手下八部軍馬，一同進發。那八部乃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也。八將隨着韓遂，合馬超手下龐德、馬岱，共起二十萬大兵，殺奔長安來。長安郡守鍾繇，飛報曹操；一面引軍拒敵，布陣於野。西涼州前部先鋒馬岱，引軍一萬五千，浩浩蕩蕩，漫山遍野而來。鍾繇出馬答話，岱使寶刀一口，與繇交戰。不一合，繇大敗奔走。岱提刀趕來，馬超、韓遂引大軍都到，圍住長安。鍾繇上城守護。長安乃西漢建都之處，城郭堅固，壕塹險深，急切攻打不下。一連圍了十日，不能攻破。龐德進計曰：「長安城中土硬水鹹，甚不堪食，更兼無柴。今圍十日，軍民飢荒，不如暫且收軍。只須如此如此，長安唾手可得。」馬超曰：「此計大妙！」即時差「令」字旗傳於各部，盡教退軍。馬超親自斷後。各部軍馬漸漸退去。鍾繇次日登城看時，軍皆退去，只恐有計，令人哨探，果然遠去，方纔放心。縱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大開城門，放人出入。至第五日，人報馬超兵又到，軍民競奔入城。鍾繇仍復閉城堅守。

却說鍾繇弟鍾進，守把西門。約近三更，城門裏一把火起。鍾進急來救時，城邊轉出一人，舉刀縱馬大喝曰：「龐德在此！」鍾進措手不及，被龐德一刀斬於馬下，殺散軍校，斬關斷鎖，放馬超、韓遂軍馬入城。鍾繇從東門棄城而走。馬超、韓遂得了城池，賞勞三軍。鍾繇退守潼關，飛報曹操。操知失了長安，不敢復議南征，遂喚曹洪、徐晃分付：「先帶一萬人馬，替鍾繇緊守潼關。如十日內失了關隘，皆斬。」



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領了將令，星夜便行。曹仁諫曰：『漢性躁，誠恐誤事。』操曰：『你與我押送糧草，便隨後接應。』

却說曹洪、徐晃到潼關，替鍾繇堅守關隘，並不出戰。馬超領軍來關下，把曹操三代毀罵。曹洪大怒，要提兵下關廝殺。徐晃諫曰：『此是馬超要激將軍廝殺，切不可與戰。待丞相大軍來，必有主畫。』馬超軍日夜輪流來罵。曹洪只要廝殺。徐晃苦苦擋住。至第九日，在關上看時，西涼軍都棄馬在於關前草地上坐，多半困乏，就於地上睡臥。曹洪便教備馬，點起三千兵，殺下關來。西涼兵棄馬拋戈而走。洪迤邐追趕時，徐晃正在關上點視糧草，聞曹洪下關廝殺，大驚，急引兵隨後趕來，大叫曹洪回馬。忽然背後喊聲大震，馬岱引軍殺至。曹洪、徐晃急回走時，一棒鼓響，山背後兩軍截出，左是馬超，右是龐德，混殺一陣。曹洪抵擋不住，折軍大半，撞出重圍，奔到關上。西涼兵隨後趕來，洪等棄關而走。龐德直追過潼關，撞見曹仁軍馬，救了曹洪等一軍。馬超接應龐德上關。曹洪失了潼關，奔見曹操。操曰：『與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關？』洪曰：『西涼軍兵百般辱罵，因見彼軍懈怠，乘勢趕去，不想中賊奸計。』操曰：『洪年幼躁暴，徐晃你須曉事。』晃曰：『累諫不從，當日晃在關上點糧草，比及知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晃恐有失，連忙趕去，已中賊奸計矣。』操大怒，喝斬曹洪。衆官告免。曹洪服罪而退。操進

兵直叩潼關。曹仁曰：『可先下定寨柵，然後打關未遲。』操令砍伐樹木，起立排柵，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操自居中寨。次日，操引三寨大小將校，殺奔關隘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邊各布陣勢。操出馬於門旗下，看西涼之兵，人人勇健，個個英雄。又見馬超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抹朱，腰細膀寬，聲雄力猛，白袍銀鎧，手執長鎗，立馬陣前。上首龐德，下首馬岱。操暗暗稱奇，自縱馬謂超曰：『汝乃漢朝名將子孫，何故背反耶？』超咬牙切齒，大罵：『操賊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害我父弟，不共戴天之讐！吾當活捉生啖汝肉！』說罷，挺鎗直殺過來。曹操背後于禁出迎，兩馬交戰，鬪得八九合，于禁敗走。張郃出迎，戰二十合，亦敗走。李通出迎，超奮威交戰，數合之中，一鎗刺李通於馬下。超把鎗望後一招，西涼兵一齊衝殺過來。操兵大敗，西涼兵來得勢猛，左右將佐皆抵擋不住。馬超、龐德、馬岱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曹操。操在亂軍中，只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下紅袍，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驚慌，掣所佩刀斷其髯。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拏短髯者是曹操。操聞知，卽扯旗角包頭而逃。

## ◎長江奪阿斗

玄德到葭萌關，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早有細作報入東吳。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顧雍進曰：『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荆襄？此不可失之機會也。』權曰：『此計大妙！』正商議間，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害吾女之命耶？』衆驚視之，乃吳國太也。國太怒曰：『吾一生只有一女，嫁與劉備。今若動兵，吾女性命如何？』因叱孫權曰：『汝掌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尙自不足，乃顧小利而不念骨肉！』孫權諾諾連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叱退衆官。國太恨恨而入。孫權立於軒下，自思：『此機會一失，荆襄何日可得……』正沈吟間，只見張昭入問曰：『主公有何憂疑？』孫權曰：『正思適問之事。』張昭曰：『此極易也。今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潛入荆州，下一封密書與郡主，只說國太病危，欲見親女，取郡主星夜回東吳。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帶來。那時玄德定把荆州來換阿斗，如其不然，一任動兵，更有何礙？』權曰：『此計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膽量，自幼穿房入戶，多隨吾兄。今可差他去。』昭曰：『切勿洩漏。只此便令起行。』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扮爲商人，分作五船，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領命，取荆州水路而來。船泊江邊，善自入荆州，

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命周善入。善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洒淚動問。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思念夫人。倘去得遲，恐不能相見。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夫人曰：「皇叔引兵遠出，我今欲回，須使人知會軍師，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回言道，一須報知皇叔，候了回命，方可下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準備下船隻，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如何不慌，便將七歲孩兒阿斗，載在車中，隨行帶三十餘人，各跨刀劍上馬，離荊州城，便來江邊上船。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下在船中了。周善方欲開船，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餞行。」視之，乃趙雲也。原來趙雲巡哨方回，聽得這個消息，喫了一驚，只帶四五騎旋風般沿江趕來。周善手執長戈，大喝曰：「汝何人，敢當主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各將軍器出來，排列在船上。風順水急，船皆隨流而去。趙雲沿江趕叫：「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稟。」周善不睬，只催船速進。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忽見江灘斜攬一隻漁船，在那裏。趙雲棄馬執鎗，跳上漁船，只兩人駕船前來，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趕。周善教軍士放箭。趙雲以鎗撥之，箭皆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鎗亂刺。趙雲棄鎗，在小船上掣所佩「青釭劍」在手，分開鎗撈，望吳船湧身一跳，早登大船。吳兵盡皆驚倒。趙雲入艙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喝趙

雲曰：『何故無禮！』雲插劍聲喏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軍師知會？』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曰：『主母有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荊州，無人看覷。』雲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肉，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今日夫人却欲抱將去，是何道理？』夫人怒曰：『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雲曰：『若不留下小主人，總然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摔，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抱出船頭上，欲要傍岸，又無幫手，欲要行兇，又恐礙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喝侍婢奪阿斗，趙雲一手抱定阿斗，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艙挾住舵，只顧放船下水。風順水急，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護得阿斗，安能移舟旁岸？

正在危急，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船上麾旗擂鼓。趙雲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嫂嫂留下姪兒去！』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個消息，急來油江夾口，正撞着吳船，急忙截住。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夫人大驚曰：『叔叔何故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爲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你哥哥回報，須誤了我事。若

你。不。放。我。回。去。我。情。願。投。江。而。死。』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夫。人。非。爲。臣。下。之。道。只。護。着。阿。斗。過。船。去。罷。』乃。謂。夫。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沒。嫂。嫂。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早。早。回。來。』說。罷。抱。了。阿。斗。自。與。趙。雲。回。船。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二。人。歡。喜。回。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見。阿。斗。已。奪。回。大。喜。三。人。並。馬。而。歸。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報。知。玄。德。



葭萌關

玄德方入綿竹，商議分兵取成都。忽流星馬急報言：「孟達霍峻守葭萌關，今被東川張魯遣馬超與楊栢馬岱領兵攻打甚急，救遲則關隘休矣。」玄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趙二將方可與敵。」玄德曰：「子龍引兵在外未回，翼德已在此，可急遣之。」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激之。」

却說張飛聞馬超攻關，大叫而入曰：「辭了哥哥，便去戰馬超也！」孔明佯作不聞，對玄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敵，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來，方可與敵。」張飛曰：「軍師何故小覷吾？吾曾獨拒曹操百萬之兵，豈愁馬超一匹夫乎？」孔明曰：「翼德拒水斷橋，此因曹操不知虛實耳。若知虛實，將軍豈得無事？今馬超之勇，天下皆知，渭水六戰，殺得曹操割鬚棄袍，幾乎喪命，非等閒之比。雲長且未必可勝。」飛曰：「我只今便去，如勝不得馬超，甘當軍令。」孔明曰：「既爾肯寫文書，便為先鋒。請主公親自去一遭，留亮守綿竹，待子龍來，却作商議。」魏延曰：「某亦願往。」孔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張飛第二，玄德後隊，望葭萌關進發。魏延哨馬先到關下，正遇楊栢。魏延與楊栢交戰，不十合，楊栢敗走。魏延要奪張飛頭功，乘勢趕去，前面一軍擺開，為首乃是馬岱。魏延只道是馬超，舞刀躍馬迎之，與馬岱戰不十合，岱敗走。延趕去，被岱回身一箭，中了魏延左臂。延急回馬走，馬岱趕到關前，

只見一將喊聲如雷，從關上飛奔至面前。原來是張飛初到關上，聽得關前廝殺，便來看時，正見魏延中箭，因驟馬下關，救了魏延。飛喝馬岱曰：『汝是何人？先通姓名，然後廝殺！』馬岱曰：『吾乃西涼馬岱是也。』張飛曰：『你原來不是馬超！快去！非吾對手！只令馬超那廝自來說道：燕人張飛在此！』馬岱大怒曰：『汝焉敢小覷我！』挺鎗躍馬，直取張飛。戰不十合，馬岱敗走。張飛欲待追趕，關上一騎馬到來，叫：『兄弟且休趕！』飛回視之，原來是玄德到來。飛遂不趕，一同上關。玄德曰：『恐怕你性躁，故我隨後趕來到此。既然勝了馬岱，且歇一宵，來日戰馬超。』

次日天明，關下鼓聲大震，馬超兵到。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裏，馬超縱馬提鎗而出，獅盔獸帶，銀甲白袍，一來結束非凡，二者人才出衆。玄德嘆曰：『人言「錦馬超」名不虛傳！』張飛便要下關。玄德急止之曰：『且休出戰，當先避其銳氣。』關下馬超單搦張飛出戰，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三五番皆被玄德當住，看看午後，玄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遂選五百軍跟着張飛，衝下關來。馬超見張飛馬到，把鎗望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張飛軍馬一齊紮住，關上軍馬陸續下來。張飛挺鎗出馬，大呼：『認得燕人張翼德麼！』馬超曰：『吾家屢世公侯，豈識村野匹夫！』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鎗並舉，約戰百餘合，不分勝負。玄德觀之，嘆曰：『真虎將也！』恐張飛有失，急鳴金收軍。兩將各



回。

張飛回到陣中，略歇馬片時，不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搦馬超廝殺。超又出兩個再戰。玄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掛下關，直至陣前，看張飛與馬超又鬪百餘合，兩個精神倍加。玄德教鳴金收軍，二將分開，各回本陣。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謂張飛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張飛殺得性起，那裏肯休，大叫曰：「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戰矣。」飛曰：「多點火把，安排夜戰！」馬超亦換了馬，再出陣前，大叫曰：「張飛！你敢夜戰麼？」張飛性起，問玄德換了坐下馬，搶出陣來，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勝你不得，誓不回寨！」兩軍吶喊，點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兩將又向陣前鏖戰。到二十餘合，馬超撥回馬便走。張飛大叫曰：「走那裏去！」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張飛趕來，暗掣銅鎚在手，扭回身，覷着張飛，便打將來。張飛見馬超走，心中也隄防，比及銅鎚打來時，張飛一閃，從耳朵邊過去。張飛便勒回馬時，馬超却又趕來。張飛帶住鎗，拈弓搭箭，回射馬超。超却閃過兩將，各自回陣。玄德自於陣前叫曰：「吾以仁義待人，不施譎詐。馬孟起，你收兵歇息，我不乘勢趕你。」馬超聞言，親自斷後，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上關。次日，張飛又欲下關戰馬超。人報：「軍師來到。」玄德接着孔明。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

若與翼德死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漢升守住綿竹，我星夜來此，可使條小計，令馬超歸降主公。」玄德曰：「吾見馬超英勇，甚愛之。如何可得？」孔明曰：「亮聞東川張魯欲自立爲漢寧王，手下謀士楊松極貪賄賂。可差人從小路逕投漢中，先用金銀結好楊松，後進書與張魯云：「吾與劉璋爭西川，是與汝報讐。不可聽信離間之語。事定之後，保汝爲漢寧王。」令其撤回馬超兵。待其來撤時，便可用計招降馬超矣。」玄德大喜，即時修書，差孫乾齎金珠從小路逕至漢中，先來見楊松，說知此事，送了金珠。松大喜，先引孫乾見張魯，陳言方便。魯曰：「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保得我爲漢寧王？」楊松曰：「他是大漢皇叔，正合保奏。」張魯大喜，使差人教馬超罷兵。孫乾只在楊松家聽回信。不一日，使者回報：「馬超言未成功，不可退兵。」張魯又遣人去喚，又不肯回。一連三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其意必反。」遂使人流言云：「馬超意欲奪西川，自爲蜀主，與父報讐，不肯臣於漢中。」張魯聞之，問計於楊松。松曰：「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汝旣欲成功，與汝一月限，要依我三件事。若依得，便有賞；否則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三要退荊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獻頭來。」一面教張衛點軍守把關隘，防馬超兵變。」魯從之，差人到馬超寨中，說這三件事。超大驚曰：「如何變得恁的？」乃與馬岱商議：「不如罷兵。」楊松又流言曰：「馬超回兵，必懷異心。」於是張衛分七路軍，堅

守隘口，不放馬超軍入。超進退不得，無計可施。孔明謂玄德曰：『今馬超正在進退兩難之際，亮憑三寸不爛之舌，親往超寨，說馬超來降。』玄德曰：『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倘有疎虞，如之奈何？』孔明堅意要去。玄德再三不肯放去。

正躊躇間，忽報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玄德召入問之。其人乃建寧兪元人也。性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公苦諫劉璋，今何故歸我？』恢曰：『吾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前諫劉益州者，以盡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敗矣。今將軍仁德布於蜀中，知事必成，故來歸耳。』玄德曰：『先生此來，必有益於劉備。』恢曰：『今聞馬超在進退兩難之際。恢昔在隴西，與彼有一面之交，願往說馬超歸降，若何？』孔明曰：『正欲得一人替我一往，願聞公之說詞。』李恢與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時遣行。恢行至超寨，先使人通名姓。馬超曰：『吾知李恢乃辯士，今必來說我。』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囑曰：『令汝砍，即砍爲肉醬。』須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端坐帳中不動。叱李恢曰：『汝來爲何？』恢曰：『特來作說客。』超曰：『吾匣中寶劍新磨，汝試言之。其言不通，便請試劍。』恢笑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試吾之頭，將欲自試也。』超曰：『吾有何禍？』恢曰：『吾聞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閉其美；齊之無鹽，善美者不能掩其醜。一日中則昃，月滿』

則虧。」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讐，而隴西又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目；下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復有渭橋之敗，冀城之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超頓首謝曰：「公言極善，但超無路可行。」恢曰：「公既聽吾言，帳外何故伏刀斧手？」超大慚，盡叱退。恢曰：「劉皇叔禮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而歸之。公之尊人，昔年曾與皇叔約共討賊，公何不棄暗投明，以圖上報父讐，下立功名乎？」馬超大喜，即喚楊栢入，一劍斬之，將首級共恢一同上關來降立德。立德親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如撥雲霧而見青天！」



## ④單刀赴會

却說孫權要索荊州。張昭獻計曰：『劉備所倚重者，諸葛亮耳。其兄諸葛瑾今仕於吳，何不將瑾老小執下，使瑾入川告其弟，令勸劉備交割荊州？如其不還，必累及我老小。』亮念同胞之情，必然應允。』權曰：『諸葛瑾乃誠實君子，安忍拘其老小？』昭曰：『明教知是計策，自然放心。』權從之，卽召諸葛瑾老小虛監在府，一面修書，打發諸葛瑾往西川去。不數日，到了成都，先使人報知玄德。玄德問孔明曰：『令兄此來爲何？』孔明曰：『來索荊州耳。』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計會已定，孔明出郭接瑾，不到私宅，逕入賓館參拜畢，瑾放聲大哭。亮曰：『兄長有事，但說何故發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爲不還荊州乎？因弟之故，執下兄長老小，弟心何安？兄休憂慮，弟自有計還荊州便了。』瑾大喜，卽同孔明入見玄德，呈上孫權書。玄德看了，怒曰：『孫權旣以妹嫁我，却乘我不在荊州，竟將妹子潛地取去，情理難容！我正要大起川兵，殺下江南，報我之恨，却還想來索荊州乎？』孔明哭拜於地，曰：『吳侯執下亮兄長老小，倘若不還，吾兄將全家被戮，兄死亮豈能獨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將荊州還了東吳，全亮兄弟之情。』玄德再三不肯，孔明只是哭求。玄德徐徐曰：『旣如此，看軍師面，分荊州一半還之，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與他。』亮曰：『旣蒙見允，

便可寫書與雲長令交割三郡。』玄德曰：『子瑜到彼，須用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尙懼之，切宜仔細。』

瑾求了書，辭了玄德，別了孔明，登途逕到荊州。雲長請入中堂，賓主相叙。瑾出玄德書曰：『皇叔許先以三郡還東吳，望將軍即日交割，令瑾好回見吳主。』雲長變色曰：『吾與吾兄桃園結義，誓共匡扶漢室。荊州本大漢疆土，豈得妄以尺寸與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雖吾兄有書來，我却只不還。』瑾曰：『今吳侯執下瑾老小，若不得荊州，必將被誅。望將軍憐之。』雲長曰：『此是吳侯譎計，如何瞞得我過！』瑾曰：『將軍何太無面目？』雲長執劍在手曰：『休再言！此劍上並無面目！』關平告曰：『軍師面上不好看，望父親息怒。』雲長曰：『不看軍師面上，教你回不得東吳！』瑾滿面羞慚，急辭下船，再往西川見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瑾只得再見玄德，哭告雲長欲殺之事。玄德曰：『吾弟性急，極難與言。子瑜可暫回，容吾取了東川漢中諸郡，調雲長往守之，那時方得交付荊州。』瑜不得已，只得回東吳見孫權，具言前事。孫權大怒曰：『子瑜此去，反覆奔走，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瑜曰：『非也；吾弟亦哭告玄德，方許將三郡先還，又無奈雲長恃頑不肯。』孫權曰：『既劉備有先還三郡之言，便可差官前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赴任，且看如何。』瑾曰：『主公所言極是。』權乃令瑾取

回老小，一面差官往三郡赴任。不一日，三郡差去官吏，盡被逐回，告孫權曰：『關雲長不肯相容，連夜趕逐回吳。遲後者便要殺。』孫權大怒，差人召魯肅責之曰：『子敬昔爲劉備作保，借吾荊州，今劉備已得西川，不肯歸還，子敬豈得坐視？』肅曰：『肅已思得一計，正欲告主公。』權問何計。肅曰：『今屯兵於陸口，使人請關雲長赴會。若雲長肯來，以善言說之，如其不從，伏下刀斧手殺之。如彼不肯來，隨即進兵，與決勝負，奪取荊州便了。』孫權曰：『正合吾意，可即行之。』關澤進曰：『不可。關雲長乃世之虎將，非等閒可及。恐事不諧，反遭其害。』孫權怒曰：『若如此，荊州何日可待！』使命魯肅速行此計。

肅乃辭孫權，至陸口，召呂蒙甘寧商議，設宴於陸口寨外臨江亭上，修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語一人爲使，登舟渡江。江口關平問了，遂引使人入荊州，叩見雲長，具道魯肅相邀赴會之意，呈上請書。雲長看書畢，謂來人曰：『既子敬相請，我明日便來赴會。汝可先回。』使者辭去。關平曰：『魯肅相邀，必無好意，父親何故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此是諸葛瑾回報孫權說吾不肯還三郡，故令魯肅屯兵陸口，邀我赴會，便索荊州。吾若不往，道吾怯矣。吾來日獨駕小舟，只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看魯肅如何近我。』平諫曰：『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親蹈虎狼之穴，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託也。』

「雲長曰：『吾於千鎗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羣鼠乎？』馬良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之風，但今事急，不容不生異心。將軍不可輕往。』雲長曰：『昔戰國時趙人藺相如，無縛雞之力，於澠池會上，覩秦國君臣如無物，況吾曾學萬人敵者乎？既已許諾，不可失信。』良曰：『縱將軍去，亦當有準備。』雲長曰：『只教吾兒選快船十隻，藏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看吾認旗起處，便過江來。』平領命自去準備。

却說使者回報魯肅，說雲長慨然應允，來日准到。肅與呂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彼帶軍馬來，某與甘寧各人領一軍伏於岸側，放礮爲號，準備廝殺。如無軍來，只於庭後伏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間殺之。』計會已定。次日，肅令人於岸口遙望。辰時後，見江面上一隻船來，梢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風中招颭，顯出一個大「關」字來。船漸近岸，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着大刀，八九個關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魯肅驚疑，接入亭內，敘禮畢，入席飲酒，舉盃相勸，不敢仰視。雲長談笑自若。酒至半酣，肅曰：『有一言訴與君侯，幸垂聽焉。昔日令兄皇叔，使肅於吾主之前，保借荊州暫住，約於取西川之後歸還，今西川已得，而荊州未還，得毋失信乎？』雲長曰：『此國家之事，筵間不必論之。』肅曰：『吾主只區區江東之地，而肯以荊州相借者，爲念君侯等兵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



已得益州，則荊州自應見還；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而君侯又不從，恐於理上說不去。」雲長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尺土相資？今足下復來索地耶？」肅曰：「不然。君侯始與皇叔同敗於長坂，計窮力竭，將欲遠竄，吾主矜愍皇叔身無處所，不愛土地，使有所託，足以圖後功；而皇叔愆德墮好，已得西川，又占荊州，貪而背義，恐爲天下所恥笑。惟君侯察之。」雲長曰：「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宜與也。」肅曰：「某聞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皇叔卽君侯也，何得推托乎？」

雲長未及回答，周倉在階下厲聲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豈獨是汝東吳當有耶？」雲長變色而起，奪周倉所捧大刀，立於庭中，目視周倉而叱曰：「此國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倉會意，先到岸口，把紅旗一招，關平船如箭發，奔過江東來。雲長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魯肅手，佯推醉曰：「公今請吾赴宴，莫提起荊州之事。吾今已醉，恐傷故舊之情。他日令人請公到荊州赴會，另作商議。」魯肅魂不附體，被雲長扯至江邊。呂蒙、甘寧各引本部軍欲出，見雲長手提大刀，親握魯肅，恐肅被傷，遂不敢動。雲長到船邊，却纔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肅作別。肅如癡似呆，看關公船已乘風而去。

走麥城

關公困守麥城，正盼望上庸兵到，却不見動靜。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半帶傷。城中無糧，甚是苦楚。忽報：『城下一人教休放箭，有話來見君侯。』公令放入，問之，乃諸葛瑾也。禮畢，茶罷，瑾曰：『今奉吳侯命，特來勸諭將軍。自古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今將軍所統漢上九郡，皆已屬他人矣。止有孤城一區，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危在旦夕。將軍何不從瑾之言，歸順吳侯，復鎮荆襄，可以保全家眷。幸君侯熟思之。』關公正色而言曰：『吾乃解良一武夫，蒙吾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義投敵國乎？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身雖殞，名可垂於竹帛也。汝勿多言，速請出城。吾欲與孫權決一死戰。』瑾曰：『吳侯欲與君侯結秦晉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漢室，別無他意。君侯何執迷如是？』言未畢，關平拔劍而前，欲斬諸葛瑾。公止之曰：『彼弟孔明在蜀，佐汝伯父，今若殺彼，傷其兄弟之情也。』遂令左右逐出諸葛瑾。瑾滿面羞慚，上馬出城，回見吳侯曰：『關公心如鐵石，不可說也。』孫權曰：『真忠臣也！似此如之奈何？』呂範曰：『某請卜其休咎。』權卽令卜之。範撰成象，乃地水師卦，更有玄武臨應，主敵人遠奔。權問呂蒙曰：『卦主敵人遠奔，卿以何策擒之？』蒙笑曰：『卦象正合某之機也。關公雖有冲天之翼，飛不出吾羅網矣！』』

權復問計於呂蒙。蒙曰：『吾料關某兵少，必不從大路而逃。麥城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路而去。』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彼軍至，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彼軍定無戰心，必奔臨沮。却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於臨沮山僻小路，關某可擒矣。今遣將士各門攻打，只空北門待其出走。』權聞計，令呂範再卜之。卦成，範告曰：『此卦主敵人投西北而走。今夜亥時必然就擒。』權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領兩枝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訖。

且說關公在麥城計點馬步軍兵，止剩三百餘人。糧草又盡。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甚多。救兵又不見到，心中無計。謂王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日危急，將復如何？』甫哭告曰：『今日之事，雖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也。』趙累曰：『上庸救兵不至，乃劉封、孟達按兵不動之故。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以圖恢復？』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敵軍不多，因問本城居民：『此去往北地勢若何？』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公曰：『雖有埋伏，吾何懼哉！』卽下令馬步官軍嚴整裝束，準備出城。甫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保重！某與部卒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破，身不降也！專望君侯速來救援！』公亦與泣別。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關公自與關平、趙累引殘卒二百餘。

人突出北門。關公橫刀前進。行至初更以後，約走二十餘里，只見山凹處金鼓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到。爲首大將朱然，驟馬挺鎗叫曰：「雲長休走！趁早投降，免得一死！」公大怒，拍馬輪刀來戰。朱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戰，望臨沮小路而走。朱然率兵掩殺。關公所隨之兵，漸漸稀少。走不得四五里，前面喊聲又震，火光大起，潘璋驟馬舞刀殺來。公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潘璋敗走。公不敢戀戰，急望山路而走。背後關平趕來，報說趙累已死於亂軍中矣。關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公自在前開路，隨行止剩得十餘人。行至決口，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樹木叢雜。時已五更將盡。

正走之間，一聲喊起，兩下伏兵盡出，長鈎套索，一齊並舉，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然率兵齊至，把關平四下圍住。平孤身獨戰，力盡亦被執。至天明，孫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大喜，聚衆將於帳中。少時，馬忠簇擁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盛德，欲結秦晉之好，何相棄耶？公平昔自以爲天下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關公厲聲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爲伍耶！我今誤中奸計，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權回顧衆官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愛

之。今欲以禮相待，勸使歸降，如何？」主簿左咸曰：「不可。昔曹操得此人時，封侯賜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馬一提金，下馬一提銀；如此恩禮，畢竟留之不住，聽其斬關殺將而去，致使今日反爲所逼，幾欲遷都以避其鋒。今主公旣已擒之，若不卽除，恐貽後患。」孫權沉吟半晌，曰：「斯言是也。」遂命推出。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



七擒孟獲

孔明既獲高定，智破雍闓，朱褒二人，遂入永昌。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已畢，問曰：『誰與公守此城，以保無虞？』伉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永昌不韋人，姓呂，名凱，字季平。皆此人之力。』孔明遂請呂凱至。凱入見禮畢，孔明曰：『久聞公乃永昌高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今欲平蠻方，公有何高見？』呂凱遂取一圖，呈與孔明曰：『某自歷仕以來，知南人欲反久矣。故密遣人入其境，察看可屯兵交戰之處，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今敢獻與明公。明公試觀之，可爲征蠻之一助也。』孔明大喜，就用呂凱爲行軍教授，兼鄉導官。於是孔明提兵大進，深入南蠻之境。

正行軍之次，忽報天子差使命至。孔明請入中軍，但見一人素袍白衣而進，乃馬謖也。爲兄馬良新亡，因此掛孝。謖曰：『奉主上敕命，賜衆軍酒帛。』孔明接詔已畢，依命一一給散，遂留馬謖在帳紮話。孔明問曰：『吾奉天子詔，削平蠻方，久聞幼常高見，望乞賜教。』謖曰：『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叛。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師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丞相但服其心足矣。』孔明歎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爲參軍，卽統大兵前進。

却說蠻王孟獲，聽知孔明智破雍闓等，遂聚三洞元帥商議。第一洞乃金環三結元帥，第二洞乃董荼那元帥，第三洞乃阿會喃元帥。三洞元帥入見孟獲，獲曰：『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侵我境界，不得不併力敵之。汝三人可分兵三路而進，如得勝者，便爲洞主。』於是分金環三結取中路，董荼那取左路，阿會喃取右路，各引五萬蠻兵，依令而行。

却說孔明正在寨中議事，忽哨馬飛報，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孔明聽畢，卽喚趙雲、魏延至，却都不分付，更喚王平、馬忠至，囑之曰：『今蠻兵三路而來，吾欲令子龍、文長去，此二人不識地理，未敢用之。王平可往左路迎敵，馬忠可往右路迎敵。吾却使子龍、文長隨後接應。今日整頓軍馬，來日平明進發。』二人聽令而去。又喚張嶷、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同領一軍，往中路迎敵。今日整點軍馬，來日與王平、馬忠約會而進。吾欲令子龍、文長去取，奈二人不識地理，故未敢用之。』張嶷、張翼聽令去了。趙雲、魏延見孔明不用，各有愠色。孔明曰：『吾非不用汝二人，但恐以中途涉險，爲蠻人所算，失其銳氣耳。』趙雲曰：『倘我等識地理，若何？』孔明曰：『汝二人只宜小心，休得妄動。』二人怏怏而退。趙雲請魏延到自己寨內商議曰：『吾二人爲先鋒，却說不識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後輩，吾等豈不羞乎？』延曰：『吾二人只今就上馬，親去探之，捉住土人，便教引進，以敵蠻兵，大事可成。』雲從之，遂

上馬逕取中路而來。方行不數里，遠遠望見塵頭大起。二人上山坡看時，果見數十騎蠻兵，縱馬而來。二人兩路衝出。蠻兵見了，大驚而走。趙雲、魏延各生擒幾人，回到本寨，以酒食待之，却細問其故。蠻兵告曰：『前面是金環三結元帥大寨，正在山口。寨邊東西兩路，却通五溪洞並董荼那阿會喃各寨之後。』趙雲、魏延聽知此話，遂點精兵五千，教擒來蠻兵引路。比及起軍時，已是二更天氣，月明星朗，趁着月色而行。剛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約有四更。蠻兵方起造飯，準備天明廝殺。忽然趙雲、魏延兩路殺入，蠻兵大亂。趙雲直殺入中軍，正逢金環三結元帥，交馬只一合，被雲一鎗刺落馬下，就梟其首級。餘軍潰散。魏延便分兵一半，望東路抄董荼那寨來。趙雲分兵一半，望西路抄阿會喃寨來。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天已平明。

先說魏延殺奔董荼那寨來。董荼那聽知寨後有軍殺至，便引兵出寨拒敵。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起，蠻兵大亂。原來王平軍馬早已到了。兩下夾攻，蠻兵大敗。董荼那奪路走脫，魏延追趕不上。

却說趙雲引兵殺到阿會喃寨後之時，馬忠兵已殺至寨前。兩下夾攻，蠻兵大敗。阿會喃乘亂走脫，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明問曰：『二洞蠻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元帥首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衆皆言曰：『董荼那阿會喃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吾已擒下。』



了。』趙魏二人并諸將皆不信。少頃，張嶷解董荼那到，張翼解阿會喃到。衆皆驚訝。孔明曰：『吾觀呂凱圖本，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故以言激子龍、文長之銳氣，故教深入重地，先破金環三結，隨即分兵左右，寨後抄出，以王平馬忠應之。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吾料董荼那、阿會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故遣張嶷、張翼以伏兵待之，令關索以兵接應，擒此二人。』諸將皆拜伏曰：『丞相機算神鬼莫測！』孔明令押過董荼那、阿會喃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自歸洞，勿得助惡。二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謂諸將曰：『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便可就此擒之。』乃喚趙雲、魏延至，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去了。又喚王平、關索同引一軍，授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於帳上待之。却說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忽哨馬報來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獲大怒，遂起蠻兵迤邐進發，正遇王平軍馬兩陣對圓。王平出馬橫刀望之，只見門旗開處，數百南蠻騎將兩邊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披纓絡紅錦袍，腰繫碾玉獅子帶，脚穿鷹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兔馬，懸兩口松紋鑲寶劍，昂然觀望，回顧左右蠻將曰：『人每說諸葛亮善能用兵，今觀此陣，旌旗雜亂，隊伍交錯，刀鎗器械無一可能勝吾者。始知前日之言謬也。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言未盡，一將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

來取王平。二將交鋒，戰不數合，王平便走。孟獲驅兵大進，迤邐追趕。關索略戰又走，約退二十餘里。孟獲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嶷，右有張翼，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王平關索復兵殺回。前後夾攻，蠻兵大敗。孟獲引部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起，一彪軍攔住，爲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敗，生擒者無數。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後追兵至近，前面路狹，馬不能行，乃棄了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步兵伏於此處。孟獲抵敵不住，被魏延生擒活捉了。從騎皆降。魏延解孟獲到大寨來見孔明。孔明早已殺牛宰馬，設宴在寨，却教帳中排開七重圍子手，刀鎗劍戟，燦若霜雪；又執御賜黃金鉞斧，曲柄傘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御林軍，布列得十分嚴整。孔明端坐於帳上，只見蠻兵紛紛攘攘，解到無數。孔明喚到帳中，盡去其縛，撫諭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獲所拘，今受驚唬。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門而望；若聽知陣敗，定然割肚牽腸，眼中流血。吾今盡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各賜酒食米糧而遣之。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教喚武士押過孟獲來，不移時，前推後擁，縛至帳前，獲跪於帳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故背反？』獲曰：『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地土；汝

主倚強奪之，自稱爲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土地，何爲反耶？」孔明曰：「吾今擒汝，汝心服否？」獲曰：「山僻路狹，誤遭汝手，如何肯服？」孔明曰：「汝旣不服，吾放汝去，若何？」獲曰：「汝放我回去，再整兵馬，共決雌雄；若能再擒吾，吾方服也。」孔明卽令去其縛，與衣服穿了，賜以酒食，給與鞍馬，差人送出路徑，望本寨而去。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衆將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被擒，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孔明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直須降伏其心，自然平矣。」諸將聞言，皆未肯信。當日孟獲行至瀘水，正遇手下敗殘的蠻兵，皆來尋探。衆兵見了孟獲，且驚且喜，拜問曰：「大王如何能殺回來？」獲曰：「蜀人監我在帳中，被我殺死十餘人，乘夜黑而走。正行間，逢着一哨馬軍，又被我殺之，奪了此馬，因此得脫。」衆皆大喜，擁孟獲渡了瀘水，下住寨柵，會集各洞酋長，陸續招聚原放回的蠻兵，約有十餘萬騎。此時董荼那阿會喃已在洞中。孟獲使人去請，二人懼怕，只得也引洞兵來。獲傳令曰：「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不可與戰，戰則中他詭計。彼川軍遠來勞苦，況卽日天炎，彼兵豈能久住？吾等有此瀘水之險，將船筏盡拘在南岸一帶，皆築土城，深溝高壘，看諸葛亮如何施謀。」衆酋長從其計，盡拘船筏於南岸，一帶築起土城，有依山旁崖之地，高豎敵樓，樓上多設弓弩礮石，準備久處之計。糧草

皆是各洞供運。孟獲以爲萬全之策，坦然不憂。

却說孔明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哨馬飛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隔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有蠻兵守把。』時值五月，天氣炎熱，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穿不得。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回到本寨，聚諸將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拒我兵；吾既提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各引兵，依山傍樹，揀林木茂盛之處，與我將息人馬。』乃遣呂凱離瀘水百里，揀陰涼之地，分作兩個寨子；使王平、張嶷、張翼、關索，各守一寨，內外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乘涼以避暑氣。參將蔣琬看了，入問孔明曰：『某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正犯昔日先帝敗於東吳時之地勢矣，倘蠻兵偷渡瀘水，前來劫寨，若用火攻，如何解救？』孔明笑曰：『公勿多疑，吾自有妙算。』蔣琬等皆不曉其意。忽報蜀中差馬岱解暑藥並糧米到。孔明令入。岱參拜畢，一面將米藥分派四寨。孔明問曰：『汝今帶多少軍來？』馬岱曰：『有三千軍。』孔明曰：『吾軍累戰疲困，欲用汝軍，未知肯向前否？』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我？丞相要用，雖死不辭。』孔明曰：『今孟獲拒住瀘水，無路可渡，吾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岱曰：『如何斷得？』孔明曰：『離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口，此處水慢，可以紮筏而渡。汝提本部三千軍渡水，直入蠻洞，先斷其糧，然後會合董荼那、阿會、喃兩

個洞主，便爲內應，不可有誤。」馬岱欣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因見水淺，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馬岱大驚，連夜回告孔明。孔明隨喚鄉導土人問之。土人曰：「目今炎天，毒聚瀘水，日間甚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時，須待夜靜水冷，毒氣不起，飽食渡之，方可無事。」孔明遂令土人引路，又選精壯軍五六百，隨着馬岱，來到瀘水沙口，紮起木筏，半夜渡水，果然無事。岱令着二千壯軍，令土人引路，逕取蠻洞連糧總路口，夾山谷而來。那夾山谷，兩下是山，中間一條路，止容一人一馬而過。馬岱占了夾山峪，分撥軍士，立起寨柵。洞蠻不知，正解糧到，被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蠻人報入孟獲大寨中。此時孟獲在寨中，終日飲酒取樂，不理軍務。謂衆酋長曰：「吾若與諸葛亮對敵，必中奸計，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蜀人受不過酷熱，必然退走。那時吾與汝等隨後擊之，便可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忽然班內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倘蜀兵透漏過來，深爲利害，當分軍守把。」獲笑曰：「汝是本處土人，如何不知吾正要蜀兵來渡此水，渡則必死於水中矣。」酋長又曰：「倘有土人說與夜渡之法，當復何如？」獲曰：「不必多疑。吾境內之人，安肯助敵人耶？」正言之間，忽報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瀘水，絕斷了夾山糧道，打着「平北將軍馬岱」旗號。獲笑曰：「量此小輩，何足道哉！」卽遣副將忙牙長，引三千兵

投夾山峪來。

却說馬岱望見蠻兵已到，遂將二千軍擺在山前。兩陣對圓，忙牙長出馬，與馬岱交鋒。只一合，被岱一刀，斬於馬下。蠻兵大敗走回，來見孟獲，細言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言未畢，董茶那出曰：『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去。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卽遣阿會喃引三千兵，去守把沙口。

却說董茶那引蠻兵到了夾山峪下寨，馬岱引兵來迎。部內軍有認得是董茶那，說與馬岱如此如此。岱縱馬向前大罵曰：『無義背恩之徒！吾丞相饒你性命，今又背反，豈不自羞！』董茶那滿面羞慚，無言可答，不戰而退。馬岱掩殺一陣而回。董茶那回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今故不戰而退，正是賣陣之計！』喝教推出斬了。衆酋長再三哀告，方纔免死。叱武士將董茶那打了一百大棍，放歸本寨。諸多酋長皆來告董茶那曰：『吾等雖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曾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想孔明神機莫測，曹操孫權尙自懼之，何況我等蠻方乎？況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無可爲報。今欲捨一死命，殺孟獲去投孔明，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董茶那曰：『未知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一齊同聲應曰：『願

往！於是董荼那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時孟獲大醉於帳中。董荼那引衆人持刀而入，帳下有兩將侍立。董荼那以刀指曰：『汝等亦受諸葛丞相活命之恩，宜當報効。』二將曰：『不須將軍下手，某當生擒孟獲，去獻丞相。』於是一齊入帳，將孟獲執縛已定，押到瀘水邊，駕船直過北岸，先使人報知孔明。

却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於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整頓軍器，方教爲首會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本寨聽候。董荼那先入中軍，見孔明，細說其事。孔明重加賞勞，用好言撫慰，遣董荼那引衆會長去了，然後令刀斧手推孟獲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但再擒得，便肯降服。」今日如何？』獲曰：『此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如何肯服？』

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孟獲曰：『吾雖蠻人，頗知兵法；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吾當率兵再決勝負。若丞相這番再擒得我，那時傾心吐膽歸降，並不敢改移也。』孔明曰：『這番生擒，如又不服，必無輕恕。』令左右去其繩索，仍前賜以酒食，列坐於帳上。孔明曰：『吾自出茅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汝蠻邦之人，何爲不服？』獲默然不答。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所積軍器。孔明指謂孟獲曰：『汝不降吾，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將，糧草器械，汝安能勝。』

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子孫孫，永鎮蠻邦。意下如何？」獲曰：「某雖肯降，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服。若丞相肯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部人馬，同心合膽，方可歸順。」

孔明欣然，又與孟獲回到大寨，飲酒至晚，獲辭去。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以船送獲歸寨。孟獲來到本寨，先伏刀斧手於帳下，差心腹人到董荼那阿會喃寨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盡皆殺之，棄屍於澗。孟獲隨即遣親信之人，守把隘口，自引軍出了夾山峪，要與馬岱交戰，却並不見一人。及問土人，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渡瀘水，歸大寨去了。獲再回洞中，與親弟孟優商議曰：「如今諸葛亮之虛實，吾已盡知。汝可去如此如此。」孟優領了兄計，引百餘蠻兵，搬載金珠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水，逕投孔明大寨而來。方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擺開，爲首大將，乃馬岱也。孟優大驚，岱問了來情，令在外廂，差人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琬、費禕等共議平蠻之事，忽帳下一人報稱孟獲差弟孟優來進寶貝。孔明回顧馬謖曰：「汝知其來意否？」謖曰：「不敢明言。容某暗寫於紙上，呈與丞相，看合鈞意否。」孔明從之。馬謖寫訖，呈與孔明。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擒孟獲之計，吾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見，正與吾同。」遂喚趙雲入，向耳畔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入，亦低言分付。又喚王平、馬忠、關索入，亦密密地分付。各人受了計策，皆依令而去。方召孟優



入帳。優再拜於帳下曰：『家兄孟獲，感丞相活命之恩，無可奉獻，輒具金珠寶貝若干，權爲賞軍之資。續後別有進貢天子禮物。』孔明曰：『汝兄今在何處？』優曰：『爲感丞相天恩，逕往銀坑山中收拾寶物去了，少時便回來也。』孔明曰：『汝帶多少人來？』優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運貨物者。』孔明盡教入帳，看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紫鬚，耳帶金環，鬚頭跣足，身長力大之士。孔明就命隨席而坐，教諸將勸酒，殷勤相待。

却說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忽報有二人回了，喚入問之，具說：『諸葛亮受了禮物大喜，將隨行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馬，設宴相待。二大王令某密報大王，今夜二更裏應外合，以成大事。』孟獲聽知甚喜，卽點起三萬蠻兵，分爲三隊。獲喚各洞酋長，分付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了蜀寨時，放火爲號，吾當自取中軍，以擒諸葛亮。』諸多蠻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側，各渡瀘水而來。孟獲帶領心腹蠻兵百餘人，徑投孔明大寨，於路並無一軍阻當。前至寨門，獲率衆將驟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獲撞入中軍，只見帳中燈燭熒煌，孟優並番兵盡皆醉倒。原來孟優被孔明教馬謖呂凱二人管待，令樂人搬做雜劇，殷勤勸酒，酒內下藥，盡皆醉倒，渾如醉死之人。孟獲入帳問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獲知中計，急救了孟優等一千人，却待奔回中隊，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彪軍

殺到，乃是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衝天，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魏延。獲慌忙望右隊而逃，只見火光又起，又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趙雲。三路軍夾攻將來，四下無路。孟獲棄了軍士，匹馬望瀘水而逃。正見瀘水上數十個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聲號起，將孟獲縛住。原來馬岱受了計策，引本部兵扮作蠻兵，撐船在此誘擒孟獲。於是孔明招安蠻兵，降者無數。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就教救滅了餘火。須臾，馬岱擒孟獲至；趙雲擒孟優至；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洞酋長至。孔明指孟獲而笑曰：『汝先令汝弟以禮詐降，如何瞞得我過！今番又被我擒，汝可服否？』獲曰：『此乃吾弟貪口腹之故，誤中汝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此乃天敗，非吾之不能也，如何肯服？』孔明曰：『今已三次，如何不服？』孟獲低頭無語。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去。』孟獲曰：『丞相若肯放我弟兄回去，收拾家下親丁，和丞相大戰一場，那時擒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小心在意，勤攻韜略之書，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遂令武士去其繩索，放起孟獲，并孟優及各洞酋長，一齊都放。孟獲等拜謝去了。

此時蜀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了瀘水，只見岸口陳兵列將，旗幟紛紛。獲到營前，馬岱高坐以劍指之曰：『這番拏住，必無輕放！』孟獲到了自己寨時，趙雲早已襲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於大旗下，

按劍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獲喏喏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兵，擺在坡上，勒馬厲聲而言曰：『吾今已深入巢穴，奪汝險要，汝尚自愚迷，抗拒大軍！這回拏住，碎屍萬段，決不輕饒！』孟獲等抱頭鼠竄，望本洞而去。

却說孔明渡了瀘水，下寨已畢，大賞三軍，聚諸將於帳下曰：『孟獲第二番擒來，吾令遍觀各營虛實，正欲令其來劫營也。吾知孟獲頗曉兵法，吾將兵馬糧草炫耀，實令孟獲看吾破綻，必用火攻。彼令其弟詐降，欲爲內應耳。吾三番擒之而不殺，誠欲服其心，不欲滅其類也。吾今明告汝等，勿得辭勞，可用心報國。』衆將拜伏曰：『丞相智仁勇三者足備，雖子牙、張良不能及也。』孔明曰：『吾今安敢望古人耶？皆賴汝等之力，共成功業耳。』帳下諸將聽得孔明之言，盡皆喜悅。

却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忿忿歸到銀坑洞中，卽差心腹人齎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并蠻方部落，借使牌刀獠丁軍健數十萬，尅日齊備。各隊人馬，雲堆霧擁，俱聽孟獲調用。伏路軍探知其事，來報孔明。孔明笑曰：『吾正欲令蠻兵皆至，見吾之能也。』遂上小車而行。

却說孔明自駕小車，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有一河，名曰西洱河。水勢雖慢，並無一隻船筏。孔明令伐木爲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沉。孔明遂問呂凱。凱曰：『聞西洱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

可令人伐之，於河上搭起竹橋，以渡軍馬。孔明即調三萬人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水放下，於河面狹處，搭起竹橋，闊十餘丈。乃調大軍於河北岸一字兒下寨，便以爲壕塹，以浮橋爲門。壘土爲城，過橋南岸，一字下三個大營，以待蠻兵。

却說孟獲引數十萬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洱河，孟獲引前部一萬刀牌獠丁，直扣前寨搦戰。孔明頭戴綸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駟馬車，左右衆將簇擁而出。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赤毛牛，口中辱罵，手下萬餘洞丁，各舞刀牌，往來衝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緊閉，不許出戰。蠻兵皆裸衣赤身，直到寨門前叫罵，諸將大怒，皆來稟孔明曰：「某等情願出寨決一死戰！」孔明不許。諸將再三欲戰。孔明止曰：「蠻方之人，不遵王化，今此一來，狂惡正盛，不可迎也。且宜堅守數日，待其猖獗少懈，吾自有妙計破之。」於是蜀兵堅守數日。孔明在高阜處望之，窺見蠻兵已多懈怠，乃聚諸將曰：「汝等敢出戰否？」衆將欣然要出。孔明先喚趙雲魏延入帳，向耳畔低言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了計策先進。却喚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又喚馬岱分付曰：「吾今棄此三寨，退過河北，吾軍一退，汝可便拆浮橋，移於下流，却渡趙雲魏延軍馬過河來接應。」岱受計而去。又喚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孟獲知之，必來追趕，汝却斷其後。」張翼受計而退。孔明只

敎關索護車。衆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蠻兵望見，不敢衝突。

次日平明，孟獲引大隊蠻兵，逕到蜀寨之時，只見三個大寨，皆無人馬，於內棄下糧草車仗數百餘輛。孟獲曰：『諸葛棄寨而走，莫非有計否？』孟獲曰：『吾料諸葛棄輜重而去，必因國中有緊要之事。若非吳侵，定是魏伐。故虛張燈火，以爲疑兵，棄車仗而去也。可速追之，不可錯過。』於時孟獲自驅前部，直到西洱河邊。望見河北岸上，寨中旗幟整齊如故，燦若雲錦。沿河一帶，又設錦城。蠻兵哨見，皆不敢進。獲謂優曰：『此是諸葛亮懼吾追趕，故就河北岸少住，不二日必走矣。』遂將蠻兵屯於河岸。又使人去山上砍竹爲筏，以備渡河，却將敢戰之兵，皆移於寨前面。却不知蜀兵早已入自己之境。是日，狂風大作，四壁廂火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獠丁，自相衝突。孟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逕奔舊寨。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乃是趙雲。獲慌忙回西洱河，望山僻處而走。又一彪軍殺出，乃是馬岱。孟獲只剩得數十個敗殘兵，望山谷中而逃。見南北西三處，塵頭火光，因此不敢前進，只得望東奔走。方纔轉過山口，見一大林之前，數十從人，引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呵呵大笑曰：『蠻王孟獲大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獲大怒，回顧左右曰：『吾遭此人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裏相遇。汝等奮力前進，連人帶馬砍爲粉碎！』數騎蠻兵，猛力向前。孟獲當先吶喊，搶到大林之前，跣踏一聲。

踏了陷坑，一齊塌倒。大林之內，轉出魏延，引數百軍來，一個個拖出，用索縛定。孔明先到寨中，招安蠻兵，并諸甸會長洞丁。此時大半皆歸本鄉去了。除死傷外，其餘盡皆歸降。孔明以酒肉相待，以好言撫慰，盡令放回。蠻兵皆感歎而去。少頃，張翼解孟優至。孔明誨之曰：『汝兄愚迷，汝當諫之。今被吾擒了四番，有何面目再見人耶？』孟優羞慚滿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殺汝不在今日，吾且饒汝性命，勸諭汝兄。』令武士解其繩索，放起孟優。優泣拜而去。不一時，魏延解孟獲至。孔明大怒曰：『你今番又被吾擒了，有何理說？』獲曰：『吾今誤中詭計，死不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獲全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孔明大笑，令左右去其縛，賜酒壓驚，就坐於帳中。孔明問曰：『吾今四次以禮相待，汝尙然不服，何也？』獲曰：『吾雖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詭計。』孔明曰：『吾如何肯服？』孔明曰：『若再放汝回去，復能戰乎？』獲曰：『丞相若再拏住，吾那時傾心降服，盡獻本洞之物犒軍，誓不反亂。』孔明卽笑而遣之。獲忻然拜謝而去。於是聚得諸洞壯丁數千人，望南迤邐而行。早望見塵頭起處，一隊兵到，乃是兄弟孟優，重整殘兵，來與兄報讐。兄弟二人，抱頭相哭，訴說前事。優曰：『我兵屢敗，蜀兵屢勝，難以抵當。只可就山陰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不過暑氣，自然退矣。』獲問曰：『何處可避？』優曰：『此去西南有一洞，名曰禿龍洞。洞主朶思大王，與弟甚厚，可投

之。』於是孟獲先教孟優到禿龍洞，見了朶思大王。朶思慌引洞兵出迎。孟獲入洞，禮畢，訴說前事。朶思曰：『大王寬心，若川兵到來，令他一人一騎，不得還鄉，與諸葛亮皆死於此處。』獲大喜，問計於朶思。朶思曰：『此洞中，止有兩條路：東北上一路，就是大王所來之路，地勢平坦，土厚水甜，人馬可行；若以木石壘斷洞口，雖有百萬之衆，不能進也。西北上有一條路，山險嶺惡，道路窄狹，其中雖有小路，多藏毒蛇惡蝎，黃昏時分，烟瘴大起，直至巳午時方收，惟未申酉三時，可以往來；水不可飲，人馬難行。』此處更有四個毒泉：一名啞泉，其水頗甜，人若飲之，則不能言，不過旬日必死；二曰滅泉，此水與湯無異，人若沐浴，則皮肉皆爛，見骨必死；三曰黑水，其水微清，人若濺之在身，則手足皆黑而死；四曰柔泉，其水如冰，人若飲之，咽喉無煖氣，身軀軟弱如綿而死。此處蟲鳥皆無，惟有漢伏波將軍曾到。自此以後，更無一人到此。今壘斷東北大路，令大王穩居敵洞，若蜀兵見東路截斷，必從西路而入，於路無水，若見此四泉，定然飲水，雖百萬之衆，皆無歸矣，何有刀兵耶？』孟獲大喜，以手加額曰：『今日方有容身之地！』又望北指曰：『任諸葛神機妙算，難以施設四泉之水，足以報敗兵之恨也！』自此，孟獲、孟優，終日與朶思大王筵宴。

却說孔明連日不見孟獲兵出，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河，望南進發。此時正當六月炎天，其熱

如火。孔明統領大軍，正行之際，忽哨馬飛報：『孟獲退往禿龍洞中不出，將洞口要路壘斷，內有兵把守。山惡嶺峻，不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凱曰：『某曾聞此洞有條路，實不知詳細。』蔣琬曰：『孟獲四次遭擒，既已喪膽，安敢再出？況今天氣炎熱，軍馬疲乏，征之無益，不如班師回國。』孔明曰：『若如此，正中孟獲之計也。吾軍一退，彼必乘勢追之。今已到此，安有復回之理？』遂令王平領數百軍爲前部，却教新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路而入。前到一泉，人馬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孔明大驚，知是中毒，遂自駕小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見一潭清水，深不見底，水氣凜凜，軍不敢試。孔明下車，登高望之，四壁峯嶺，鳥雀不聞，心中大疑。忽望見遠山岡之上，有一古廟。孔明攀藤附葛而到，見一石屋之中，塑一將軍端坐，旁有石碑，乃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廟。因平蠻到此，土人立廟祀之。孔明再拜曰：『亮受先帝托孤之重，今承聖旨，到此平蠻，欲待蠻方既平，然後伐魏吞吳，重安漢室，今軍士不識地理，誤飲毒水，不能出聲。萬望尊神，念本朝恩義，通靈顯聖，護祐三軍！』祈禱已畢，出廟尋土人問之，隱隱望見對山一老叟，扶杖而來，形容甚異。孔明請老叟入廟禮畢，對坐於石上。孔明問曰：『丈者高姓？』老叟曰：『老夫久聞大國丞相隆名，幸得拜見。蠻方之人，多蒙丞相活命，皆感恩不淺。』孔明問泉水之故。老叟答曰：『軍所飲之水，乃醜泉之水也；』



飲之難言，數日而死。此泉之外，又有三泉。東南有一泉，其水至冷，人若飲之，咽喉無煖氣，身軀軟弱而死，名曰柔泉。正南有一泉，人若濺之在身，手足皆黑而死，名曰黑泉。西南有一泉，沸如熱湯，人若浴之，皮肉盡脫而死，名曰滅泉。敝處有此四泉，毒氣所聚，無藥可治。又烟瘴甚起，惟未申酉三個時辰可往來；餘者時辰，皆瘴氣密布，觸之即死。」孔明曰：「如此則蠻方不可平矣。蠻方不平，安能併吞吳魏，再興漢室？有負先帝托孤之重，生不如死也！」老叟曰：「丞相勿憂。老夫指引一處，可以解之。」孔明曰：「老丈有何高見，望乞指教。」老叟曰：「此去正西數里，有一山谷，入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上有一高士，號爲萬安隱者。此人不出溪，有數十餘年矣。其草庵後有一泉，名安樂泉。人若中毒，吸其水飲之，即愈。有人或生疥癬，或感瘴氣，於萬安溪內浴之，自然無事，更兼庵前有一等草，名曰「薤葉芸香」。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丞相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謝，問曰：「承丈者如此活命之德，感刻不勝。願聞高姓？」老叟入廟曰：「吾乃本處山神，奉伏波將軍之命，特來指引。」言訖，喝開廟後石壁而入。孔明驚訝不已，再拜廟神，尋舊路上車，回到大寨。

次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衆啞軍，連夜望山神所言去處，迤邐而進。入山谷小徑，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栢，茂竹奇花，環繞一莊；籬落之中，有數間茅屋，聞得馨香噴鼻。孔明大喜，到莊前

叩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方欲通姓名，早有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皂縵，碧眼黃髮，忻然出曰：『來者莫非漢丞相否？』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隱者曰：『久聞丞相大纛南征，安得不知？』遂邀孔明入草堂。禮畢，分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帝託孤之重，今承嗣君聖旨，領大軍至此，欲服蠻邦，使歸王化。不期孟獲潛入洞中，軍士誤飲啞泉之水，夜來蒙伏波將軍顯聖，言高士有藥泉，可以治之。望乞矜念，賜神水以救衆兵殘生。』隱者曰：『量老夫山野廢人，何勞丞相枉駕？此泉就在庵後。』教取來飲。於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啞軍，來到溪邊，汲水飲之；隨即吐出惡涎，便能言語。童子又引衆軍到萬安溪中沐浴。隱者於庵中進柏子茶，松花菜，以待孔明。隱者告曰：『此間蠻洞多毒蛇惡蝎，柳花飄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掘地爲泉，汲水飲之方可。』孔明求『薤葉芸香』。隱者令衆軍儘意採取：『各人口含一葉，自然瘴氣不侵。』孔明拜求隱者姓名。隱者笑曰：『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孔明愕然。隱者又曰：『丞相休疑，容伸片言。某一父母，所生三人：長卽老夫孟節，次孟獲，又次孟優。父母皆亡。二弟強惡，不歸王化。某屢諫不從，故更名改姓，隱居於此。今辱弟造反，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如此生受，孟節合該萬死；故先於丞相之前請罪。』孔明歎曰：『方信盜跖下惠之事，今亦有之。』遂與孟節曰：『吾申奏天子，立公爲王，可乎？』節曰：『爲嫌功名而逃於此，豈復有貪富貴之意？』孔

明乃具金帛贈之。孟節堅辭不受。孔明嗟嘆不已，拜別而回。

孔明回到大寨之中，令軍士掘地取水，掘下二十餘丈，並無滴水。凡掘十餘處，皆是如此。軍心驚慌。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仰承大漢之福，受命平蠻。今途中乏水，軍馬枯渴，倘上天不絕大漢，卽賜甘泉。若氣運已終，臣亮等願死於此處！」是夜祝罷，平明視之，皆得滿井甘泉。

孔明軍馬既得甘泉，遂安然由小徑直入禿龍洞前下寨。蠻兵探知，來報孟獲曰：「蜀兵不染瘴疫之氣，又無枯渴之患，諸泉皆不應。」朶思大王聞知不信，自與孟獲來高山望之。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擔，搬運水漿，飲馬造飯。朶思見之，毛髮聳然，回顧孟獲曰：「此乃神兵也！」獲曰：「吾兄弟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就殞於軍前，安肯束手受縛！」朶思曰：「若大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牛宰馬，大賞洞丁，不避水火，直衝蜀寨，方可得勝。」於是大賞蠻兵。正欲起程，忽報洞後迤西銀治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孟獲大喜曰：「鄰兵助我，我必勝矣！」卽與朶思大王出洞迎接。楊鋒引兵入曰：「吾有精兵三萬，皆披鐵甲，能飛山越嶺，足以敵兵百萬。我有五子，皆武藝足備，願助大王。」鋒令五子入拜，皆彪軀虎體，威風抖擻。孟獲大喜，遂設席相待楊鋒父子。酒至半酣，鋒曰：「軍中少樂，吾隨軍有蠻姑，善舞刀牌，以助一笑。」獲忻然從之。須臾，數十蠻姑，皆披髮跣足，從帳外舞跳而

入。羣蠻拍手以歌和之。楊鋒令二子把盞。二子舉盃詣孟獲孟優前。二人接盃，方欲飲酒，鋒大喝一聲，二子早將孟獲孟優執下座來。朶思大王却待要走，已被楊鋒擒了。蠻姑橫截於帳上，誰敢近前？獲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吾與汝皆是各洞之主，往日無冤，何故害我！鋒曰：「吾兄弟子姪皆感諸葛丞相活命之恩，無可以報。今汝反叛，何不擒獻？」於是各洞蠻兵皆走回本鄉。楊鋒將孟獲孟優朶思等解赴孔明寨來。孔明令入。楊鋒等拜於帳下曰：「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故擒孟獲孟優等呈獻。」孔明重賞之，令驅孟獲入。孔明笑曰：「汝今番心服乎？」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不服！」孔明曰：「汝賺吾入無水之地，更以啞泉，滅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汝何如此執迷？」獲又曰：「吾祖居銀坑山中，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被擒之，吾當子子孫孫，傾心服事。」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重整兵馬，與吾共決勝負。如那時擒住，汝再不服，當滅九族。」叱左右去其縛，放起孟獲。獲再拜而去。孔明又將孟優并朶思大王皆釋其縛，賜酒食壓驚。二人悚懼，不敢正視。孔明令鞍馬送回。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等一千人，楊鋒父子皆封官爵，重賞洞兵。楊鋒等拜謝而去。孟獲等連夜奔回銀坑洞。那洞外有三江，乃是瀘水，甘南水，西城水，三路水會合，故為三江。其洞北近平坦二百餘里，

多產萬物；洞西二百餘里，有鹽井；西南二百里，直抵瀘甘；正南三百里，乃是梁都洞。洞中有山，環抱其洞；山上出銀礦，故名爲銀坑山。山中置宮殿樓臺，以爲蠻王巢穴。其中建一祖廟，名曰『家鬼』。四時殺牛宰馬享祭，名曰『卜鬼』。每年常以蜀人并外鄉之人祭之。若人患病，不肯服藥，只禱師巫，名爲『藥鬼』。其處無刑法，但犯罪卽斬。有女長成，却於溪中沐浴，男女自相混淆，任其自配，父母不禁，名爲『學藝』。年歲雨水均調，則種稻穀；倘若不熟，殺蛇爲羹，煮象爲飯。每方隅之中，上戶號曰『洞主』，一次曰『會長』。每月初一十五兩日，皆在三江城買賣轉易貨物。其風俗如此。

却說孟獲在洞中，聚集宗黨千餘人，謂之曰：『吾屢受辱於蜀兵，立誓欲報之。汝等有何高見？』言未畢，一人應曰：『吾舉一人，可破諸葛亮。』衆視之，乃孟獲妻弟，現爲八番部長，名曰帶來洞主。獲大喜，急問何人帶來洞主曰：『此去西南八納洞洞主木鹿大王，深通法術，出則騎象，能呼風喚雨；常有虎豹豺狼，毒蛇惡蝎跟隨。手下更有三萬神兵，甚是英勇。大王可修書具禮，某親往求之。此人若允，何懼蜀兵哉？』獲忻然，令國舅齋書而去。却令朶思大王守把三江城，以爲前面屏障。

却說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遙望，見此城三面傍江，一面通旱；卽遣魏延趙雲同領一軍於旱路打城。軍到城下時，城上弓弩齊發。原來洞中之人，多習弓弩。一弩齊發十矢，箭頭上皆用毒藥。但有中

箭者，皮肉皆爛，見五臟而死。趙雲、魏延，不能取勝，回見孔明言藥箭之事。孔明自乘小車，到軍前看了虛實，回到寨中，令軍退數里下寨。蠻兵望見蜀兵遠退，皆大笑作賀，只疑蜀兵懼怯而退；因此夜間安心穩睡，不去哨探。

却說孔明約軍退後，即閉寨不出。一連五日，並無號令。黃昏左側，忽起微風。孔明傳令曰：『每軍要衣襟一幅，限一更時分應點。無者立斬。』諸將皆不知其意。衆軍依令預備。初更時分，又傳令曰：『每軍衣襟一幅，包土一包。無者立斬。』衆軍亦不知其意，只得依令預備。孔明又傳令曰：『諸軍包土，俱在三江城下交割。先到者有賞。』

衆軍聞令，皆包淨土，飛奔城下。孔明令積土爲蹬道，先上城者爲頭功。於是蜀兵十餘萬，并降兵萬餘，將所包之土，一齊棄於城下。一霎時，積土成山，接連城上。一聲暗號，蜀兵皆上城。蠻兵急放弩時，大半早被執下。餘者棄城而逃。朶思大王死於亂軍之中。蜀將督軍分路勦殺。孔明取了三江城，所得珍寶，皆賞三軍。敗殘蠻兵，逃回見孟獲，說：『朶思大王身死，失了三江城。』獲大驚，正慮之間，人報：『蜀兵已渡江，見在本洞中下寨。孟獲甚是慌張。忽然屏風後一人大笑而出曰：『旣爲男子，何無智也？我雖是一婦人，願與你出戰。』獲視之，乃妻祝融夫人也。夫人世居南蠻，乃祝融氏之後，善使飛刀，百

發百中。孟獲起身稱謝。夫人忻然上馬，引宗黨猛將數百員，生力洞兵五萬，出銀坑宮闕，來與蜀兵對敵。方纔轉過洞口，一彪軍攔住，爲首蜀將，乃是張嶷。蠻兵見之，却早兩路擺開，祝融夫人背插五口飛刀，手挺丈八長標，坐下捲毛赤兔馬。張嶷見之，暗暗稱奇。二人驟馬交鋒，戰不數合，夫人撥馬便走。張嶷趕去，空中一把飛刀落下。嶷急用手隔，正中左臂，翻身落馬。蠻兵發一聲喊，將張嶷執縛去了。馬忠聽得張嶷被執，急出救時，早被蠻兵困住。望見祝融夫人挺標勒馬而立，忠忿忿向前去戰，坐下馬絆倒，亦被擒了。都解入洞中來見孟獲。獲設席慶賀。夫人叱刀斧手推出張嶷馬忠要斬。獲止曰：「諸葛亮放吾五次，今番若斬彼將，是不義也。且囚在洞中，待擒住諸葛亮，殺之未遲。」夫人從其言，笑飲作樂。

却說敗殘兵來見孔明，告知其事。孔明卽喚馬岱、趙雲、魏延三人受計，各自領軍前去。次日，蠻兵報入洞中，說趙雲搦戰。祝融夫人卽上馬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撥馬便走。夫人恐有埋伏，勒兵而回。延又引軍來搦戰，夫人縱馬相迎。正交鋒緊急，延詐敗而逃，夫人只不趕。

次日，趙雲又引軍來搦戰，夫人領洞兵出迎。二人戰不敵合，雲詐敗而走，夫人按標不趕。欲收兵回洞時，魏延引軍齊聲辱罵，夫人急挺標來取魏延。延撥馬便走。夫人忿怒趕來，延驟馬奔入山僻小

路忽然背後一聲響亮，延回頭視之，夫人仰鞍落馬。原來馬岱埋伏在此，用絆馬索絆倒，就裏擒縛，解投大寨而來。蠻將洞兵皆來救時。趙雲一陣殺散。孔明端坐於帳上，馬岱解祝融夫人到，孔明急令武士去其縛，請在別帳賜酒壓驚，遣使往告孟獲，欲送夫人換張嶷馬忠二將。孟獲允諾，即放出張嶷馬忠，還了孔明。孔明遂送夫人入洞。孟獲接着，又喜又惱。忽報八納洞主到，孟獲出洞迎接，見其人騎着白象，身穿金珠瓔絡，腰懸兩口大刀，領着一班喂養虎豹豺狼之士，簇擁而入。獲再拜哀告，訴說前事。木鹿大王許以報讐，獲大喜，設宴相待。

次日，木鹿大王引本洞兵帶猛獸而出。趙雲、魏延聽知蠻兵出，遂將軍馬布成陣勢。二將並轡立於陣前視之，只見蠻兵旗幟器械皆別人多不穿衣甲，盡裸身赤體，面目醜陋，身帶四把尖刀。軍中不鳴鼓角，但篩金爲號。木鹿大王腰挂兩把寶刀，手執帶鐘，身騎白象。從大旗中而出。趙雲見了，謂魏延曰：「我等上陣一生，未嘗見如此人物。」二人正沉吟之際，只見木鹿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咒語，手搖帶鐘，忽然狂風大作，飛砂走石，如同驟雨。一聲畫角響，虎豹豺狼，猛獸毒蛇，乘風而出，張牙舞爪，衝將過來。蜀兵如何抵當，往後便退。蠻兵隨後追殺，直趕到三江界路方回。趙雲、魏延收聚敗兵，來孔明帳前請罪，細說此事。孔明笑曰：「非汝二人之罪。吾未出茅廬之時，先知南蠻有「驅豹」之法。吾在蜀



中已辦下破此陣之物也。隨軍有二十輛車，俱封記在此。今日且用一半，留下一半，後有別用。」遂令左右取了十輛紅油櫃車到帳下，留十輛黑油櫃車在後，衆皆不知其意。孔明將櫃打開，皆是木刻綵畫巨獸，俱用五色絨線爲毛衣，鋼鐵爲牙爪，一個可騎坐十人。孔明選了精壯軍士一千餘人，領了一百口，內裝烟火之物，藏在車中。

次日，孔明驅兵大進，布於洞口。蠻兵探知，入洞報與蠻王。木鹿大王自謂無敵，卽與孟獲引洞兵而出。孔明綸巾羽扇，身衣道袍，端坐于車上。孟獲指曰：「車上坐的便是諸葛亮！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矣！」木鹿大王口中念咒，手搖蒂鐘。頃刻之間，狂風大作，猛獸突出。孔明將羽扇一搖，其風便回吹彼陣中去了。蜀陣中假獸擁出，蠻洞真獸見蜀陣巨獸口吐火焰，鼻出黑烟，身搖銅鈴，張牙舞爪而來，諸惡獸不敢前進，皆奔回蠻洞。反將蠻兵衝倒無數。孔明驅兵大進，鼓角齊鳴，望前追殺。木鹿大王死於亂軍之中。洞內孟獲宗黨皆棄宮闕，扒山越嶺而走。孔明大軍占了銀坑洞。

次日，孔明正要分兵緝擒孟獲，忽報：「蠻王孟獲妻弟帶來洞主，因勸孟獲歸降，獲不從，今將孟獲並祝融夫人及宗黨數百餘人盡皆擒來獻與丞相。」孔明聽知，卽喚張嶷、馬忠，分付如此如此。二將受了計，引二千精壯兵，伏於兩廊。孔明卽令守門將，俱放進來，帶來洞主引刀斧手解孟獲等數百

人，拜於殿下。孔明大喝曰：『與吾擒下！』兩廳壯兵齊出，二人捉一人，盡被執縛。孔明大笑曰：『量汝些小詭計，如何瞞得我！汝見二次俱是本洞人擒汝來降，吾不加害汝，只道吾深信，故來詐降，欲就洞中殺吾！』喝令武士搜其身畔，果然各帶利刀。孔明問孟獲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曰：『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住六番，尙然不服，欲待何時耶？』獲曰：『汝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慮哉？』令武士盡去其縛，叱之曰：『這番擒住，再若支吾，必不輕恕！』孟獲等抱頭鼠竄而去。

却說敗殘蠻兵有千餘人，大半中傷而逃，正遇蠻王孟獲。獲收了敗兵，心中稍喜，却與帶來洞主商議曰：『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占，今投何地安身？』帶來洞主曰：『止有一國可以破蜀。』獲喜曰：『何處可去？』帶來洞主曰：『此去東南七百里，有一國名烏戈國。國主兀突骨，身長二丈，不食五穀，以生蛇惡獸爲飯；身有鱗甲，刀箭不能侵。其手下軍士，俱穿藤甲，其藤生於山澗之中，盤以石壁之內；國人採取浸於油中，半年方取出晒之；晒乾復浸，凡十餘遍，却纔造成鎧甲；穿在身上，渡江不沉，經水不濕，刀箭皆不能入。因此號爲「藤甲軍」。今大王可往求之。若得彼相助，擒諸葛亮如利刀破竹耳。』孟獲大喜，遂投烏戈國，來見兀突骨。其洞無宇舍，皆居土穴之內。孟獲入洞，再拜哀告前事。兀突骨

曰：『吾起本洞之兵，與汝報讐。』獲欣然拜謝。於是兀突骨喚兩個領兵俘長，一名土安，一名奚泥，起三萬兵，皆穿藤甲，離烏戈國望東北而來。行至一江，名桃花水。兩岸有桃樹，歷年落葉於水中，若別國人飲之，盡死。惟烏戈國人飲之，倍添精神。兀突骨兵至桃花渡口下寨，以待蜀兵。

却說孔明令蠻人哨探孟獲消息，回報曰：『孟獲請烏戈國主，引三萬藤甲軍，見屯於桃花渡口。孟獲又在各番聚集蠻兵，併力拒戰。』孔明聽說，提兵大進，直至桃花渡口，隔岸望見蠻兵不類人形，甚是醜惡。又問土人，言說即日桃葉正落水，不可飲。孔明退五里下寨，留魏延守寨。次日，烏戈國主引一彪藤甲軍過河來，金鼓大震。魏延引兵出迎，蠻兵捲地而至。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皆不能透，俱落於地。刀砍鎗刺，亦不能入。蠻兵皆使利刀鋼叉，蜀兵如何抵當，盡皆敗走。蠻兵不趕而回。魏延復回，趕到桃花渡口，只見蠻兵帶甲渡水而去。內有困乏者，將甲脫下，放在水面，以身坐其上而渡。魏延急回大寨，來稟孔明，細言其事。孔明請呂凱并土人問之。凱曰：『某素聞南蠻中有一烏戈國，無人倫者也。更有藤甲護身，急切難傷。又有桃葉惡水，本國人飲之，反添精神；別國人飲之，即死。如此蠻方，縱使全勝，有何益焉？不如班師早回。』孔明笑曰：『吾非容易到此，豈可便去？吾明日自有平蠻之策。』於是令趙雲助魏延守寨，且休輕出。次日，孔明令土人引路，自乘小車到桃花渡口北岸山僻去處，遍

觀地理。山險嶺峻之處，車不能行，孔明棄車步行。忽到一山，望見一谷，形如長蛇，皆危峭石壁，並無樹木，中間一條大路。孔明問土人曰：『此谷何名？』土人答曰：『此處名爲盤蛇谷。出谷則三江城大路。谷前名塔郎甸。』孔明大喜曰：『此乃天賜吾成功於此也！』遂回舊路，上車歸寨，喚馬岱分付曰：『與汝黑油櫃車十輛，須用竹竿千條。櫃內之物，如此如此。可將本部兵去把住盤蛇谷兩頭，依法而行。與汝半月限，一切完備。至期如此施設。倘有走漏，定按軍法。』馬岱受計而行。又喚趙雲分付曰：『汝去盤蛇谷後，三江大路口如此守把。所用之物，尅日完備。』趙雲受計而去。又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花渡口下寨。如蠻兵渡水來敵，汝便棄了寨，望白旗處而走。限半個月內，須要運輸十五陣，棄七個寨柵。若輸十四陣，也休來見我。』魏延領命，心中不樂，快快而去。孔明又喚張翼另引一軍，依所指之處，築立寨柵去了。却令張嶷、馬忠，引本洞所降千人如此行之。各人都依計而行。

却說孟獲與烏戈國主兀突骨曰：『諸葛亮多有巧計，只是埋伏。今後交戰，分付三軍，但見山谷之中，林木多處，不可輕進。』兀突骨曰：『大王說的有理。吾已知道中國人多行詭計。今後依此言行之。吾在前面斷殺，汝在背後教道。』兩人商量已定。忽報蜀兵在桃花渡口北岸立起營寨。兀突骨卽差二俘長引藤甲軍渡河來，與蜀兵交戰。不數合，魏延敗走。蠻兵恐有埋伏，不趕自回。次日，魏延又去

立了營寨。蠻兵哨得，又有衆軍渡過河來戰。延出迎之。不數合，延敗走。蠻兵追殺十餘里，見四下並無動靜，便在蜀寨中屯住。次日，二俘長請兀突骨到寨，說知此事。兀突骨卽引兵大進，今魏延追一陣。蜀兵皆棄甲拋戈而走。只見前有白旗，延引敗兵，急奔到白旗處，早有一寨，就寨中屯住。兀突骨驅兵追至，延引兵棄寨而走。蠻兵得了蜀寨。次日，又望前追殺。魏延回兵交戰，不三合又敗，只看白旗處而走。又有一寨，延就寨屯住。次日，蠻兵又至。延略戰又走。蠻兵占了蜀寨。

話休絮煩。魏延且戰且走，已敗十五陣，連棄七個營寨。蠻兵大進追殺。兀突骨自在軍前破敵，於路但見林木茂盛之處，便不敢進，却使人遠望，果見樹陰之中，旌旗招颭，兀突骨謂孟獲曰：『果不出大王所料。』孟獲大笑曰：『諸葛亮今番被吾識破！大王連日勝了他十五陣，奪了七個營寨，蜀兵望風而走，諸葛亮已是計窮，只此一進，大事定矣！』兀突骨大喜，遂不以蜀兵爲念。至第十六日，魏延引敗殘兵來，與藤甲軍對敵。兀突骨騎象當先，頭戴日月狼鬚帽，身披金珠纓絡，兩肋下露出生鱗甲，眼中微露光芒，手指魏延大罵。延撥馬便走。後面蠻兵大進。魏延引兵轉過了盤蛇谷，望白旗而走。兀突骨統引兵衆，隨後追殺。兀突骨望見山上並無草木，料無埋伏，放心追殺。趕到谷中，見數十輛黑油櫃車，在當路。蠻兵報曰：『此是蜀兵運糧道路，因大王兵至，撇下糧車而走。』兀突骨大喜，催兵追趕。

將出谷口，不見蜀兵。只見橫木亂石滾下，壘斷谷口。兀突骨令兵開路而進，忽見前面大小車輛，裝載乾柴，盡皆火起。兀突骨忙教退兵，只聞後軍發喊，報說谷口已被乾柴壘斷。車中原來皆是火藥，一齊燒着，兀突骨見無草木，心尚不慌，令尋路而走。只見山上兩邊亂丟火把，火把到處，地中藥線皆着，就地飛起鐵礮。滿谷中火光亂舞，但逢藤甲，無有不着。將兀突骨并三萬藤甲軍，燒得互相擁抱，死於盤蛇谷中。

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時，只見蠻兵被火燒的伸拳舒腿，大半被鐵礮打的頭臉粉碎，皆死於谷中，臭不可聞。孔明垂淚而歎曰：『吾雖有功於社稷，必損壽矣！』左右將士無不感歎。

却說孟獲在寨中，正望蠻兵回報。忽然千餘人笑拜於寨前，言說：『烏戈國兵與蜀兵大戰，將諸葛亮圍在盤蛇谷中了。特請大王前去接應。我等皆是本洞之人，不得已而降蜀。今知大王前來，特來助戰。』孟獲大喜，即引宗黨并所聚番人，連夜上馬，就令蠻兵引路。方到盤蛇谷時，只見火光甚烈，臭味難聞。獲知中計，急退兵時，左邊張嶷，右邊馬忠，兩路軍殺出。獲方欲抵敵，一聲喊起，蠻兵中大半皆是蜀兵，將蠻王宗黨并聚集的番人，盡皆擒了。孟獲匹馬殺出重圍，望山徑而走。

正走之間，見山凹裏一簇人馬，擁出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道袍，乃孔明也。孔

明大喝曰：『反賊孟獲！今番如何？』獲卽回馬走，旁邊閃過一將，攔住去路，乃是馬岱。孟獲措手不及，被馬岱生擒活捉了。此時王平、張翼已引一軍，趕到蠻寨中，將祝融夫人并一應老小皆活捉而來。孔明歸到寨中，升帳而坐，謂衆將曰：『吾今此計，不得已而用之，大損陰德。我料敵人必算吾於林木多處埋伏，吾却空設旌旗，實無兵馬，疑其心也。吾令魏文長連輸十五陣者，堅其心也。吾見盤蛇谷止一條路，兩壁廂皆是光石，並無樹木，下面都是沙土，因令馬岱將黑油車安排於谷中，車中油櫃內，皆是預先造下的火礮，名曰「地雷」。一礮中藏九礮，三十步埋之。中用竹竿通節，以引藥線，纔一發動，山殞石裂……吾又令趙子龍預備草車，安排於谷口。又於山上準備大木亂石，却令魏延賺兀突骨并藤甲軍入谷，放出魏延，卽斷其路，隨後焚之。吾聞「利於水者必不利於火」。藤甲雖刀箭不能入，乃油浸之物，見火必着。蠻兵如此頑皮，非火攻安能取勝？使烏戈國之人不留種類者，是吾之大罪也！』衆將拜伏曰：『丞相天機鬼神莫測也！』孔明令押過孟獲來，孟獲跪於帳下。孔明令去其縛，教且在別帳與酒食壓驚。孔明喚管酒食官至坐榻前，如此如此，分付而去。

却說孟獲與祝融夫人并孟優，帶來洞主，一切宗黨在別帳飲酒。忽一人入帳謂孟獲曰：『丞相面羞，不欲與公相見。特令我來放公回去，再招人馬來決勝負。公今可速去。』孟獲垂淚言曰：『七擒。』

七。縱。自。古。未。嘗。有。也。吾。雖。化。外。之。人。頗。知。禮。義。直。如。此。無。羞。恥。乎。遂。同。兄。弟。妻。子。宗。黨。人。等。皆。匍。匐。跪。於。帳。下。肉。袒。謝。罪。曰。『丞。相。天。威。南。人。不。復。反。矣。』孔。明。曰。『公。今。服。乎。』獲。泣。謝。曰。『某。子。子。孫。孫。皆。感。覆。載。生。成。之。恩。安。得。不。服。』孔。明。乃。請。孟。獲。上。帳。設。宴。慶。賀。就。令。永。爲。洞。主。所。奪。之。地。盡。皆。退。還。孟。獲。宗。黨。及。諸。蠻。兵。無。不。感。戴。皆。欣。然。跳。躍。而。去。長。史。費。禕。入。諫。曰。『今。丞。相。親。提。士。卒。深。入。不。毛。收。服。蠻。方。蠻。王。今。既。已。歸。服。何。不。置。官。吏。與。孟。獲。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有。三。不。易。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無。所。食。一。不。易。也。蠻。人。傷。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蠻。人。累。有。廢。殺。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人。不。運。糧。與。相。安。於。無。事。而。已。』衆。人。盡。服。於。是。南。方。皆。感。孔。明。恩。德。乃。爲。孔。明。立。生。祠。四。時。享。祀。皆。呼。之。爲。『慈。父。』各。送。珍。珠。金。寶。丹。漆。藥。材。耕。牛。戰。馬。以。資。運。用。誓。不。再。反。南。方。已。定。





## 上方谷

一日，孔明自乘小車，來祁山前渭水東西踏看地理。忽到一谷口，見其形如葫蘆之形，內中可容千餘人；兩山又合一谷，可容四五百人；背後兩山環抱，只可通一人一騎。孔明看了，心中大喜，問鄉導官曰：『此處是何地名？』答曰：『此名上方谷，又號葫蘆谷。』

孔明回到帳中，喚裨將杜叡、胡忠二人，附耳授以密計。令喚集隨軍匠作一千餘人，入葫蘆谷中，製造『木牛流馬』應用。又令馬岱領五百兵守住谷口。孔明囑馬岱曰：『匠作人等，不許放出；外人，不許放入。吾還不時自來點視。捉司馬懿之計，只在此舉。切不可走漏消息。』馬岱受命而去。杜叡等二人在谷中監督匠作，依法製造。孔明每日往來指示。

忽一日，長史楊儀入告曰：『即今糧米皆在劍閣，人夫牛馬搬運不便，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已運謀多時也。前者所積木料，并西川收買下的大木，教人製造木牛流馬，搬運糧米，甚是便利。牛馬皆不水食，可以輕運，晝夜不絕。』衆皆驚曰：『自古及今，未聞有「木牛流馬」之事。不知丞相有何妙法，造此奇物？』孔明曰：『吾已令人依法製造，尙未完備。吾今先將造木牛流馬之法，尺寸方員，長短闊狹，開寫明白，汝等視之。』衆大喜。孔明即手書一紙，付衆觀看。衆將環繞而視。其造木牛之法。

云：「方腹曲脛，一腹四足。頭入領中，舌着於腹。載多而行少。獨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三十里。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足。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脚。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鞵軸。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不大勞，牛不飲食。」

造流馬之法云：「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去頭四寸五分，長一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寸，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一寸二分。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軛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衆將看了一遍，皆拜服曰：「丞相真神人也！」過了數日，木牛流馬皆造完備，宛然如活者。一般上山下嶺，各盡其便。衆軍見之，無不欣喜。孔明令右將軍高翔引一千兵，駕着木牛流馬，自劍閣直抵祁山大寨，往來搬運糧草，供給蜀兵之用。

却說司馬懿正憂悶間，忽哨馬報說：「蜀兵用木牛流馬轉運糧草，人不大勞，牛馬不食。」懿大

驚曰：『吾所以堅守不出者，爲彼糧草不能接濟，欲待其自斃耳。今用此法，必爲久遠之計，不思退矣。如之奈何？』急喚張虎、樂綝二人分付曰：『汝二人各引五百軍，從斜谷小路抄出，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任他過盡，一齊殺出，不可多搶，只搶三五匹便回。』二人依令，各引五百軍，扮作蜀兵，夜間偷過小路，伏在谷中，果見高翔引兵驅木牛流馬而來。將次過盡，兩邊一齊鼓噪殺出，蜀兵措手不及，棄下數匹張虎、樂綝歡喜驅回本寨。司馬懿看了，果然進退如活的一般，乃大喜曰：『汝會用此法，難道我不會用！』便令巧匠百餘人，當面拆開，分付依其尺寸長短厚薄之法，一樣製造木牛流馬。不消半月，造成二千餘隻，與孔明所造者一般法則，亦能奔走。遂令鎮遠將軍岑威引一千軍驅駕木牛流馬，去隴西搬運糧草，往來不絕。魏營軍將無不歡喜。

却說高翔回見孔明，說魏兵搶奪木牛流馬各五六匹去了。孔明笑曰：『吾正要他搶去，我只費了幾匹木牛流馬，却不久便得軍中許多資助也。』諸將問曰：『丞相何以知之？』孔明曰：『司馬懿見了木牛流馬，必然倣我法度，一樣製造。那時我又有一計策。』數日後，人報魏兵也會造木牛流馬，往隴西搬運糧草。孔明大喜曰：『不出吾之算也。』便喚王平分付曰：『汝引一千兵，扮作魏人，星夜偷過北原，只說是巡糧軍，混入彼運糧軍中，將護糧之人盡皆殺散，却驅木牛流馬而回，逕奔過北原來。』

此處必有魏兵追趕，汝便將木牛流馬口內舌頭扭轉，牛馬就不能行動，汝等竟棄之而走。背後魏兵趕到，牽拽不動，扛擡不去，吾再有兵到，汝却回身再將牛馬舌扭過來，長驅大行，魏兵必疑爲怪也。」

王平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張嶷分付曰：「汝引五百軍，都扮作六丁六甲神兵，鬼頭獸身，用五綵塗面，妝作種種怪異之狀；一手執繡旗，一手仗寶劍，身掛葫蘆，內藏烟火之物，伏於山旁。待木牛流馬到時，放起烟火，一齊擁出，驅牛馬而行。魏人見之，必疑是神鬼，不敢來追趕。」張嶷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姜維分付曰：「汝二人同引一萬兵，去北原寨口接應木牛流馬，以防交戰。」又喚廖化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引五千兵，去斷司馬懿來路。」又喚馬忠馬岱分付曰：「汝二人引二千兵去渭南搦戰。」六人各各遵令而去。

且說魏將岑威引軍驅木牛流馬，裝載糧草。正行之間，忽報前面有兵巡糧。岑威令人哨探，果是魏兵，遂放心前進。兩軍合在一處，忽然喊聲大震，蜀兵就本隊裏殺起，大呼：「蜀中大將王平在此！」魏兵措手不及，被蜀兵殺死大半。岑威引敗兵抵敵，被王平一刀斬了。餘皆潰散。王平引兵盡驅木牛流馬而回。敗兵飛奔報入北原寨內。郭淮聞軍糧被劫，疾忙引軍來救。王平令兵扭轉木牛流馬舌頭，俱棄於道中，且戰且走。郭淮教且莫追，只驅回木牛流馬。衆軍一齊驅趕，却那裏驅得動。郭淮心中疑

惑，正無奈何，忽鼓角喧天，喊聲四起，兩路兵殺來，乃魏延、姜維也。王平復引兵殺回，三路夾攻，郭淮大敗而走。王平令軍士將牛馬舌頭重復扭轉，驅趕而行。郭淮望見，方欲回兵再追，只見山後烟雲突起，一隊神兵擁出一個個手執旗劍，怪異之狀，擁護木牛流馬如風擁而去。郭淮大驚曰：「此必神助也！」衆軍見了，無不驚畏，不敢追趕。

却說司馬懿聞北原兵敗，急自引軍來救。方到半路，忽一聲礮響，兩路兵自險峻處殺出，喊聲震地。旗上大書「漢將張翼、廖化」。司馬懿見了大驚，魏軍着慌，各自逃竄。

却說司馬懿被張翼、廖化一陣殺敗，匹馬單鎗，望密林間而走。張翼收住後軍，廖化當先追趕。看趕上，懿着慌，遶樹而轉。化一刀砍去，正砍在樹上；及拔出刀時，懿已走出林外。廖化隨後趕出，却不知去向。但見樹林之東，落下金盃一個。廖化取盃，捎在馬上，一直望東追趕。原來司馬懿把金盃棄於林東，却反向西走去了。廖化追了一程，不見蹤跡，奔出谷口，遇見姜維，同回寨見孔明。張嶷早驅木牛流馬到寨，交割已畢，獲糧萬餘石。廖化獻上金盃，錄爲頭功。魏延心中不悅，口出怨言，孔明只做不知。且說司馬懿逃回寨中，心甚惱悶，忽使命齋詔至，言東吳三路入寇，朝廷正議命將抵敵，令懿等堅守勿戰，懿受命已畢，深溝高壘，堅守不出。

却說曹叅聞孫權分兵三路而來，亦起兵三路迎之。令劉劭引兵救江夏，田豫引兵救襄陽，叅自與滿寵率大軍救合肥。滿寵先引一軍至巢湖口，望見東岸戰船無數，旌旗整肅。寵入軍中奏魏主曰：『吳人必輕我遠來，未曾隄備。今夜可乘虛劫其水寨，必得全勝。』魏主曰：『汝言正合朕意。』即令驍將張球領五千兵，各帶火具，從湖口攻之。滿寵引兵五千，從東岸攻之。是夜二更時分，張球、滿寵各引軍悄悄望湖口進發。將近水寨，一齊吶喊殺入。吳兵慌亂，不戰而走。被魏軍四下舉火，燒燬戰船糧草器具不計其數。諸葛瑾率敗兵逃走沔口。魏兵大勝而回。次日，哨軍報知陸遜。遜集諸將議曰：『吾當作表申奏主上，請撤新城之圍，以兵斷魏軍歸路，吾率衆攻其前，彼首尾不敵，一鼓可破也。』衆服其言。陸遜即具表，遣一小校密地齎往新城。小校領命，齎着表文，行至渡口，不期被魏軍伏路的捉住，解赴軍中見魏主曹叅。叅搜出陸遜表文，覽畢，歎曰：『東吳陸遜，真妙算也。』遂命將吳卒監下，令劉劭謹防孫權後兵。

却說諸葛瑾大敗一陣，又值暑天，人馬多生疾病，乃修書一封，令人轉達陸遜，議欲撤兵還國。遜看書畢，謂來人曰：『拜上將軍，吾自有主意。』使者回報諸葛瑾。瑾問：『陸將軍作何舉動？』使者曰：『但見陸將軍催督衆人於營外種荳菽，自與諸將在轅門射戲。』瑾大驚，親自往陸遜營中，與遜相

見問曰：『今曹叅親來，兵勢甚盛，都督何以禦之？』遜曰：『吾前遣人奉表於主上，不料爲敵人所獲，機謀既洩，彼必知備與戰無益，不如且退。已差人奉表約主上緩緩退兵矣。』瑾曰：『都督既有此意，即宜速退，何又遲延？』遜曰：『吾軍欲退，當徐徐而動。今若便退，魏人必乘勢追趕，此取敗之道也。足下宜先督船隻詐爲拒敵之意，吾悉以人馬向襄陽而進，爲疑敵之計，然後徐徐退歸江東，魏兵自不敢近耳。』瑾依其計，辭遜歸本營，整頓船隻，預備起行。陸遜整肅部伍，張揚聲勢，望襄陽進發。早有細作報知魏主，說吳兵已動，須用隄防。魏將聞之，皆要出戰。魏主素知陸遜之才，諭衆將曰：『陸遜有謀，莫非用誘敵之計，不可輕進。』衆將乃止。數日後，哨卒報來：『東吳三路兵馬皆退矣。』魏主未信，再令人探之，回報果然盡退。魏主曰：『陸遜用兵，不亞孫吳，東南未可平也。』因飭諸將各守險要，自引大軍屯合淝，以伺其變。

却說孔明在祁山，欲爲久駐之計，乃令蜀兵與魏民相雜種田；軍一分，民二分，並不侵犯，魏民皆安心樂業。司馬師入告其父曰：『蜀兵劫去我許多糧米，今又令蜀兵與我民相雜，屯田於渭濱，以爲久計，似此真爲國家大患。父親何不與孔明約期大戰一場，以決雌雄？』懿曰：『吾奉旨堅守，不可輕動。』正議間，忽報魏延將着元帥前日所失金盔，前來罵戰。衆將忿怒，俱欲出戰。懿笑曰：『聖人云：』

小不忍則亂大謀。」但堅守爲上。」諸將依令不出。魏延辱罵良久方回。孔明見司馬懿不肯出戰，乃密令馬岱造成木柵營中掘下深塹，多積乾柴引火之物，週圍山上多用柴草，虛搭窩鋪，內外皆伏地雷。置備停當，孔明附耳囑之曰：「可將葫蘆谷後路塞斷，暗伏兵於谷中。若司馬懿追到，任他入谷，便將地雷乾柴一齊放起火來。」又令軍士晝舉七星號帶於谷口，夜設七盞明燈於山上，以爲暗號。馬岱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魏延吩咐曰：「汝可引五百兵去魏寨討戰，務要誘司馬懿出戰，不可取勝，只可詐敗。懿必追趕，汝却望七星旗處而入。若是夜間，則望七盞燈處而走。只要引得司馬懿入葫蘆谷內，吾自有擒之之計。」魏延受計，引兵而去。孔明又喚高翔吩咐曰：「汝將木牛流馬或二三十爲一羣，或四五十爲一羣，各裝米糧，於山路往來行走。如魏兵搶去，便是汝之功。」高翔領計，驅駕木牛流馬去了。孔明將祁山兵一一調去，只推屯田。吩咐：「如別兵來戰，只許詐敗。若司馬懿自來，方併力只攻渭南，斷其歸路。」孔明分撥已畢，自引一軍近上方谷下營。

且說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入寨告司馬懿曰：「今蜀兵四散結營，各處屯田，以爲久計。若不趁此時除之，縱令安居日久，深根固蒂，難以搖動。」懿曰：「此必又是孔明之計。」二人曰：「都督若如此疑慮，寇敵何時得滅？我兄弟二人當奮力決一死戰，以報國恩。」懿曰：「旣如此，汝二人可分頭出戰。」



『遂令夏侯惠、夏侯和，各引五千兵去訖。懿坐待回音。』

却說夏侯惠、夏侯和二人分兵兩路，正行之間，忽見蜀兵驅木牛流馬而來，二人一齊殺將過去，蜀兵大敗，奔走，木牛流馬盡被魏兵搶獲，解送司馬懿營中。次日又劫擄得人馬百餘，亦解赴大寨。懿將解到蜀兵，詰審虛實。蜀兵告曰：『孔明只料都督堅守不出，盡命我等四散屯田，以爲久計；不想却被擒獲。』懿即將蜀兵盡皆放回。夏侯和曰：『何不殺之？』懿曰：『量此小卒，殺之無益，放歸本寨，令說魏將寬厚仁慈，釋彼戰心，此呂蒙取荊州之計也。』遂傳令今後凡有擒到蜀兵，俱當善遣之，仍重賞有功將吏，諸將皆聽令而去。

却說孔明令高翔伴作運糧，驅駕木牛流馬往來於上方谷內。夏侯惠等不時截殺，半月之間，連勝數陣。司馬懿見蜀兵屢敗，心中歡喜。一日，又擒到蜀兵數十人，懿喚至帳下，問曰：『孔明今在何處？』衆告曰：『諸葛丞相不在祁山，在上方谷西十里下營安住，今每日運糧屯於上方谷。』懿備細問了，即將衆人放去，乃喚諸將吩咐曰：『孔明今不在祁山，在上方谷安營，汝等於明日可一齊併力攻取祁山大寨，吾自引兵來接應。』衆將領命，各各準備出戰。司馬師曰：『父親何故反欲攻其後？』懿曰：『祁山乃蜀人之根本，若見我兵攻之，各營必盡來救，我却取上方谷燒其糧草，使彼首尾不接，必

大敗也。』司馬師拜服。懿卽發兵起行，令張虎樂綝各引五千兵，在後救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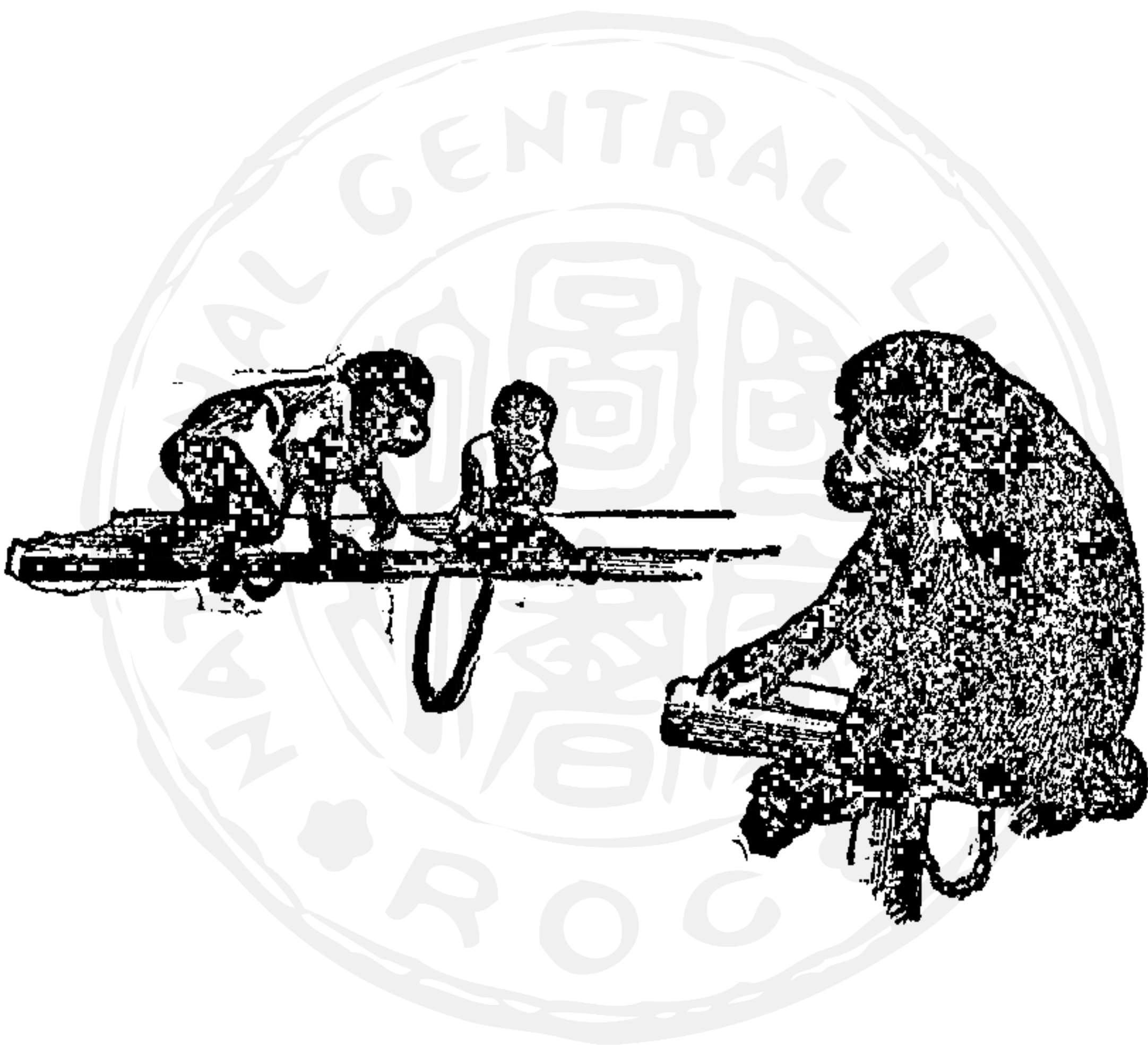
且說孔明正在山上望見魏兵或三五千一行，或一二千一行，隊伍紛紛，前後顧盼，料必來取祁山大寨，乃密傳令衆將：『若司馬懿自來，汝等便往劫魏寨，奪了渭南。』衆將各各聽令。

却說魏兵皆奔祁山寨來，蜀兵四下一齊吶喊奔走，虛作救應之勢。司馬懿見蜀兵都去救祁山寨，便引二子並中軍護衛人馬，殺奔上方谷來。魏延在谷口，只盼司馬懿到來，忽見一枝魏兵殺到，延縱馬向前視之，正是司馬懿。延大喝曰：『司馬懿休走！』舞刀相迎。懿挺鎗接戰，不上三合，延撥回馬便走，懿隨後趕來。延只望七星旗處而走，懿見魏延只一人，軍馬又少，放心追之。令司馬師在左，司馬昭在右，懿自居中，一齊攻殺將來。魏延引五百兵皆退入谷中去。懿追到谷口，先令人入谷中哨探。回報谷內並無伏兵，山上皆是草房。懿曰：『此必是積糧之所也。』遂大驅士馬，盡入谷中。懿忽見草房上盡是乾柴，前面魏延已不見了。懿心疑，謂二子曰：『倘有兵截斷谷口，如之奈何？』言未已，只聽得喊聲大震，山上一齊丟下火把來，燒斷谷口。魏兵奔逃無路，山上火箭射下，地雷一齊突出，草房內乾柴都着，刮刮雜雜，火勢冲天。司馬懿驚得手足無措，乃下馬抱二子大哭曰：『我父子三人皆死於此處矣！』正哭之間，忽然狂風大作，黑氣漫空，一聲霹靂響處，驟雨傾盆，滿谷之火，盡皆澆滅。地雷不震，

火器無功。司馬懿大喜曰：「不就此時殺出，更待何時！」卽引兵奮力衝殺。張虎樂綝亦各引兵殺來接應。馬岱軍少，不敢追趕。司馬懿父子與張虎樂綝合兵一處，同歸渭南大寨。不想寨柵已被蜀兵奪了。郭淮孫禮正在浮橋上與蜀兵接戰。司馬懿等引兵殺到，蜀兵退去。懿燒斷浮橋，據住北岸。

且說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聽知司馬懿大敗，失了渭南營寨，軍心慌亂。急退時，四面蜀兵衝殺將來，魏兵大敗，十傷八九，死者無數，餘衆奔過渭北逃生。孔明在山上見魏延誘司馬懿入谷，一霎時火光大起，心中甚喜，以爲司馬懿此番必死，不期天降大雨，火不能着。哨馬報說司馬懿父子俱逃去了。孔明歎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白話小說選文

岳傳精華

二冊  
八角

西遊記精華

二冊  
一元

紅樓夢精華

一冊  
五角

鏡花緣精華

二冊  
九角

蕩寇志精華

二冊  
九角

水滸傳精華

一冊  
四角

三國志精華

一冊  
四角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 上海文書局發行

## 吳稚暉白話文鈔

◀ 定價六角 ▶ 全書一冊 ▶

全書都數十篇，均係選自歷年散見於報章雜誌之著作。先生學術思想，冠絕一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尤能以俚俗方言，用白話體裁寫成之。每一篇出，萬人爭誦。本局有鑒於此，特輯是編，讀之可想見先生之言論丰采矣。

## 梁任公白話文鈔

◀ 定價七角 ▶ 全書一冊 ▶

全書前半為淺近之文，後半言為純粹之白話，多民九以後之作。品。排印精良，勘校審慎，最便閱者。

## 胡適之白話文鈔

◀ 定價七角 ▶ 全書一冊 ▶

全書凡選文三十五首，除外母行述外，均屬白話體。胡氏為文學革命之先鋒，其作品早有定評。本選尤其較純粹者。短篇居多，初學極易。做法。

各省中華書局經售

中華民國拾叁年叁月貳玖日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三版



分售處

白話小說  
 選文  
 三國志精華(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四角

編輯者

無錫鄒仁達

發行者

文明書局

印刷者

上海南京路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

中華書局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保定 石家莊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武昌 沙市 南昌 九江 安慶

蘇州 南京 杭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雲南 奉天  
 吉林 煙台 鄭州 青島 東昌 徐州 關州 貴陽 長春 新加坡

國家圖書館



002323851



4523  
5  
7

籍